

編者的話

貧农家史《血泪春秋》出版后，不少讀者反映，他們讀了这本书，收益很大，提高了政治覺悟，增強了階級觀念，并要求我們繼續編輯出版有关階級教育方面的图书。但也有一些青年讀者，出于对书中苦难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对地主階級及官僚、恶霸的极端仇恨，提出了“既然地主階級对农民群众压迫剥削这么残酷，农民不会不給他們干活？不会跑？不会告状嗎？”等等問題。他們不了解过去地主階級和历代統治政权的关系，提出这些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應該帮助加以解决的。

我們編輯出版的这本《罪恶之家》，揭露了巩县康百万、固始凌湘洲、新蔡鍾明甫、安阳程道生、唐河李子炎、方城周炳軒、汝南温警吾、平輿閻大炮、杞县“女閻王”、南召彭“善人”十家地主恶霸的罪恶历史。通过他們的具体罪恶事实，完全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旧社会的反动政权，不仅是地主恶霸的代表，而且是他們統治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的直接工具。不少地主恶霸分子就是反动官僚、土匪头子、殺机商人以及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們互相勾結、狼狽为奸。他們有权有勢。貧无立錫之地的劳动人民在这样黑暗的

社会里，又往哪里跑，又到哪儿去告状呢？

还有些青年說，「血泪春秋」上說的都是过去的事情，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还提过去的苦干啥呢？

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事实上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和反动統治者，并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們仇視新社会，仇視劳动人民，有些地富反坏分子，甚至进行破坏活动，时刻企图复辟。本书中所揭发的恶霸地主，在解放后所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它深刻地告訴我們：敌人并没有睡觉，階級斗争还繼續存在，而且是錯綜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只有深刻地認識了过去的階級压迫和階級斗争历史，才能正确地了解現在的階級斗争形勢，从而加強階級斗争观念，增強革命感情，坚定革命意志，提高革命警惕，发揚革命精神，激發革命干劲，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本书編輯过程中，得到各地党委，特别是中共信阳、开封、南阳等地委的大力支持，不少县委并派专人搜集資料、調查研究，反复修改整理稿件。我們在此特致謝意，并希望各級党委繼續組織这类稿件，帮助我們出好这类图书。

这本书是我們編輯出版的第一本地主恶霸罪恶史，由于材料复杂，头緒繁多，特别是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因而本书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錯誤，望同志們讀后提出意見，帮助我們改进今后的編輯出版工作。

一九六四年三月

千万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統一書號：3105·322

定 價：0.34元

目 录

無色家譜.....	(1)
桃花塢下滔天恨.....	(19)
万戶血泪鍾家財.....	(46)
剥开画皮現原形.....	(66)
血海深仇卫河泪.....	(79)
烏云山下小“皇城”.....	(95)
血債.....	(108)
官匪一家.....	(123)
“女閻王”.....	(133)
彭“善人”恶而不善.....	(143)

黑色家譜

伊洛河边的魔窟

为了让我们的后代，亲眼看看解放前地主阶级勒索人民、穷奢极恶的罪行，在巩县康店村至今还保留了一座地主庄园。

这座地主庄园，东临伊洛河，西靠邙山坡；平房围着高楼，楼房绕着靠山大寨，寨上托起一处处宅院。如果我们站在孝义岭向西望去，只见一簇簇高楼瓦房，像一座閻王殿，冷凄凄，阴森森，气势汹汹，寒光逼人。

走进寨门向西，一漫斜坡往上，穿过一条六丈多深的石砌隧洞，是这座地主庄园的主宅院。寨上，自西而东，再折向南，有并排六幢临街楼房：四幢座北向南，两幢座西向东，把里边的七处两进宅院，围得铁桶一般。每幢临街楼房中间，都有一座高大走马门楼。门楼两旁，青石狮子把门，厚铁皮裹着的门槛儿，有半人来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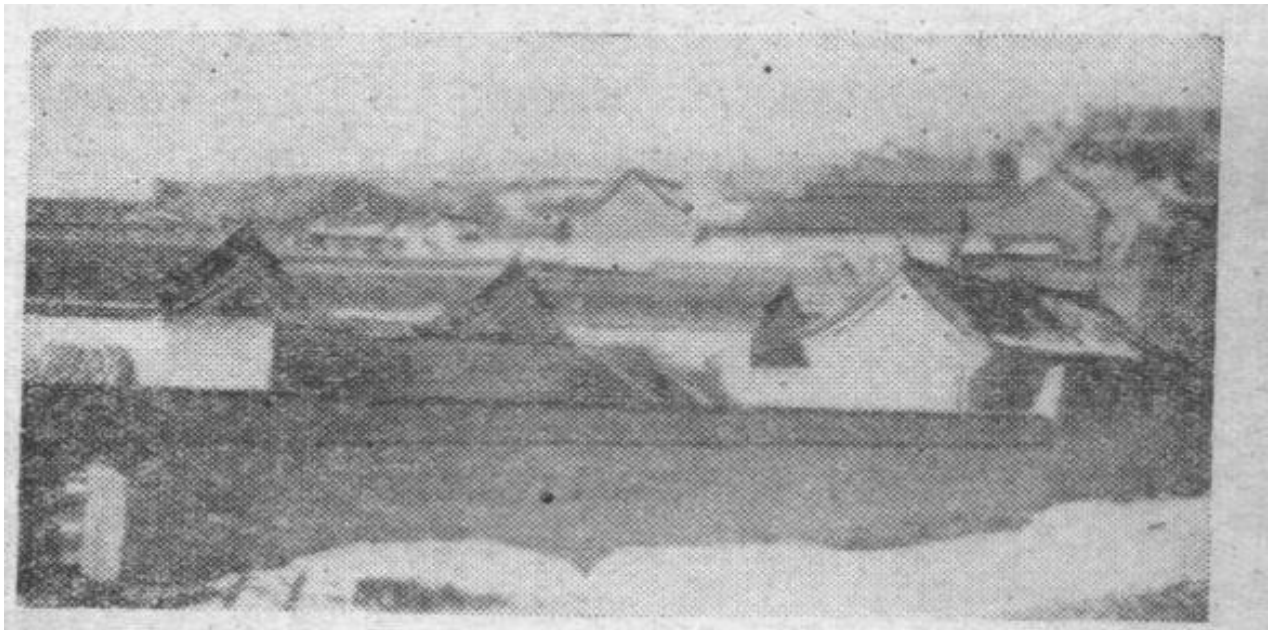
院落里，花楼重门，回廊走庭。门楣上，刻绘着“文明门”、“福祿寿”、“知所止”等一派鬼名堂。院地一律使

用方砖、条石铺砌，光滑平净，片尘不染。两厢楼房，粗柱高粱，粉饰彩绘，精美异常。紧靠后边，劈山陡崖，全部使用六层青砖砌成。下面顺崖根，并列凿有十七洞窑室。窑壁使用十二层青砖，立一层，卧一层，交互漫砌。窑室里，宽敞明亮，中间用透花楠木格扇，间为一明一暗。窑室里，冬暖夏凉，寒暑适宜。

顺大寨向下，一片片青堂瓦舍，重重叠叠。紧靠寨墙根，有一片比较低矮的瓦屋围着大寨，那里在过去是地主的工匠作坊和看家院。正东边，隔过一条马路，有一群群楼房，四外围墙高筑，那里曾是地主的当铺、钱庄、商店、栈房，以及碾房、磨房和马厩。大寨的北边，依山就势，有一片平房和高楼，那里建造的有书房、客厅、酒楼和各种仓房。大寨南边的一片楼房，在过去是地主的南宅大院，建筑得更为华丽阔绰。院子里的那座见方五丈大厅，巍峨得像一座皇家的宫殿。这座楼房，使用的梁、椽、椽、柱，通体都是贵重的木材。高粱粗柱，油漆得贼明发亮，色彩刺眼。房檐下，明柱上，都有各种奇花异卉、双龙戏珠、狮子滚球、蜂蝶穿花、凤凰牡丹等精致雕刻。下面的门台、踏阶、柱基，一色都是用细质的青石雕制而成，上边镂刻的有草木虫鱼、人物故事以及卧狮、立象、飞龙等图案，件件玲珑剔透，都像活着的一样。

这座地主庄园，连村南的金谷寨和村北的祠堂，共有院落三十三处，建筑面积约六万平方米，各种楼房和窑室达七百余间。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要问：这是哪家地主的庄园呢？这就是巩县大地主康百万世代盘踞的一座“安乐宫”，也是这



从康百万家东宅院后边，仰视大寨上的主宅院

里千万贫苦农民的“閻王殿”！过去，在这七百多间豪华的住所里，只居住着康百万一家大小二十几口人。他们就以这座“安乐宫”为大本营，疯狂地搜刮和压榨周围的千百个村庄的贫苦农民，吞噬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从富豪到官僚

康百万是康家大地主发家祖先康应魁的绰号。他家从清朝乾隆年间掠夺起家，一直到解放时，在这二百多年中间，曾两次悬挂过“良田千顷”的臭招牌。那时候，在巩县的西半部和偃师县的东半部，不论是邙山岭还是洛河滩，凡是肥沃的土地，几乎块块都是康家的；在巩县的孝义镇、东站镇、迴郭镇等重要集镇上，一街两行开设的当铺、钱庄、布店、粮行、京广杂货店，以及一些有名的烟酒馆，差不多都挂着

康家的牌子；在相邻的偃师、孟津、登封、洛阳等县城的主要商店里，也都有着康百万家的股份。另外，他家在千里以外的陕西省涇阳县，也掠夺了一批和在巩县一样多的财富。康百万这杆臭旗号，就是依仗这些财富打起来的。

在旧社会，钱多能当官，官大能发财。康百万这家大地主，为了炫耀他家的门第，祖祖辈辈都曾用钱捐买过廩生、庠生以及举人等臭功名；并使用大量金钱勾结地方官府，来维护他的万贯家业。康应魁本是个粮商出身，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由于他买通了官府，结果弄了个直隶州通判的四品官。他的孙子康无逸，也曾花费过上万两银子，买了个四品朝议大夫的官号。

一八六一年八月，安徽捻军首领刘狗、王怀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在河南省巩县黑石关一带，广大农民纷纷踊跃参加。当时，腐朽的清朝官兵，节节败退，一直震惊了封建皇朝。河南知府纠集了洛阳、偃师、巩县、登封等几个县的清兵，组织联防“抗御”。这时，康百万的儿子康道平和孙子康无逸，勾结地方官吏，协助组织地方团练队，购买洋枪洋炮，修筑堡垒，血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星夜逃窜到西安。当他们重返北京的时候，路过巩县黑石关，康百万家又曾献给上百万两银子，得到了他的朝廷老子的赏赐。

一条人命和两个元宝

康百万大地主的百万财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据他们自己说，那是他家祖宗积的“德”，是“勤俭积累”来的，

又說是由于他家“風水”好，等等。其實，這些騙人的鬼話，只不過是妖怪往自己頭上插花，用來掩蓋人們的耳目罷了。

現在，我們就先來看看，康百萬是怎樣發家的吧。

原來，康應魁的父親康云從，就是一個水上捐客。康應魁自小就跟着他父親，雇上一幫划子，往返在伊洛河和黃河的中下游，做着各種投機買賣。

據傳說，在清朝乾隆年間的一個秋雨連綿的黃昏，伊洛河水陡然暴漲。一個個洪峰像一匹匹凶猛的野獸，沿着伊洛河沿岸橫沖直撞，無情地吞沒了兩岸的田野和村莊。這時候沿岸的人民，都紛紛划船游水，捨命打救受災的同胞。康應魁和他父親康云從，也跑了出來。他們父子也是來救人的嗎？不是！他們看准這是個發財的機會，是跑出來撈劫東西的。

父子倆站在岸邊，擰着身子，貓着腰，瞪着四隻發紅的眼睛，搜尋着水上漂過的所有東西。四周一陣陣淒慘的喊叫救命的聲音，一點兒也打不動他們的心。他們一直在高興地想着：這一回，可要撈到不少東西哩！

不一會兒，他們忽然發現從上游沖下來一塊門板，門板上鼓囊囊的像是放着個大包袱。父子倆發財心切，一見就不顧一切地跳下水去，很快把那塊門板推到岸邊。推上來一看，父子倆瞪了眼。原來門板上放的不是大包袱，而是一個快要淹死的老太婆。她兩手扒着門板，快要不省人事了。

康云從一看是個女人，簡直惱透了，恨不得一脚把她踢下水去。他雙腳一蹶，從牙縫里呲出了兩句話：

“真倒霉！搜搜她，看有啥沒有。”



康应魁听了他老子的話，急忙蹲下身去，就在老太婆的身上乱搜起来。老太婆哼呀唉地喊着救命，康云从还不住嘴地罵

着。搜着搜着，忽听噗嗒两声，只見有两个东西从老太婆的靴筒里滚了出来。康应魁顺势一摸，忙把那两个东西捡了起来，高兴地举到他父亲的脸上，张着大嘴說：

“爹！元宝，元宝！”

“啊！”康云从見是元宝，高兴得像疯了一样。他急忙蹲下身来，和儿子一起，又仔細地在老太婆身上搜寻了两遍。等到再沒有发现別的东西后，他們才扔下老太婆，带上元宝，跑回家去。这个老太婆停了一会，也就死了。

康云从得了这笔不义之財，投机生意做得更有劲了。那一年，山东省的灾荒比河南要厉害，粮食比金豆儿还值錢。他就乘这个机会，从河南买粮食，用船运到山东，高价出售給饥饿的灾民；返回来，又載运私盐，到河南来牟取暴利。就这样，往返几次，他家的小划子变成了丈八大船，每次都装运几万斤貨物，往返在黄河的中下游，来大量吸吮广大人民的血汗。

重利置庄园

后来，到康应魁当家时，就开始大量放高利貸，置庄买地，对农民的剝夺更加残酷了。

康家为了搜刮和掠夺农民，就以巩县康店村为中心，在

周圍的焦灣、張嶺、趙溝、柏坡、山頭、油店、黑石關、和義溝、南北山口等方圓一百多里內的村鎮里，設置了上百個棧房，伸出血爪，向周圍農民放賬、收租，干着敲骨吸髓、置買庄田、發家致富的罪惡勾當。

康家放賬的利息是驚人的。每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借他家一斗糧食，一季就得多還他家三升利谷，加上康家的雙底斗，出九進十一，利息就不是三升，而是五升，甚至還要更多。康家那杆水銀秤，一高一低，更坑害了不少的農民。農民借債，每十個月就得按一年計算，並且在借債的時候，就得把當年的利息扣下來。這還不算，農民們凡是向他家借債，都必須先將土地、房產作抵押，一旦債務償還不起，就得拿土地、房產來頂債。同時，他家為了兼并農民的土地，放債的利息還以借債戶的土地距離他家地塊遠近，而規定了不同的暴利率：誰家的土地離他家地塊近，便于連成大片地，利息就是三分；土地離他家地塊遠的，兼并後又不容易連成大片地的，利息就增加到五分。

一八四七年，河南遭到了嚴重的旱災，庄稼沒收一粒，貧苦農民連樹皮、草根都刮吃光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康百萬就以加倍的利息，向群眾放債。貧苦的農民為了活命，只得忍受他家的高利盤剝，把作抵押的土地、房產典賣給康家。據離康店三里遠的叶嶺村統計，當時全村二百多戶人家，除了二十多亩墳地外，其餘几百亩土地都在這時賣給了康家。康店龍窩溝離康百萬的魔窟最近，全溝三十來戶農民，在當時不但土地全被康家奪了去，連居住的破窑也都被康家霸占了。

喝尽了农民的血

康百万吞并了农民大量土地以后，就又把把这些土地租给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来耕种。农民向他家租种土地，一般都是按照定租和活租两种方式交纳租粮的。

定租的剥削方法，就是农民们每向他家租种一亩滩地，一年要交纳四百斤租粮；租种岭地每亩一年也要交纳二百斤。年成好的时候，佃农们累死累活地苦干一年，收来的粮食交了租，还能多少剩一点点，勉强维持住全家半饥不饱的生活；稍微一歉收，打的粮食就不够交租子了，全家老小只得张着嘴挨饿。要是遇上了荒年，那简直就要了穷人的命！

活租的剥削方法更厉害。这种办法是：康家先用长工播上种，然后把土地划成份，出租给佃户管理。土地每份十二亩，其中四亩种棉花、八亩种粮食。收获后，不论是粮食或棉花，都按七五、二五的比例分成。每收获一百斤粮食或棉花，康百万家先夺去七十五斤，佃户只得二十五斤。这些佃户们，除了交租，每年还得给地主家服其他劳役，如担水、扫地、喂猪、盖房屋、掏厕所等杂差，并规定一年要做一百到一百五十天。除此以外，佃户们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或阴历年，还得给康家割肉送礼，稍有怠慢，康百万家就会借故收回租地，逼得那些无地的农民带领全家老小出外逃荒。

到底康百万家一年能收多少租子，这谁也摸不清底，只知道康应魁的孙子康鸿猷，在康店村设的一座栈房，一季就收租粮一千五百多布袋，合二十五万多斤；收的棉花可以折卖白银五千多两。而周围的穷苦佃户，却有不少户是头天交

了租子，第二天就沒有米下鍋。

千杯酒騙來半個園

在康店村，現在還流傳着康家“千杯酒騙來半個園”的故事，記述了康百萬的無賴子孫欺榨農民的骯髒行徑。

清朝光緒年間，康應魁的曾孫康亮執掌家務。這時，有一戶人家，戶主叫康立坤，論起輩數來，是康亮的遠房叔叔。他在東灘有一塊園地，水勢好，地又平，恰好跟康亮家的一塊園地挨着地邊。康亮每次看見了，眼睛都饞得發紅，恨不得一下子把這塊地抓到手里。他晝思夜想，終於捏出了一個圈套。

一天，康立坤路過康百萬家門口。康亮看見了，就連忙迎上去，皮笑肉不笑地說：

“坤叔啊，你這幾天瘦多了，想是有啥心事吧！走，到家里喝杯老酒解解悶。”

康立坤從來還沒有見康亮跟自己這樣親熱過，知道他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存啥好心，就急忙推辭着不去。康亮見康立坤不上鉤，馬上沉下臉來，當真不當假地諷刺着說：

“啊呀，咱家廟小了，高攀不上人家啦！”

康立坤一見康亮變了臉，哪里還敢得罪他，就只好答應下來。

一到康百萬家里，康亮馬上着人置備酒菜，假意殷勤招待康立坤。兩杯老酒一下肚，康立坤滿腹熱呼呼的，頭也有點暈了。康亮看時機已到，便拉康立坤坐下來玩牌。康立坤

模模糊糊地意識到事情不对头，就忙推說身上沒帶錢，想借故拒絕。康亮嘿嘿笑了笑，就立刻叫人到庫房里取來白花花銀子，通的一聲放在桌子上。他故作慷慨地說：

“別慫小氣，你在家也是一家之主哩，玩几牌怕啥！不要緊，輸个十兩八兩，都算我的。”這一說，康立坤不好意思再推脫，就坐下來陪着他們玩起牌來。

最初几次，康亮有意識地讓康立坤贏了几兩銀子。以后康立坤便經常和康亮喝酒、賭錢，每次賭錢都是康立坤輸。康立坤越輸越賭，越賭越輸，越賭越大，越輸也越多。自己拿不出錢來，就向康百萬元家借。

等康立坤借的銀兩多了，康亮馬上撕下了假面具，立時三刻向康立坤催債要賬。這時候，康立坤覺察到是自己上了當，但後悔也來不及了，只好忍着心疼，把自己東灘那塊園地，出了一張文契，托人送給了康亮，這才算完事。

兩代長工

康百萬元這家大地主，除了出租大量土地以外，還僱傭了大批的長工和短工，直接給他家種地做活。這些長工和短工的工資少得可憐，在忙季每人每天只有六個制錢；閑季減半，只能拿到三個小制錢。這三個小制錢，在當時只能買到一個小燒餅或者一個雞蛋。就這三個小制錢，長工們也往往拿不到手里。每到年終結算，康家櫃房里的紫檀木算盤珠子上下一滾動，誰能混上个肚圓，那就算不錯了。到老還欠着他家債的人多得很。更有不少的人，給康家干活累死后，連口薄皮棺材也混不上。

康店村有一个老农民，名字叫康传家。小时候，他父亲在康百万家扛长工，他也跟着父亲给康家喂猪、扫地，干零星杂活儿。父子俩累死累活地干，整年连个囫圇觉都不得睡。父亲累得满身是病，也没有钱治，康传家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活活地病死。父亲死后，他向地主要口薄皮棺材埋葬父亲，结果狠心的地主除骂了几声外，什么也没有给。最后，还是几个长工兑钱买了个破棺，才把他父亲埋葬了。

爹死后，康传家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地主就把他找了去，凶狠狠地骂道：

“你爹死了，你会干个啥！谁养活你这饭桶？滚！”

康传家哭天没泪，只好两手空空地从康家走了出来，到处跑着讨饭过日子。

后来，他长到勉强能够扛动锄头、抡起镢把了，康百万家又逼他来扛长工。他又一直干了十几年，后来他从地主家出来的时候，东家给他一算账，他还倒欠东家五百制钱！

父子两代都给康百万家扛长工，累弯了腰，流尽了汗，父亲的性命都葬送了，到头来还欠着东家的钱，这算个什么世道啊！

石匠的惨死

那时，康百万家有一个叫车元的老石匠。从他学会石雕这门手艺后，就背着钻子和铁锤到康百万家里来做工了。他和其他石匠一起，整年蹲在康百万家的工匠作坊里叮叮当当地锻石条、雕石碑。康百万家里的每块石头上，都流过石匠车元的汗水。后来老石匠老了，腰累得像个弓，眼睛熬得红

肿稀烂，耳朵也震聋了。康亮看老車元再也不能給他家当牛馬了，就想了个害人的阴谋。

有一天，康亮背着一支猎枪在村头轉，見他叔康元庆到厕所解大便，就扭头跑回工匠作坊，找来了老車元。

“老家伙，給我試試猎枪，照着厕所墙打一下。”

当时車元不想給他試枪，可是又怕康亮发脾气，就接过猎枪，朝着厕所墙放了一枪。

轰的一声枪响，康元庆那个老坏蛋沒有解成手，提着褲子就从厕所里跑了出来。他一看放枪的是車元，就扯着喉嚨高声叫罵道：

“混賬东西！你想杀害老子啊！来人，把他綁到县上！”

他的喊声刚落，就跑来一群豎眉瞪眼的狗腿子。他們不容分說，就把車元五花大綁捆了起来，立即送到巩县監獄里。康元庆那个老坏蛋还揚言：“誰要是敢到監獄里去看車元，就抄他全家！”

車元被扔到監獄里，生活沒人过問，見天連碗稀飯都喝不到肚里，餓急了就把自己身上穿的破棉套子撕下来大嘴大嘴往肚里吞。他蹲在監獄里，想想自己无故被害，想想家里老小生活，又气愤，又着急，再加上監獄里那种非人的生活，不久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誰能設想，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会是人干出来的！老石匠車元，和康家其他长工、佣人一样，为康家流了一輩子血汗，临老却被他們残害得这样惨！在那样的社会里，有理又向誰去訴呢？



母子恨

康百万家只讲自己享福，不管穷人死活。请看这件惨不忍闻的事情吧！

贫农老大娘康爱，全家四口人，丈夫樊朝在康百万家当长工，她在家里领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和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女儿过日子。丈夫在康家累得腰弓背驼，还顾不上一家人吃喝。她们母子三人，挨饿受冻，年年是糠菜掺着眼泪熬日月。

恰巧，这时候地主康鸿猷的小老婆生了第五个孩子，正愁没有奶妈。于是，他家就派人把康爱找了来，并且不准她把自己的孩子带进康家。康爱哪舍得把自己亲生骨肉丢开呢！但是，在那种吃人的社会里，她家穷得连根烧锅棒都没有，她又哪有力量违抗呢！她为了顾全一家人的性命，心一横，忍着割肉般的痛苦，从小女儿口中拔出奶头，丢给一个才十来岁的孩子看管着，背过脸来只得去到康家卖命。

一跌进康家大地主的门槛儿，就如同掉进了人间地狱。康爱每天除了给地主家奶孩子、擦屎刮尿以外，还得烧锅、做饭、缝针线、做杂活儿。晚上，她抱上地主家的孩子，喂着奶，自己的心就像刀子割的一样。她想着家里那两个孩子，眼里的泪水就像两道泉水一样往外涌。夜里做梦，她老是见着自己的孩子“娘呀，娘呀”哭嚎着，喊叫着，寻找自



己的亲娘。她正张口大哭，醒来一看，哪里有自己的孩子，只见身边的枕头都被泪水泡得湿漉漉的了。

提起她的两个孩子，也着实叫人痛心！大家想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按说还只会在爹娘怀里撒娇哩，照料家务、看管孩子的事哪能干得了！从母亲走了以后，他就背着妹妹遍街跑着找娘。妹妹哭了，他也不知道是饥是渴，是热是冷，哄不住妹妹，自己也就张着小嘴哭。看到人家端上碗吃饭了，他就把妹妹抱回家里往地上一放，烧锅煮些黑面糊喂妹妹。夜里，他和妹妹哭嚎半夜才睡。妹妹拉屎拉在床上，他就用手往下边抓。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哪能经得住这种折磨，不久就得了一场恶病，连母亲的面都没见着就死了。儿子跑到母亲身边，娘儿俩在地主家一所破屋的角落里，抱头痛哭了一场。在那时，有再大的痛苦，连大声哭都不敢啊！

地獄在人間

在康百万家那座閻王殿里，除了給他家当牛作馬的长工、短工、石匠、奶媽等以外，忍辱受苦最大的，还有伺候他們的丫环們。

像康家的丫环桃紅、方然、双环、来喜、秋香、小香等，都是从六七岁还不懂人事的时候，就被頂債或拐卖来的。她們一迈进康百万家的大門檻儿，再也別打算有个好日子过了。她們終年起五更、熬半夜，給康家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們端茶送飯、鋪床叠被、扫地抹桌、倒便盆，見天手脚不得閑。睏了，她們就躲在地主家的狗窝里或廁所里眨一眨眼；餓了，就抓住地主們吃剩下的残羹剩飯，胡乱吞



一些。康家老小啥时叫，她们就得啥时到，一步去迟，皮鞭就像雨点似地落在她们身上。有时候，那些害人的魔王懒得动手打，就让她们

们跪在硬砖上，挨冻受饿，整天都不叫起来。她们在康家受尽了苦，最后还逃不出那些人面野兽的奸污。

有一个叫单灵花的丫头，是康百万曾孙康同银买来的。单灵花整天伺候他们夫妇两个，就是累断了腿，也不称他们的心意。他们吸大烟，灵花就跪在那里点灯、拿钎子烧大烟，还得给他们捏腿捶背。这样，康同银还嫌不满意。后来，他们竟恬不知耻地在大便后叫灵花给擦屁股，稍一不如他们的意，掂起钢丝鞭子劈头盖脑就打。

生在那个时候，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逃出人间地狱！

奢侈的寄生生活

康百万家的子子孙孙，都继承着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各种剝夺手段，一代接一代地搜刮、迫害农民，掠来巨万财富，供他们挥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吸血虫们又是怎样糟蹋劳动人民的血汗的吧！

康店周围几百个村鎮里的农民，当时有一半以上的人家，都是家无隔夜的食物，而康百万家的上百座粮仓，都装得满满的。在康百万家里的一个叫“藏密洞”的庫房里，更儲藏着他家日常吃用不尽的酒肉。据他家一位老长工讲，当

时康百万家的油庫里，大缸滿，小缸流，漫地流的都是油，要想从門口走进去，都必須在里边摆上砖垫上。康家赶車的人役，每次往大車的油瓶里添油，根本就不需要进油庫屋，只需拿上油瓶蹲在門口，順着里边的地皮一舀，就能把油瓶子灌得滿滿的。

康百万家的世代子孙，每天都要吃四頓飯，每頓飯都少不了鸡、鴨、魚、肉以及各种山珍海味。每次吃飯，七碟子八碗，摆了一大桌。人来客往，还要摆上“滿汉全席”，一百多件酒菜。这些酒菜摆在桌子上，还要拼成梅瓣、菱角、柿蒂、荷叶等各样花状。他們每一餐飯，都要耗費掉几十戶农民一年的血汗！

有一回，康鴻猷的儿媳生孩子，一个月就糟蹋掉金黃的小米八百来斤：香噴噴的小米，搭鍋一煮，她只喝浮在上面的一层細米油，剩下那些金灿灿的米飯，就都倒出扔了。佃戶康治的母亲，餓急了，跑到他家捞一把猪食吃，还被他家那些狗腿子毒打了一頓。

看！这不正是一幅活生生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真实景象嗎！

旧社会，貧苦农民沒有吃的，更沒有穿的。当时在康店周围，有不少农民都是一家人成年盖一条破被子。佃戶刘欠父子两代，穿了一件破棉袄，根本就找不着領子，也找不着袖口，上边补了七八层补釘，就这样他們一代一代穿了几十年。可是，康百万家的箱箱柜柜，都装滿了綾罗綢緞。他家每一个人，都有上百件衣服。北洋軍閥路过康店时，光是他家的皮袄，就拉走了四五辆大馬車，还没有拉完。康鴻猷臥室里的那张大花床，活像一座雕花楼閣。做这张床的时候，

十个能工巧匠，一直干了一年。他的細軟衣物更是无数，仅皮袄一項他就有紫貂、水獺等一百多件。

康家那些吸血虫們，在家里情吃坐穿，一旦要出門，車馬轎船，样样俱备。他家那些老爷、公子們，在家里从寨上到寨下，不过几百步远，也要乘車騎馬，一路搖鞭纵轡，施抖臭威风。他家的小姐、太太，从前庭到后院，滿共不过几步路，也得叫丫环、仆女用四輪太平小轎車推着走。

康家每遇婚、喪、嫁、娶，更揮霍浪費得惊人。每次都要兴师动众，鬧得周围几十个村庄的人都不得安生。

有一年，他家嫁閨女。出嫁前三年，就差遣仆役管家，到洛阳、开封、西安、天津等地采办嫁妝。家里又找来了二十多个油漆工匠和巧手裁縫，整天整夜噴金涂漆、扎花描云，置备嫁妝。在他家陪送的嫁妝里，从日常使用的桌、椅、几、凳，到晚上睡覺的花床；从精綉的衣物穿着，到縫衣用的一針一綫；从吃飯时使用的勺、碗、盘、碟，到喝茶用的杯、壶；等等，真是样样尽有，甚至連他家閨女死了穿的葬衣也置备下了。出嫁的那天，光帮康家送嫁妝的人，就摆了三四里长。

有一回，康鴻猷母亲的生日到了。方圆几百里以內的“显官达貴”，都騎馬坐轎到他家来祝寿。各地送来的喜联寿幛、龙凤寿面和各种賀礼，堆积得像座小山。四邻八舍和佃戶們，也得給他家送上一份礼。仅这次康家就揮霍了一千多两銀子，折合粮食十万斤。这些粮食，够三百多个农民吃一年！

康无逸死的时候，內棺外槨使用的都是六寸厚的柏木板。砖砌的墓室，三十多个工人，一直干了一年才修成。墓室里的摆设，像人活着时候的臥室一模一样。凡是他日常使

用的家俱和他生平喜爱的物品，都要随同这具臭死尸埋葬在地下。出殯的那天，康店周围几个村的两千多家佃户，都得到他家无偿帮工。当时鼓乐鞭炮的轰鸣声，配合着那些“孝子賢孙”嗚嗚哇哇的干嚎声，一直鬧騰了几昼夜，才算把这块臭肉埋进土里。

砸烂黑招牌

康百万家的百万家产，沾满了千万户农民的鮮血和泪水；康百万家的那一片庄园，是在劳动人民的白骨上建立起来的。可是，这些吸血虫还厚顏无耻地在自己的大門上，悬挂起“孝廉方正”的金字匾額。其实，广大劳动人民有誰会相信他們这一套呢？就在康家門口挂上“孝廉方正”那块臭牌子的第二天，人們也以“孝廉方正”为題，給康家編了四句順口溜：

“說你孝，你不孝，逼你小娘上了吊〔注〕；
說你廉，你不廉，高利重租沒个完；
說你方，你不方，卖粮掺土又掺糠；
說你正，你不正，出来进去两杆秤。”

这真砸烂了他們“孝廉方正”的黑招牌，露出康百万家騙人的丑惡嘴臉。

（中共巩县县委宣传部供稿、金伯年插图）

〔注〕康元庆曾和他伯父的小老婆通奸，后被发觉，他伯父的小老婆上吊而死。

桃花塢下滔天恨

“凌四秃子头顶光，
杀人魔王霸南乡，
残害百姓无其数，
踩他田边也遭殃。
桃花塢下滔天恨，
血海深仇永不忘。”

这是二十年前在固始南乡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这是一首充满了无数农民血泪的民谣，也是无数农民对“南霸天”凌湘洲的血腥罪行的愤怒控诉。

“南霸天”凌湘洲，本是一个只有六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但是后来怎样一跃而成良田千顷、金银满柜的大恶霸地主的呢？只要打开凌家的血腥发家史，我们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原来凌湘洲是靠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而飞黄腾达起来的。在凌湘洲的背后，有两根镀着金的木头柱子：一是任国民党反动政府立法委员的堂兄凌子煌；一是任国民党反动政府驻古巴公使的堂弟凌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一点不假。凌湘洲就是仗着堂兄、堂弟的权势，扶摇直上，

戴上了烏紗帽，成为横行一时的“南霸天”的。

一九二七年，凌湘洲从吃租稞，开粮行、油坊、屠宰場的地主兼资本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第十二軍第一师的师部參議，由于他杀人“有功”，很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賞識。一九三〇年，凌湘洲就成了固始县的县太爷。不久，又官升三級，被封为南五县（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的“剿共”总指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为了效忠反动头子蔣介石，在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剿”、“扫蕩”鄂豫皖大別山革命根据地时，充当了“急先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杀害了上千名的革命志士和穷苦百姓，烧毀了上万間民房，制造了二十余里的“无人区”。从此，东从安徽霍丘边界，西至商城县境，南起安徽金寨，北到固始县城，方圆一百多里地，都成了凌湘洲的天下。这个“土皇帝”依仗权势，敲詐勒索，无恶不作。到处霸山吞田，打围寨、盖楼房。从凌湘洲无耻霸占桃花塢柴山起，他前前后后一共霸占了良田、竹园、松山、柴山一千五百多亩，每年搜刮的米麦达到十八万斤，銀洋达到十二万元。

一九三三年，凌湘洲又搞了一个封建迷信組織——忠恕道（原名中皇道，又名元英道）。凌湘洲自任教主，到处造謠惑众，强迫群众入道，企图借反动会道門，进一步欺压群众，巩固他那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凌湘洲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的确确是一个万恶不赦的祸首罪魁。

誣賴訛詐 血腥起家

“南霸天”凌湘洲仗着他堂兄、堂弟的权势，远在一九

二七年就开始了霸山吞田的罪恶勾当。一九三〇年，凌湘洲戴上烏紗帽，爬上了伪固始县长、豫南五县“剿共”总指挥的“宝座”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欺詐苏家围一带的穷苦农民和屠杀共产党人。他挥舞手中的屠刀，张开了血盆大嘴，吞并了一座座松山、柴山，一块块良田，逼得穷苦农民流离失所，卖儿卖女，逃荒要饭。

一九三〇年冬天，刺骨的西北风不停地刮着，刮得大地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气。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凌湘洲强迫一百多名长工、佃户和穷苦农民给他打围寨。围寨占地十二亩，把贫农姜应举、姜则衡等十九户的五十多间房屋，全部圈在围寨之内。凌湘洲带着狗腿子，腰挎盒子枪，像催命鬼一样，挨门挨户威逼群众搬家。一霎时，姜则衡等十几户四十多口人被赶出了围寨。他们的房子被封了，田地被霸占了。在这乌云密布、北风呼啸的寒冬腊月，他们往哪走、往哪逃呢？老人的惨叫和孩子的哭喊，响成一片，震天动地。后来，有的只得在山脚下搭个人字形茅庵，暂避风寒；有的到处投亲求友；有的出外讨饭，从此就消失了踪影。

可姜应举是个硬汉子。无论狗腿子们怎么叫喊，他就是不愿搬家，像一块巨石似的，倔强地竖在自己家门口，一动不动。这一下可惹恼了凌湘洲，他亲自来到了姜应举家门口。他一见姜应举那倔强劲头，不觉心里一怔，但马上又故作镇静地说：“你好大胆！为啥期限已过还不滚蛋？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告诉你，和我讲话，你嘴巴先得干净点。这房子是我的，房基地也是我的，我为啥要搬家？”姜应举理直气壮地说。

“哈哈，你敢和我壘嘴！告訴你窮小子，今天我凌湘洲要打圍寨，你的房、地就是我的。”凌湘洲霸道地說。

“你做夢！只要我姜應舉活着，你休想動我一磚一瓦，叫我全家挪動一步！”

凌湘洲听姜應舉話語堅決，神態倔強，心里有些害怕，不覺后退了兩步。但剎那間只見他狗眼一轉，嘿嘿兩聲冷笑，馬上又像一只瘋狗似地咆哮起來：“好哇，你这小子不識抬舉！竟敢私通共黨，破壞打寨。來人啊！給我綁起來，帶走！”話音剛落，沈殿科等十幾個狗腿子蜂擁而上。姜應舉掄起兩隻鐵拳，竭力抵抗。只見他抬起一脚，打出一拳，兩個狗腿子馬上滾出一丈多遠，趴在地上“嗷嗷”喊叫。但是終因寡不敵眾，姜應舉被捆綁起來。凌湘洲胡子一翹，下令道：“重打一百大棍，扔出寨牆，砸鍋封門！”

姜應舉遭受一頓毒打之後，被扔在寨牆外的野地里，不省人事。他的一家老小也被趕出寨門，流落在寒風刺骨的曠野荒郊。

凌湘洲霸道凶殘，激起了窮苦人民的憤恨，在廣大人民心里，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

一九三七年春天，凌湘洲看見和他柴山搭邊的一座桃花



塢山上，黃栗樹長得枝葉茂盛，樹干挺拔，於是又起了惡念頭。他估算了一下，

这样的好柴山，伐一次柴，就可烧炭三四千斤，这个收入可不小呀！他马上喊来了狗腿子沈殿科，对他說：“把柴山边界那座小庙移到老婆家的山腰上。”狗腿子马上照办了。不久，贫农姜应章上山时，发觉了这件事，便气呼呼地找到凌湘洲质問道：“你为啥把庙移到俺那山腰上去啦？”

“你懂个啥！神仙住得不舒服，所以給他搬搬家。一个小庙能占多大地方？”

“那不行啊！”

“有啥不行。我說行就得按我的意思办！”凌湘洲睁大两眼，凶狠地說：“快滚！少在这囉嗦！”随后，就叫狗腿子把姜应章轰出了大門。

沒过两个月，凌湘洲又偷偷叫狗腿子把小庙移到桃花坞的山东边。这样一来，凌湘洲霸占桃花坞柴山的阴谋，算是布置停当了。

冬天来了，正是砍柴烧炭的好时节。凌湘洲马上派狗腿子沈殿科带着一帮人，到桃花坞山上砍柴烧炭。善良純朴的老实农民姜应章，这一下才算彻底識破了凌湘洲移庙的卑鄙目的。他二次闖进凌湘洲的大厅，憤怒地責問他：

“你为啥叫沈殿科領人把我柴山上的树砍了？”

“誰砍你的树啦？桃花坞的柴山本来就是我家凌家的！”

“光天化日你敢霸占柴山？”

“你嚷什么！契約上写得清清楚楚，柴山以小庙为界，小庙这边的柴山都是我的！”

“你胡說，契約是你私訂的，小庙是你私自移动的。我要告状！”

“你告吧！嘿嘿！”凌湘洲发出两声奸笑，伸出了一只

手，比划着说：“你就是孙猴子，一跟斗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一个穷苦农民，能上哪里去告状呢？又有哪一个官府衙门会替穷人说话呢？

姜应章全家十几口人靠它活命的柴山，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硬被凌湘洲霸占了。从此，姜家十几口人，陷入了食无粮、穿无衣的悲惨境地。“桃花坞下滔天恨，凌家罪孽似海深”，这就是凌湘洲霸占了桃花坞柴山以后，在群众中慢慢流传开的两句民谣。

同年，凌湘洲又看上了同村汪、杨两家的坟山，于是，他就选了个黄道吉日，坐着大轿，由四十多名持枪背刀的匪徒护卫，后面由八个人抬着一块石碑，前呼后拥地走出了凌家大门。当凌湘洲的大轿到达汪、杨两家坟山的时候，凌湘洲在大轿里开腔了。他恶狠狠地说了句“住轿”，抬轿的哪敢怠慢，连忙把大轿放了下来。凌湘洲下轿后，就叫狗腿子把石碑竖在汪、杨两家的坟山边。

石碑竖完，凌湘洲上轿回家。他坐在摇摇晃晃的大轿里，心里盘算着：一百八十亩山地，光是山上的树木，每年就可以卖大头银洋千把块……。他想着想着，乐得两只狗眼眯成了一条线。

凌湘洲走后，村里群众纷纷前来看碑，汪、杨两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也夹在群众中发着楞。只听有人念道：



这就是当年凌湘洲霸占汪、杨两家坟山时用的石碑

“天运癸酉年十月十五日，楊家崗地主凌兴信堂規定：每年斯自焚化細花尖紙拾斤，清檀香拾古，炮一百枚，于此以作本山境内无人祭祀之墓灵收用，代运无替。湘洲志。”

“哎呀！凌四秃子豎个碑，就算把老汪家、老楊家的坟山霸占了！”“这真是无法无天啊！”群众議論着，充滿了憤怒的情緒。

汪、楊两家听了这些話以后，好像一瓢冷水浇在头上。两家一商議，便跑到乡公所告状。其实乡长汪云桥早就被凌湘洲买通了，所以他还没听完他們的話，便怒冲冲地喝道：

“快滾开！这山本来就是湘四爷的，你們这两个穷鬼竟敢誣賴！”

“是誰誣賴？这村前村后的老老少少，誰不知道这坟山是俺們两家的！分明是凌四秃子要霸占俺們的坟山！俺們要上告！”

“上告？你們这是送死，告到哪里也不行！你們可知道凌家有权有势、有枪有炮？你們可知道南京中央政府里有凌家的人？”

“啊！”汪、楊两家楞住了。就这样，他們两家祖祖輩輩传下来的坟山，也白白地被凌湘洲霸占去了。

凌湘洲依仗权势，依仗手中的枪杆子，又陆陆续續霸占了群众的許多柴山、竹园和良田。如商城县一个姓杜的一百多亩柴山，只是由于和凌湘洲的柴山搭界，凌湘洲也跑去豎上一块石碑，从此，杜家的一百多亩柴山，就算是他的了。又如貧农楊綿芝的三十亩“小罗圈”坟地，凌湘洲看着眼馋，硬說这块地是“月亮地”，說它“风水好，葬棺后，定可洪福齐天”，于是就在一九三三年扒棺搶葬，賴下了这块

地。这样，到解放前夕，凌湘洲居然成了一个拥有良田、竹园、松山、柴山等一千五百多亩的大地主了。

“南霸天”凌湘洲就是仗权势，靠诬赖、抢劫、欺压、讹诈起家的。在凌湘洲的残酷盘剥、掠夺下，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破产逃荒，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有多少户穷苦农民卖儿卖女、流落他乡，有多少个穷苦农民屈死在荒郊野外无人埋葬？这笔账是算不清、说不尽的。“南霸天”凌湘洲像天下所有的地主一样，他家的发家史，正是无数劳动人民的破产史、血泪史。

食得无饜 敲骨吸髓

“日夜累断脊梁筋，
省吃俭用枉费心；
凌四秃子心毒狠，
千金难满他的心。”

从这首民谣里，我们可以看到昔日“南霸天”凌湘洲在吸吮农民的血汗时，是怎样的食得无饜。

凌湘洲靠霸山、吞田，在很短一个时期里，就成了固始南部的首户。但他仍不满足。正如凌湘洲自己所说的：“不杀穷人不富。”他吸尽了佃户、长工的骨髓，养肥了自己和他全家老小。

一九三四年，凌湘洲为了监督长工做活，专门在杨家岗岭上，盖起了五间两面有门的房子。长工们在西边做活，他就开西门；长工们在东边做活，他就开东门。他坐在门口的圈椅上，两眼瞪得像牛蛋一样，监视着长工们干活。夏天，

他坐着黑漆太师椅，叫长工們把他抬到山頂上。他坐在浓密的树蔭底下乘风納涼，監督着长工做活。从山底下远远望去，活像一个黑山猪臥在山頂上。如果他看到哪个长工稍有怠慢，就叫狗腿子跑下山去用芥刺条子乱打，或是用皮鞭子死命抽。

凌湘洲压榨他的佃戶，更是残酷，一个个被他压得喘不过气、直不起腰来。每个佃戶給凌湘洲交稞交錢的名堂多得数也数不清，除了稞帖錢、借貸錢、量稞錢、灰土錢等名堂外，每年夏、秋交完大稞后，还要交項目繁多的鸡稞、鴨稞、羊稞、鵝稞、棉花稞、草稞、花生稞、油稞……每年到了麦熟稻黄的时候，凌湘洲就坐着大轎，带着狗腿子和厨子，到各个佃戶家“測稞”。所謂“測稞”，拆穿了說，就是凌湘洲趁新粮登場之际，到佃戶家大吃大喝一頓。当凌湘洲的大轎一落地，狗腿子便馬上拿出菜单，叫佃戶照菜单上开的去买，买回来后由凌湘洲自带的厨子去做。等凌湘洲吃饱喝足，临走时，佃戶还得开两块銀元的轎伏錢。不过一轉眼，就是这两块錢，凌湘洲也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轎伏連銀元是白是黑也沒看着。

佃戶們交稞时，“南霸天”只准用他自己特制的、加三五的“凌記”大斗量，加三的大秤称。另外，摆在倉庫門口的还有大风車、鋼絲篩子等。佃戶們送来的粮食、副业稞，經狗腿子們风車吹、篩子篩、大斗量、大秤称，一石只剩了七斗，十斤还不到八斤。而“南霸天”却从中又剝削了劳动农民的大批血汗粮。

一九三四年，佃戶曹春如种了凌家二十亩田。全家人日不歇、夜不眠，披星星、戴月亮，实指望秋收后有个好收

成。秋粮登場了，收成果然不錯，一共打谷三十石。一家人盘算着去掉租稞十八石，剩下的粮食，掺上野菜，勉强还可以喝上两顿稀汤。誰知交稞时，凌湘洲的铁算盘一拨，曹春如收的粮食交得一粒不剩，还倒欠下凌湘洲两石粮。春如忍气吞声回到了家。一家人一听气得大哭了一场。后来，他們吃糠咽菜，好容易苦苦地熬过了一个寒冬。腊月二十八那天，春如到凌家交起庄錢。凌湘洲收了錢，却不准起庄，另外又加了八十块稞帖錢。

“湘四爷，我家連吃的都沒有了，哪有錢呢！”

“沒有也容易，扒鍋封門，給我滾蛋！”

“那我全家老小咋活啊！你給俺家留一条生路吧！”

.....

一陣沉默之后，只見凌湘洲又用黑手挠了挠秃头，用贼眼溜了溜旁边站着的佃戶万友三、万生源，斬釘截鉄般地說：“那好吧，两条路，由你們三家挑。一条是每戶加稞帖錢八十块，立即交清，抗交者，年三十搬家滾蛋！一条是你三家合伙給我挖一口养魚塘。”

曹春如等三家佃戶前思后想实在沒有办法，只好答应給凌家挖一口池塘。寒冬腊月，三家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顧不得天寒地冻，一齐来到曠野里，挖的挖，挑的挑。他們天不亮开工，月亮挂到东山頂上才收工。从正月初二一直挖到二月初六，才把一口二亩大的长形水塘挖成。塘挖成了，可三家人瘦成了皮包骨头，肩膀却压得像发面饅一样，手脚都冻烂冻裂，鮮血直流。在这滴滿三家佃戶血泪的池塘里，凌家每年可以养肥两千多斤大魚，专供自己享用。

“南霸天”还有一种无理的规定，凡是凌家的佃戶，每

年要給他无償劳动一百天，每个园戶无償劳动二百天，不管忙閑，啥时叫啥时到。但实际上，佃戶們到凌家无償劳动的日子，远远不止这个数。佃戶們一到凌家，凌湘洲就給他們派各种各样的繁重活。这样，佃戶們就是起早摸黑地干，也不能在規定天数內干完这无尽头的活。

一九三五年，天大旱，一到三伏天，条条河水断了流。这时候，凌湘洲却叫园戶日夜不停地砍了两万斤竹竿，并强迫五十四个佃戶和长工，作为无償劳动，硬要他們在河底朝天的砂石滩上拉“旱筏”，以便运出去搶卖高价錢。但自古以来，只有河里有水才能行船放筏，哪有拉“旱筏”的呢？可是凌湘洲一心想着銀元、鈔票，哪管穷人的死活！三伏天，赤日炎炎，地主老財和公子哥儿們正躲在深宅大院里揮扇納涼，寻欢作乐，但一群赤身露体、双手拉繃绳的佃戶和长工們，却把腰弯得像张拉滿的弓一样，在那晒得如同一团烈火的河沙滩上，迈着沉重的脚步，发出渾重的杭育声，一步步向前走去。这些渾身晒得发明，双脚被砂石烤得血泡落血泡的苦工們，从冷水店到郭陆滩的三十多里路，竟足足走了一个月零三天。他們汗流尽，劲使完，到头来，凌湘洲还大罵他們走得太慢，使他的竹竿沒有卖上高价錢。

“种了凌家田，賽如上刀山。”这話千真万确。只要你



上了凌家的圈套，想逃也逃不出“南霸天”的虎口。有一个给凌湘洲看竹园的小李大，由于受不了凌湘洲的欺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向凌湘洲提出退庄不干了。凌湘洲听了以后，“嘿嘿”两声冷笑，龇着满嘴被大烟熏黑的狗牙，无中生有地骂着：“好啊！把我的竹竿偷光了，你想远走高飞呀！别痴心妄想！”第二天，凌湘洲就派保长秦占成将小李大绑到寨里，用新麻绳拴着两个大姆指和两个脚趾，把他像鸭子凫水似地吊在屋梁上，硬逼他承认偷了凌家六十捆竹竿（每捆二百二十斤）。小李大坚决不承认，凌湘洲恼羞成怒，亲自下手又在悬空的小李大身上，压上四块十多斤重的土坯，压得小李大的脚趾和大姆指像断了一样的疼痛，浑身骨头咯噔咯噔响。可是，小李大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喊叫一声。凌湘洲看小李大是个硬汉子，就命令狗腿子们把他松下来，用毛竹披子打，把小李大打得浑身鲜血淋漓，衣裳变成了碎布条，简直成了一个血人。这时候，凌湘洲才狠狠地說：“哼！不给你一点厉害看，你还不知道我是几斤几两！告诉你，你那一百块钱押金，我全部扣下了。明天，扒锅封门，赶出寨门！”

第二天，锅被砸，门被封，小李大由妻子扶着，带着四岁的孩子，胳膊窝里只挟了一件破夹袄，被轰出了寨门，剩下的东西全被凌湘洲霸占去了。天苍苍，地茫茫，一家三口人吃饭没有锅，睡觉没有窝，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飘荡，到处流浪。后来，他们只得沿门乞讨，流落他乡。

一九四四年腊月，天寒地冻，北风怒吼。“南霸天”硬逼着长工和佃户们为他上山砍柴。长工和佃户们忍饥受冻，一连砍了十几天，“南霸天”却不准他们下山休息一天。

他們的手上、臉上、腳上，凍得裂開了口，布滿了一道道血痕，寒風一吹，像刀割一樣的疼痛。

長工、佃戶們終於累得精疲力盡了。他們砍一下，歇一歇……這樣，一天下來，每人兩担柴還砍不夠。為了瞞過“南霸天”，長工和佃戶們想了個辦法，在晚上下山送柴時，分批陸續下山，把柴捆捆小些，三個柴捆兩個人挑，來回多挑幾次。日落西山後，長工們陸續下山送柴。佃戶蘇家志由於勞累過度，所以走得特別慢。當他挑着柴，最後一個走進凌家大門時，“南霸天”穿着黑色皮大衣，像幽靈似地突然出現在大門口。蘇家志心里一驚，一捆柴禾掉了下來。“南霸天”一見柴捆個兒不大，立即抬腿朝蘇家志身上就踢，惡毒地罵不絕口。晚上，“南霸天”又把砍柴的佃戶和長工們叫到大廳里，當着他們的面，將蘇家志的衣服扒光，逼着長工溫長富用抬轎的五尺木杠打蘇家志。階級兄弟心連心。溫長富雖把木杠高高舉起，但杠杠都打在磚地上。凌湘洲見到這般情景，憤怒地走過來，一把奪過木杠，狠狠打了溫長富几下，調轉頭來沒頭沒腦地毒打蘇家志。當蘇家志被打昏過去以後，“南霸天”又叫狗腿子把他拉出去吊在柳樹上凍了一夜。第二天，“南霸天”又將凍得全身發紫、胸口只有一點暖氣的蘇家志，扔出了寨門。蘇家志在這場毒打中，坐骨被打壞了，成了殘廢，直到現在，他的腰還直不起來。

“南霸天”凌湘洲就是這樣殘酷地對待為他當牛作馬的佃戶和長工的。“南霸天”不折不扣地按照地主階級那套“不殺窮人不富”的發家之道，終年累月地榨取佃戶的血汗，吸吮長工的骨髓。因此，“南霸天”靠血腥剝削，每年又可以從松山、柴山、竹園、小樑等方面收入十二萬元銀

洋，这笔钱可买二百五十万斤米麦，再加上收稞的十八万斤米麦，合计就有二百六十八万斤。

严刑逼供 妻离子散

凌湘洲对待长工是这样的奸诈，对待佃户是这样的残忍，对待其他劳动人民就更狠毒。

那时候，凌家的田埂谁敢踩，凌家的草山谁敢放牧，凌家的竹园谁敢拾柴：“南霸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竹枝可卖钱，野草可肥园，动我一根草，先打后坐牢。”这就是“南霸天”的“王法”。在这条“王法”的压榨下，不知有多少穷人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下面的几件惨痛事实，充分揭露了“南霸天”在这方面的血腥罪行。

一九三〇年春天，乐道冲的贫农何立堂只是无意地在凌家柴山边走了一圈，这件事被凌湘洲知道了，他立即派县衙里的衙役，把何立堂五花大绑押到县衙。当天，伪县长凌湘洲亲自开庭“审讯”，硬说何立堂偷砍凌家柴山的柴禾。何立堂响亮地对凌湘洲说：“我没有偷砍你家柴禾，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会承认！”凌湘洲一听冷笑了两声，大声喝道：“好哇！你还敢嘴硬。难道你还能硬过我的皮鞭子不成，来啊！给我打！”于是皮鞭像雨点一样落在何立堂的身上，衣服打烂了，浑身鲜血淋漓。

“招不招，究竟偷了我凌家多少柴禾？”

“我没有偷！你仗势欺人，看你能横行到几时！”何立堂倔强地说。

“再打！”

在凌湘洲的威逼下，衙役們把何立堂打得只剩下了一口气，然后又拖进监牢扔在烂草鋪上。

像这样审讯、毒打，何立堂一共忍受了七次。每打一次，間隔三四天。一个月以后，何立堂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渾身鮮血淋漓。到三月底，凌湘洲又把遍体鳞伤的何立堂押到刑庭，先叫两个衙役用皮鞭子抽打何立堂，逼他当堂招供。但抽打一陣以后，凌湘洲仍然不能迫使何立堂承认偷柴，这时，气得他哇哇直叫，隨即命令衙役給何立堂貼“水膏药”。于是衙役們手忙脚乱起来，这个将一张张黄表紙往水里浸湿，另一个就把黄表紙一张一张地往何立堂脸上貼。当貼到十几张时，何立堂便被活活地悶死了。何立堂死后，“南霸天”走下公堂，竟对着何立堂的血尸无耻地說：“你的嘴到底沒有硬过我的皮鞭和‘水膏药’。”随后一扭头，像一陣阴风似地走进了內房。

何立堂屈死后，他妻子新生的一个男孩，活活地餓死了，妻子也含憤死去了，全家只剩下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从此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到处流浪。

一九三九年腊月二十八，一个担炭的人，偶然走过凌家竹园旁的胡大福的門口时，炭架子忽然断了，这个人順手折了一根小竹竿，綁了綁炭架子。沒隔一頓飯工夫，凌湘洲看見胡大福門口有竹枝、竹叶，就认为是胡大福偷了他园里的



竹竿，于是，就叫狗腿子将胡大福带到凌家围子，把他吊了个上不沾天、下不连地，绳子把脖子勒得头也抬不起来。

“胡老头，你偷了多少竹竿？若不实讲，我把你活活打死！”凌湘洲像疯狗似地吼叫着。

“我一根竹竿也没偷！”

“哼！你门口的竹枝、竹叶，还不是真凭实据？还有啥抵赖的？”

“那是一个担炭的绑炭架子时折的竹杈子！”

“哈哈，嘴好硬呀！给我打！”

黄栗树棍劈头盖脑地向胡大福身上乱打起来，胡大福咬牙切齿地说：“你打死我，我也没偷你一根竹竿。”

开始，胡大福的身子还一挺一挺地蠕动着，嘴里还叫喊着，但到后来，他的身子不动了，声音也渐渐微弱了。

“哼哼！你拚着一条命，我有一根棍，不承认，我砸碎你的骨头，将你的全家斩尽杀绝！”

胡大福一听“南霸天”要将他全家斩尽杀绝，头像笆斗一样，只觉得天旋地转……他冷静地想了想：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可是杀了全家人怎么办呢？……最后，胡大福为了全家人能活命，为了留条根子报仇雪恨，他含着眼泪，忍气吞声地认下了“南霸天”的诬赖。

第二天正是除夕，满天刮着风雪。一群狗腿子气势汹汹地踢开了胡大福的门，恶狠狠地对躺在草铺上的胡大福说：

“湖四爷说了，今天你们就得搬家。拿走一件东西就剝你一只手。你们快滚吧！”凌湘洲终于狠毒地抄了胡大福的家。全家八个人，连房檐底下挂的一小捆干莧菜和一串红辣椒也不准拿。在狗腿子们的皮鞭和枪杆的逼迫下，全家人扶老携

幼，忍痛离开了家門，漸漸消失在茫茫的弥天大雪中。不久，胡大福含冤死在风雪途中，三个女儿都当了童养媳，妻子哭瞎了双眼。

在“南霸天”統治的年代里，真是“人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穷苦人民随时都会遭到飞来横祸。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凌湘洲派狗腿子王仲山、沈殿科到姜心成、曹少兰、陈耀遠、馮友三等八家有魚网的农戶家說：“湘四爷叫你們明天带着自己的魚网，帮他打魚去。”

姜心成等哪会想到这是圈套！第二天一早，除了一戶不在家的外，其余七戶都背着魚网慢吞吞地去了。他們等着等着，等到吃早飯以后，凌湘洲才从內房里一搖三晃地走出来。姜心成等連忙走上前去問道：“四爷，今天打哪塘的魚？”凌湘洲歪头斜脑，白眼珠一翻，把鉄头拐杖往地上一搗，大罵道：“你們这些穷鬼！把我塘里的魚都偷光了，还問打哪塘里的魚！好哇，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人！把他們都綁起来！”一声令下，狗腿子把七个人全部捆了起来。姜心成等这时才看清了凌湘洲的阴謀詭計，一个个头上好像浇了一盆冷水。凌湘洲威逼他們承认偷了魚，可是逼了好久，誰也不吱一声。凌湘洲恼怒了，說了一声“給我打！”三尺多长的荆芥刺条，把姜心成等抽得皮开肉烂、鮮血直流，但是仍然沒有一个人承认下来。“南霸天”狗急跳墙，他竟狠毒地叫狗腿子往每个人的嘴里、鼻子里灌辣椒水。經過残酷地抽打、灌辣椒水，已經把姜心成等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南霸天”趁机开了腔：“凡‘偷魚’的，沒收魚网、魚船，每家还罰六百斤大魚錢。”不容农戶們分辯，他們的魚网、魚船立即被沒收了。然后，狗腿子們像穿梭似地一天几

次到各家催逼六百斤大魚錢。一天，沈殿科、王仲山來到了姜心成家催逼。姜心成說：“再寬限幾天吧！你看！魚網、魚船被收去了，家里連吃的都沒有，又沒啥可變賣的東西。”

“依我說，你鍋門口的那一堆，還可以賣六百斤魚錢！”說着，沈殿科斜視着姜心成的妻子。

“怎麼？你要我賣孩子他媽，我……死也不能賣呀！她从小吃盡了苦，跟我受盡了罪……”

“什麼？不賣！那就趕快拿來！”狗腿子打斷了姜心成的話，三角眼一翻伸出狗爪子，喝道。

“拿什麼？”

“魚錢！”

“我實在沒有呀！”

“那你跟我們去見湘四爺！”

姜心成知道再去找凌四禿子就是死路一條。沒有辦法，只得忍痛與妻子分離了。臨走時，兩口子難捨難分的悲痛情景，真是一幅人間最淒涼的慘象。妻子在丈夫和孩子面前放聲大哭地說：“孩他爹，你千萬把孩子拉扯大，以後好叫……叫孩子……報……仇！”妻子咬了咬牙，剛走出家門，忽聽“哇”的一聲，孩子哭了，她又趕快跑進屋將孩子抱起來，摟在懷里喂奶。喂完奶，把孩子放在床上，裹了裹被子，親了親孩子的小臉，“啊啊！”地拍着，想哄他睡着再走。這時，她的眼淚，像泉水似地從眼眶里涌出來，滴在孩子的小臉上和破衣上。剛吃飽奶的孩子，吸吮着小手，烏黑的小眼睛望着媽媽，還不住嘴地“伊呀伊呀”地叫着。站在一旁的姜心成，心如刀攪，說不出一句話。他妻子抱着孩子，哭不成聲地說：“孩子！不是娘心狠，而是財主心毒，硬

拆散咱亲骨肉，娘怎么能……抢……得你……呀！”这时候，如虎狼一般的狗腿子，闯进門来，从她手中夺过孩子，往床上一扔，拉起她的手就往外拖。姜心成的妻子，终于被拖走了。她走一步，回头望三次；走一步，哭一声，声声叫着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姜心成一家硬被“南霸天”拆散搞垮。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姜心成妻子的下落。



在“南霸天”那次有计划的迫害中，曹少兰家，也是受害最深的一户。

少兰是个硬汉子，凌湘洲毒打了他一天，他仍然只是一句话：“我一条鱼也没偷！”后来，“南霸天”扒光了他的衣服，把他吊在屋梁上，由狗腿子把三根芥刺条子捆在一起往身上抽。刺尖上挂的血和肉一甩多远，浑身扎得像筛子眼一样，连块巴掌大的好肉也没有。少兰经一天毒打，又被灌三次辣椒水，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了。

少兰的妻弟周元海怕少兰被“南霸天”打死，就急忙把少兰家仅有的七石稻作为六百斤大鱼钱送到了凌湘洲家。少兰被抬回家以后，躺在铺上，一股热泪像喷泉一样，直往下落，叫来了妻子、儿女，然后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对他们说：“孩他妈，孩子！我活不成了，这仇一定要报，记着我是怎么死的！……”少兰话未说完，就含愤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少兰死后，妻子就领着三个小孩出外要饭。不久，一个五岁的女孩活活饿死了，妻子也饮恨死去，剩下两个孩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到处流浪，过着旧社会里最凄惨的非人生活。

姜心成、曹少兰等农户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南霸天”对千百个穷苦农民迫害中的一个缩影。现在郭陆滩公社青锋大队苏围子生产队的二十九户中，当年被凌湘洲逼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就有十一户。

嗜杀成性 血债累累

“南霸天”凌湘洲的罪恶，除了吞霸山田，勒逼、残害农民外，更为突出的是他血腥镇压苏区人民和屠杀坚持游击战争的革命志士。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二年的三年间，特别是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主力远征之后，“南霸天”在这一带犯下了滔天大罪。

一九二九年，党领导大别山一带农民起来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烽火，在固始南部熊熊燃烧。革命的红旗迎风飘扬，农民翻身的凯歌响彻云霄。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八日夜里，我二道河乡赤卫队，将凌湘洲新盖的一宅三院的凌家祠堂烧了。接着我红四军独立团特务营配合一区、四区战斗连和一、二、三乡赤卫队，连续打掉了白区赵围孜、杨家楼、胡家寨、瓢家围等五个围寨，缴获了大批武器，活捉了匪团长向白胡子，取得了重大胜利。住在李家围子的五县“剿共”总指挥凌湘洲，慌得手忙脚乱，马上调遣了五县“剿共”司令蔡筱谷，“剿共”团长张

玉藩、蔡荣山、汪兰田，“民团”团长许永安、凌建宇，“剿共”大队长常二光等带领所有的“剿共团”“民团”和“乡勇会”四万多人，向我苏区发起了疯狂的进犯。当时由于战略上的需要，我大别山红军暂时撤离苏区，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游击战争。凌湘洲听说红军撤离，便要起了威风，采取了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他窜扰到苏区后，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他像一条疯狗，到处暴跳着、狂吠着：“我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队员张士举，在抗击白匪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凌湘洲恶毒地用鹅卵石把他活活砸死了。在樟柏岭集上，凌湘洲逮住了群众郑三、郑九，先是严刑拷打，后又带至李家围子沟外黄栗树下，用刀砍死，还把人头挂在树上“示众”。在这一次疯狂进犯中，“南霸天”屠杀了苏区群众、红军家属和革命战士一百五十多人；烧毁了苏区房屋一万余间。当时苏区成了一片火海。凌湘洲还带领匪徒，抢走了苏区群众所有的财物和牛羊。这次惨案造成了东从樟柏岭，西至迎风岗，南起花岗岩岗，北至宝丰寺，方圆二十余里的“无人区”。在这一片死一般寂静的“无人区”里，到处是杂草丛生，田地荒蕪，房倒屋塌，野有餓殍的凄惨景象！

同年八月，乡苏维埃妇联主席陈仲华同志，正在朱家畈（乡政府所在地）开会，突然被“民团”包围，不幸被捕，被带到了“剿共”总指挥部。审讯室里摆满了皮鞭、压杠、吊杆、老虎凳、脚镣、手铐等刑具，匪徒们手执枪、刀，站立两边。凌湘洲移动着跛子腿，一歪一斜地走上了“宝座”，大声喝道：

“把那个女共产党给我带上来！”

狗腿子沈殿科等像恶狼似地推推搡搡把陈仲华同志推进了审讯室。仲华同志昂首挺胸，愤怒满腔，毫无一点惧色，炯炯发光的眼睛，像两支利箭，直射在凌湘洲脸上。凌湘洲瞪着狗眼，往仲华同志全身一扫，又挠了挠秃头，捋了捋嘴巴下的几根胡子，冷笑着说：“今天你只要说出共产党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头头是谁，并领着我们去消灭他们，我重重有赏……”

“住嘴！”陈仲华同志愤怒地打断了凌湘洲的话，响亮地说：“共产党多得很，遍地都是，你们永远杀不尽，砍不完。”

凌湘洲一听，假装沉着，嘻皮笑脸地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我是问你的同伙在哪里驻扎，只要你说出来，我保证你人身安全。”

“你这无耻的东西，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一句话！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嘿！踩死的蛤蟆翻大肚，气倒不小啊！”凌湘洲说着，站了起来，拿着铁头拐杖，摇摇晃晃地走到了仲华同志面前。

“你想干什么？”仲华同志一个巴掌，正打在凌湘洲的

秃头上。凌湘洲

“哎哟”一声，双手捂着血罐似的秃头，额上的青筋蹦蹦跳跳。他疯狂地吼道：“不識抬举的东西，給我打！”



皮鞭像雨点般地落在仲华同志身上，仲华同志当即昏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陈仲华同志和一个青年赤卫队员被匪徒们带到樟柏岭集西头的一个土台子上。赶集的人一见凌四秃子来了，轰的一声集“炸”了。匪徒们一面“砰砰”地乱打枪，一面把跑得慢的人赶到了土台子下面。凌湘洲挺着大肚子，伸长了脖子站在土台上说：“今天要枪毙两个共产党……”凌湘洲话还没有说完，仲华同志和那位赤卫队员宏亮的声音，压下了凌四秃子的狂吠。

“乡亲们！共产党、红军是领导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大家要翻身，就得起来闹革命！”

“我们要永远记着白匪军的仇恨，凌四秃子是个大坏蛋，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凌四秃子听了这些话，狗眼一瞪，命令道：“快点枪毙！”仲华同志和那位青年赤卫队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地牺牲了。人们的泪水禁不住地往下淌。凌湘洲血红着两眼，提着盒子枪，亲自验尸，还在仲华同志身上又打了三枪。群众怒视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去。

凌湘洲杀人杀红了眼，遇见行人身上带有两个铜板，草鞋上有点红布条或串乡的货郎……他都說成是共产党的密探，抓住就杀。四区战斗连侦察员刘振朝同志，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日英勇就义了；五区交通员高新阶同志全家十二口人，在一九三〇年春天被杀害了十一口；樟柏岭街上的刘叫化子全家五口人，也被杀光了；两个烟匠被砍死了……。

凌湘洲，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就是这样揮

舞着屠刀残害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

装神作鬼 残害人民

凌湘洲在一九三三年，突然脱下了血淋淋的官服，换上了道袍，搞了一个封建迷信组织——忠恕道，给自己戴上了骗人的假面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这当然是天下奇谈。世界上也永远不会有这种事。现在就让我们揭开忠恕道的黑幕，来看看它的骗局吧：

一九三二年，凌湘洲从南京回来以后，到处散布谣言说：“途中夜宿阜阳，梦见如来佛之弟子阿兰尊，领我上游天宫，下游地府，房屋甚美，游到三层楼上，见一神伏案写道：‘凌××十九炉’，遂问阿兰尊是何原因，阿答道：‘日后尔自知。’”接着，凌湘洲便和当地上层统治人物蔡理卿、何宜清、薛新芳等密谋办道。凌湘洲自称教主，说是十八罗汉转界，将来世界上各道门、善门都娶归于此道，统一全球做皇帝……凌湘洲从一九三三年创办忠恕道开始，一直到解放初期的十六年间，他依靠这个反动迷信组织，丧尽天良，做尽了种种坏事。

开始，他和狗腿子们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威逼群众入道，并规定凡是入道的，每人必先交一块银元的入道费。仅这一项，凌湘洲就诈骗了银洋一万八千余元，再加上凌湘洲每年念经十二次，每次都要收银洋三百余元、香油六百斤、大米三千多斤，这样，凌湘洲每年就诈骗农民用血汗换来的大米达几万斤。

凌湘洲利用忠恕道还經常組織摆道場、开佛堂等迷信活动，欺騙群众，残害人民。

一九三五年天大旱，禾苗焦枯，田地龟裂，农民日夜不停地車水救苗。凌湘洲乘农民焦急之际，不准农民車水，强迫群众求神降雨，要每家每户出两块錢。五月二十四日这天，在万寿观門口高搭彩棚，强迫群众在台下烧香磕头。凌湘洲身穿道袍，在台上装神作鬼搗騰了一整天，天空仍然連一絲云彩也沒有。凌湘洲向群众說：“众心不誠，捐錢太少，你們还要捐錢，明天繼續求雨。”凌湘洲正是在农民日夜車水救苗的节骨眼上，不准农民車水，硬逼着农民求神降雨。結果，几天过去了，一滴雨也沒下，庄稼也耽誤了，秋后顆粒未收，弄得成千上万的农民噙着眼泪，携儿带女出外逃荒，而凌湘洲又从中搜刮到了一大笔农民的血汗錢。

凌湘洲还利用忠恕道开香堂、卖假药，到处宣揚說：“誰若有病，可以到我这里来求取神药、神方。”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楊崗农民胡培三的父亲病了。胡培三用重金在凌湘洲那里，买了一些“神药”。誰知他父亲服后，病情立即轉重，竟在第七天上死去了。方集王子輔的儿子害眼，求“药”洗眼，結果花了一百多块銀元，还落了个双目失明。其实，凌湘洲用“求神药”的欺騙伎倆，害死的何止胡培三的父亲一个！造成終身残疾的又何止王子輔的儿子一个！現在的冷水店、楊崗、小貨窑三个村的社員，当年受害、受騙的就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在冷水店一带，曾經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謠：“嘴里念着經，心里想着錢，脸上带着笑，背后藏着刀。”这首民謠充分揭露了凌湘洲办忠恕道的伪善面目和他通过忠恕道所犯下的血腥罪恶。

一九四七年，我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凌湘洲看到自己的反动统治，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他就更加无耻地利用忠恕道，进行反动活动。特别是当我解放固始县城时，凌湘洲竟穿起道袍，煽动守城匪军说：“大胆守城，暗中有神仙保佑！”驱使匪军为他卖命顽抗。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凌湘洲创办忠恕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诈骗钱财、坑害人民，而且是为了死心塌地地反对共产党，梦想维持他的反动统治。

群众翻身 罪魁祸首

在“南霸天”独霸固始南乡的血腥年代里，数十万劳苦群众，成天在刀尖子上滚来滚去。他们日盼夜想，盼望红军早日回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固始县。固始解放后，凌湘洲隐蔽下来作垂死挣扎，企图变天。可是，受尽了“南霸天”残酷迫害的穷苦农民，已经觉悟了。他们在共产党和解放军的领导和帮助下，一个个挺直了腰杆，纷纷向人民政府揭发了“南霸天”的罪行和阴谋诡计。

一九五〇年冬，我人民法庭在罗道冲组织了“南霸天”凌湘洲血腥罪恶的控诉大会。这天，方圆几十里的受苦群众，一个个扬眉吐气，怀着无限的愤怒，陆续来到了会场。老人们拄着拐杖，妇女们背着小孩，连解放前受害最深、流浪到安徽金寨县的白发苍苍的小李大等，也闻讯赶来。台下黑压压的人群，站满了整个会场。控诉开始了，当大恶霸凌



湘洲被带到台上时，千万双拳头举了起来，要求报仇雪恨的呼声惊天动地。人们的血海深仇，像怒火一样立刻涌上了心头。苦主们一个一个紧握双拳，泣不成声地控诉“南霸天”的滔天罪行，倾吐着积压了许多年的深仇大恨：小李大由人扶着，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愤

恨得热泪满眶，双手颤抖着。当他控诉完了这个大恶霸血淋淋的罪恶后，愤怒地指着凌湘洲说：“今天就是扒了你的皮，刮了你的肉，也消除不了我们穷哥们的心头大恨！”这句话说出了台下无数个被迫受害者的心里话。霎时，老人们要“南霸天”归还儿子，妇女们要“南霸天”归还丈夫，青年人向他要爹娘。

人民政府根据凌湘洲的罪恶，根据群众要求，庄严地判处凌湘洲死刑，为全国人民伸雪了血海深仇。

（中共固始县委宣传部供稿、金伯年插图）

万户血泪鍾家財

新蔡县恶霸地主鍾明甫，血債累累，罪恶滔天，烧、杀、搶、掠、淫，样样俱全，当地群众对他恨之入骨。

鍾明甫这个封建地主，死心塌地地继承了祖上的产业，并用祖上传给他的种种血腥手段，使鍾家的势力、地盘、家业，越来越大，一时竟成了跨河南、安徽两省，新蔡、息县、淮滨、临泉四县的土皇帝。

鍾明甫的祖上鍾老希，曾当过清朝的武举，同当时的封建官吏瓜葛很深。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鍾家更是青云直上，赫赫不可一世。鍾明甫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給鍾家和自己沽名釣誉，竟做了豫北五县联防“剿匪”司令的干儿子。鍾明甫的大儿子鍾大远，是当地土匪游击队的“剿共”司令，五儿子是国民党匪军的速长。当地的伪乡鎮长、保甲长、土豪劣紳，都是鍾明甫的“兄弟伙”。练村街上大土匪头子、伪鎮长閻刚武又是鍾家的内亲。鍾家就是依靠了这样一些后台势力，在当时的官府軍界里，耀武揚威，时常进出衙門軍营。鍾家人在老百姓眼里，犹如虎狼一般凶狠可恶。

鍾明甫还是一个大投机商，方圆几十里內的集鎮上都有

他的生意，并有十二只大船，常年跑河路，做投机买卖。

鍾明甫作为当地的地主、官僚、土匪、投机商的典型代表，仗着他的后台势力，依靠他的一群狐群狗党，作威作福，称霸一方。就是官府命官——新任县长到任，也得先上鍾家登門拜訪，送礼請客。

有着万貫家产的鍾明甫，就是依靠旧社会的这些罪恶势力，像一条毒蛇一样，年年月月吸吮着成千上万农民的鮮血。

鍾家占有土地两千余亩，跨河南、安徽两省，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三管三不管的地方。所謂三管，就是抓丁、派伕、苛捐杂稅，反动官府都來管；所謂三不管，就是恶霸、土匪、豪紳任意搶劫民財、霸占土地、强奸民女、杀人放火，反动官府都不管。其实鍾家就代表着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統治。鍾家就在这个地方，盘踞着前后两个寨子，对农民群众进行着残酷的剝削和压榨。鍾家寨的四周，是一片黑压压的、遮天蔽日的树林，加上高大、阴森的寨墙，簡直如同人間地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这一座封建巢穴，像一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劳动人民头上，叫人喘不过气、翻不过身来。所以在当地人民中間，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謠：

“鍾家輩輩是恶霸，
练村为王坐天下；
狼心狗肺兔子眼，
心腸阴险又毒辣；
烧杀搶劫奸民女，
霸占良田千万家；
万恶滔天活閻王，

农民哪在他眼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鍾明甫这个恶霸地主的鲜血淋漓的发家史吧。

霸田地杀绝一家 抢财货活埋九人

当鍾明甫伸出他的魔爪，对群众进行烧杀抢劫、欺压讹诈的时候，首先遭殃的，就是鍾家寨四周几个村庄的农民。如姚营、石羊店、孙庄的农民，被鍾明甫连霸占带抢劫，弄得房地两空，最后只得携儿带女流落他乡。

农民王灵轩，是鍾明甫的村邻。他家有一座三间头的房院，十四亩好地。灵轩十二岁那年，就死去了父亲。母亲守着这块地，一把泪，一把汗，心想把孩子拉扯大，给儿子成上家，老人死了也闭眼了。哪知身靠虎穴就有祸。鍾明甫为了扩充家业，早就想夺取王家这十四亩好地。地是穷人的命根子，鍾明甫提出要“买”王家的地。王家母子死活也不肯卖这祖祖辈辈用血汗泡过的好地。鍾明甫看到用软的手段不能得逞，就和几个狗腿子定下毒计，勾结土匪先把王家抢光弄净，然后又放火烧掉了他们的房子。

王家母子被弄得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理，赃官又不管穷人事，他们到哪里去喊冤呢？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母子两人只得离乡背井逃往外乡。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逃到哪里也没穷人的活命。度日如年的乞讨生活，把灵轩的母亲折磨得不像人样。水流千里归大海。母子两人在外乡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得咬紧牙关，忍着屈辱又回到练村，并托亲求邻，受着高利贷的盘剥，借下六十块银元，费了好大劲，

才勉强盖起了三间低矮的草房，并打算在这草房里给儿子迎亲成家，重新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创立家业。谁知母子两人刚搬进



用血泪筑起的草房，鍾明甫又指使他的爪牙，闖了进来，扑到灵軒跟前，二话不说，綁起就走。灵軒母亲不知这是为了什么，抱住儿子的腿死活不放。如虎似狼的保丁抬起一脚，把王母踢晕过去了。这个十几岁的独生子终于被当做壮丁拉走了。

儿是娘的連心肉，当母亲的哪能不想念儿子呢！日盼儿子飯不下肚，夜盼儿子輾轉难眠。悲痛、苦难死纏着四十多岁的王母。她脸上的皺紋更深了，灰白头发更多了，两眼被泪水泡得塌下去了，日长天久，王母的两眼终于哭瞎了。

灵軒身陷国民党兵营后，每时每刻也在想念家中的老母。国民党兵营就是閻王殿，进去容易出来难，但灵軒是个硬汉子，他就是冒死也要冲出这道鬼門关。不到三年时间，灵軒终于逃出了人間地獄，从国民党军队里跑了出来。

王灵軒一到家里，就得知母亲已在一个月前离开了人間。杀母之仇，灭家之恨，在灵軒心里燃烧起来。他直奔鍾家寨，要和鍾明甫拚个“你死我活”。但是灵軒单枪匹马哪能敌得过鍾明甫的大批爪牙呢！灵軒刚到寨門前，鍾明甫的爪牙就像餓狼捕食一样，把灵軒绳捆索綁，拖进了寨門，然后就吊在大梁上，皮鞭荆条一齐打。后来，灵軒就被活活地

打死在鍾家寨里。

王家母子的悲慘遭遇，在鍾明甫霸占民財、殘害人民的罪行中，仅是最普通的一个例子。但从这个普通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鍾明甫为了霸占民財，扩充家业，他的手段是多么阴险和毒辣！

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下午，太阳像一盆烈火，烤得叫人难受，似乎要从人們身上炼出油来。地里的禾苗，耷拉着头，天气真是悶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这时候，給新蔡县北街大商人宋恒臣卖命运货的九个車伕，像刚从水牢里爬出来一样，渾身上下全被汗水湿透了。但是他們还是握住車把，弓着腰，拚命地往前赶路。为了掙几个脚力錢，保住一家老小的命，这些車伕連停下找口涼水喝，稍歇一歇也不敢。他們当然更想不到，这一批貴重的貨物，早已为鍾明甫看上了眼。所以，当这些車輛刚走到鍾家寨門前的时候，突然从寨門里闖出四个凶煞神来，他們手提盒子枪，如同吃人的野兽一般，瞪着八只牛蛋眼，气势汹汹地扑到車伕跟前，血口一张好像要把人一口吞下去的样子叫道：“推車的！装的什么私貨？”車伕宋胡子一看风头不妙，急忙停車上前回話：“老总，我們是給新蔡县宋恒臣推脚的，車上装了点洋油、洋火、咸盐，别的沒啥，老总要用就拿点吧……”宋胡子話未說完，就被鍾明甫的狗腿子踢倒在地。站在一旁的几个車伕一見这般情景，連忙停車抽棍，准备和这些狗强盜見个高低。强盜們的枪口馬上对着車伕們的胸膛，把他們逼进了鍾家寨。进寨后不多时，从深宅大院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家伙像将要屠宰的年猪一样，肥头大耳，滿脸橫肉，两只兔子眼紅絲絲的，一說話露出两排黃牙，冲出一股熏人的酒气和

大烟味。这家伙就是杀人魔王——鍾明甫。他一开口，就和宋家拉起亲戚来，說和宋恒臣家是表亲，并吩咐狗腿子端茶备飯。話不多时，管家的就把飯菜好酒端了上来。等車伙們吃罢飯以后，鍾明甫还假装慈悲要車伙們歇一晚再走。九个車伙見主人这样殷勤，加上赶了一天路，又晒又累，沒有推辞就歇了下来。哪知鍾明甫



甫笑里藏刀，他早就暗地里定下了杀人夺貨的毒計。等到夜深人靜，車伙們熟睡以后，鍾明甫就命令他的爪牙把九个車伙一个个結結实地捆了起来，嘴里塞紧棉花，扔进鍾家后院的枯井里活埋了。

鍾明甫杀人夺貨这件事，不到三天就传出去了。有个叫宋仁义的知道了这件事，連忙跑到宋胡子家报信。鍾大远知道有人給宋胡子家报信，連夜領着一帮爪牙赶到宋庄抓报信人。碰巧宋仁义在报信后就走了，結果，鍾大远就把怨气出在宋庄全村人民头上。全村不但被搶得淨光，就是刚割下来的麦子垛，也被这个灭絕人性的鍾大远一把火烧成了一堆灰。

鍾家父子犯下了种种滔天大罪，理应受到严惩，但在旧社会里，同封建地主穿一条裤子的官府衙門，哪是为穷人开的呢！哪会替穷人說話呢！所以，鍾家父子仍然逍遙法外，

繼續干着他們的罪惡勾當。

糧登場佃戶遭殃 出長工家破人亡

鍾家霸王敲骨吸髓的剝削賬是算不完說不清的。

“糧食進倉，
眼淚汪汪。
地主逼租刮干淨，
携兒帶女去逃命。”

這就是當地佃戶生活的悲慘寫照。

每年糧食登場的時候，也是鍾家上上下下最忙碌的時候。給鍾家算賬定租、跑庄逼租的狗腿子，到處要糧要款，逼得窮人喘不過氣來。年年到麥秋之後，鍾家寨前交租子的佃戶，成群結隊，來來往往，忙得好似正月十五晚上財主大門口掛的走馬燈。

佃戶們交糧時，狗腿子拿着皮鞭，不是說“糧食不干淨”，就是說“糧食送的晚”，任意打罵。有一個名叫姚金聲的佃戶，全家六口人，一年來辛辛苦苦打下的糧食，光給鍾



家交租還不夠，只得把麥子也交了上去。這樣，一家人就只好吃野菜充飢了。但是把糧食

送到鍾家，狗腿子還說糧食不干淨，當場就把姚金聲打罵了一頓，最後還奪了姚家的地。

佃戶們交完租子，兩手空空，邁着沉重的脚步，含淚走出鍾家大門。而鍾明甫却在堆積如山的糧堆面前得意忘形。這種情景，總得延續半月二十天才結束。

鍾家霸主每年除其他種種剝削外，光吃地租，一年就吞進一千五百石（每石四百斤，合計六萬斤）勞動人民的血汗糧。這麼多糧食，在舊社會，就足夠千百個農民吃上好幾年，可是鍾家全家上下還不到二十口人。

鍾明甫除了用地租形式進行剝削外，還通過強迫佃戶給鍾家雇長工，進一步榨取農民的血汗。鍾明甫蠻橫地規定：租四十畝地的佃戶，得給鍾家雇一個長工；租八十畝地的佃戶，得給鍾家雇兩個長工。哪個不給鍾家雇長工，就別想租到鍾家地。

佃戶們非常害怕給鍾家雇長工，因為有許多佃戶就是為了給鍾家雇長工，而弄得家破人亡的。鍾家寨周圍幾十里，誰不知道鍾明甫家的活難干，苦難熬！誰願意再往這火坑里跳呢！所以，佃戶們給鍾家雇工特別費勁。有時花了好大力氣才雇到一個，結果鍾明甫還看不上眼。這時候，佃戶們只得得到外地托親求友出高價，雇一個長工就得用三四石糧食。

“踏上鍾家門，就是進火坑。”因此，長工們往往因為受不了鍾家的苦，中途逃跑。這一下，佃戶們就更遭殃了。狗腿子們馬上就會闖進門來，責罵佃戶給雇的長工不是好人，有意抗工，甚至誣賴佃戶勾結長工，偷了鍾家的東西潛逃了，因而逼得佃戶傾家蕩產。有個姓孫的佃戶，就因代雇的長工逃跑了，逼得孫老漢懸梁自殺，兒子被拉走，儿媳改嫁到外

乡，弄得家破人亡。

由于鍾明甫强迫佃戶給他雇长工，因此，常年为鍾家卖命的长工，就有三十多人。这些长工除了专门为鍾明甫种地以外，还有养猪看狗等干不尽的杂活。在鍾家干活的长工，像奴隶一样，整年披星戴月地为鍾家霸主服劳役，就是大雪封門、地冻三尺的严寒天气，鍾明甫也不准长工們稍歇一歇。长工們这样年复一年地为鍾家流血流汗，到年終一算賬，长工們仍是两手空空。有个叫王二的长工，在給鍾家干活期間，家里的一个五岁的孩子餓死了，妻子討飯在四乡。但是年終一算賬，鍾明甫不但沒給一个工錢，反說王二还欠他半年活沒干完，逼得王二連夜逃跑，流落他乡。鍾明甫在这些长工身上剝削的血汗粮食，每年就有六七万斤。

鍾明甫剝削佃戶还有許多名堂。例如他有这样一种“規矩”：凡租种鍾家地的佃戶，一年要給他送四次佃礼。租他四十亩地的佃戶，送一次礼最少得四只鸡。鍾明甫在收礼时，是不准佃戶們手提筐籃進門的，一定要佃戶們把鸡、魚、肉、蛋湊足一挑子才让進門。狗腿子在驗礼时，如果发现哪个佃戶送来“銅腿鸡”（即黄腿鸡），不但不受礼，还要打罵送礼人。因为鍾明甫认为，“銅腿鸡”的肉是腥的，不好吃。遇到这种情况，佃戶就得把礼品挑回去，另准备一份，重新送来。此外，每逢过年过节，鍾家也要佃戶們送礼。因此，鍾家偏院里一年四季都是鸡鴨成群，猪羊滿圈，而这些东西都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有些佃戶因为送礼，逼得卖东西、借高利貸，甚至卖儿卖女，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假借錢逼死王老汉 巧放賬詐騙农民粮

鍾明甫这个吃人不眨眼的恶狼，除了用地租等形式进行残酷剥削外，还以借钱为名，对佃户进行更为无耻的掠夺和盘剥。

一九四六年腊月二十三，鍾家宅院里，杀猪宰羊，十几个厨工正忙得不可开交，各种各样的年货，堆满几屋子。但佃户王灵山一家，却仍揭不开锅盖。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吹，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下个不停，王家两间破草房里，落满了雪。草铺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汉，他就是王灵山的爹爹。老汉身上盖着一条烂得像鱼网似的破被子，身下铺着一堆烂草。雪花从墙洞里钻进来落满了一被子。儿媳妇站在一旁不时地给公爹盖被子，扫掉被子上的雪花。儿媳妇心里很明白，知道公爹冷，很想给他盖厚一些，可是哪里还有被子呢！孩子在脚跟前哇哇地哭叫，向娘要吃的。儿媳妇的眼泪像串散了的珠子，簌簌地往下掉。“灵山……上……上哪去啦？”老人呻吟着，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王灵山给爹爹请先生回来，人像从雪窝里刚爬上来一样。他的脸冻得发紫，两手早就冻麻木了，脚冻得裂开了口，鲜血直流，也不知疼了。灵山一进门就问：“爹，好些……没有？”他的嘴早冻得不听使唤了。“孩子他爹，先生请来了没有？”灵山一听妻子问起请先生这件事，眼泪像泉水似的，顺着冻紫的脸颊流了下来。灵山恐怕爹听见了心里难过，就靠近妻子轻轻地说：“下着大雪，先生不肯出来。再说没有钱，就是请来了先生，也没法买药！”夫妻二人正商量

着卖掉家里仅有的一口猪，给爹爹治病时，鍾明甫的狗腿子突然闖进門来。这些家伙瞪着眼，气势汹汹，个个好像吃人的野兽。为首的一个狗腿子說：“大少爷过年沒錢花，叫来向你家借四十元过年。”灵山一听，如同烈火烧身，肚子都要气炸了。他气愤地說：“人病成啥样了，还来向我們‘借’錢！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条！穷人叫你們这些吃人不眨眼的恶狼逼得还有个活路沒有？”說着就掂起一把切菜刀要和狗腿子拚命。妻子怕丈夫吃亏，急忙上前拦住，把灵山推在一旁，向狗腿子苦苦哀求。狗腿子看看实在沒有什么油水可捞，就板着面孔說：“限三天送去，推迟一天，叫你們全家过不了年！”說罢，一溜风地走了。

王老汉躺在里間草鋪上，听到鍾明甫来‘借’錢，頓時泪水滿眶，气得渾身顫抖，說不出一句話来。全家四口人哭成一团。灶无炊烟灯无油，地主逼款沒个头。一家人怎能活下去呢？泪水流干，嗓子哭哑，也沒有办法呀！

三天的期限，一轉眼就到了。但灵山家一文錢還沒湊出来。灵山是个硬汉子，他走到爹跟前对爹說：“就是不給鍾家这帮豺狼送錢。那些狗腿子再来，我一人頂住他們，看他們能把我咋的！”老汉怕灵山惹出大祸来，不許儿子这样做。老汉想，要是灵山得罪了鍾家，鍾家一辞地，这一家人怎么活下去呢？沒办法，老汉帶病由儿媳扶着，踩着雪水，爬着、挪着把家里仅有的一口猪赶到了鍾家寨。老汉心想給鍾明甫說說好話，也許这一关能闖过去了。哪知鍾明甫反說王家在年三十送猪上門是有意侮辱鍾家，敗坏鍾家門风。鍾明甫胡子一掀，狗腿子馬上扣下了猪，又把王老汉拉出寨門，按在雪地里毒打了四十皮鞭，随后又放出几条恶狗，把

六十多岁的老汉，
撕得全身沒有一块
好地方。儿媳扑在
遍体鳞伤的公爹身
上哭喊了半天，王
老汉才从昏迷中醒
了过来。这时，天
已經黑了，寨門早



已落了鎖。王老汉白送了一口猪，还弄得遍体鳞伤，疼得寸步难行。儿媳只得把公爹扶起，連背带拉地挪回了家。到家后老汉躺在草鋪上只說了一句話：“灵山，別忘了給爹报仇啊！”就含恨死去了。灵山夫妇一直哭到了天亮。灵山气怒交加，要和鍾明甫拚个死活，但被邻居劝阻住了。灵山暂时按下心头怒火，在乡邻們帮助下，埋葬了爹爹。但是坟土未下，鍾家就辞了王家的地。从此，灵山一家三口的生活，陷入了更加凄惨的境地。

高利貸剝削，是鍾明甫压榨农民的又一种方式。一九四二年，是灾荒深重的一年。那一年，庄稼顆粒无收，到处是土地龟裂，田园荒蕪，餓殍載道的惨象。鍾明甫丧尽天良，趁机又搞起了新的剝削名堂：鍾家开仓放粮的告示，传到了方圆几十里以外。告示上假仁假义地說：“为了救苦济貧，在春荒之际，开仓借粮，不要利息。……”人們看后，議論紛紛。有的說：“借粮不要利息，鍾老财会发这样的善心嗎？”有的說：“把告示撕下来，保存着，等他耍手段时和他讲理！”虽然人們心里疑惑不定，但是为了暂时活命，也只得咬咬牙、狠狠心借下了鍾明甫的吸血粮。第二年夏季，

麦子长得一片金黄。磨镰待割的农民们，看着这一片丰收景象，个个脸带喜色，心想就是借一斗还二斗，交上鍾家的租子，还上欠下的债，今年总能吃顿饱饭了吧。哪知晴天霹靂，农民们刚打完场，鍾明甫就带着狗腿子来收“借粮”了。他一开口就硬逼农民借一斗还八斗。农民找出告示指着问他：“你告示上写得明白，开仓借粮，不要利息，为什么现在借一斗要还八斗？”鍾明甫狞笑一下，狡猾地说：“是呀，我就没有要利息！借粮时小麦十二元一斗，现在一元五一斗，按现金计算，一斗还八斗，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要是算利息，一斗还八斗还不够，我这已经是对你们很宽大了！”说着就叫狗腿子搬着眼本，挨个算账。他们的狗爪子在算盘上三抓两拨拉，农民收下的粮食，就全成鍾家的了。农民们忍饥受饿，辛苦劳累，好容易盼来个丰收年，可是在鍾明甫的毒计下，反而变成了一场更加深重的灾难！

这一年鍾家霸主租利双收，剥削农民的血汗粮达到三千多石，合一百二十多万斤，并且霸占了农民的二百亩祖辈用血汗浇出来的好地。在鍾明甫这次残酷剥削下，又有二十三户农民弄得倾家荡产，携儿带女逃奔他乡；有三户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鍾明甫就是在成千上万人的破产、逃荒、死亡中发家的。鍾明甫的发家史，同时也是成千上万农民的破产史。鍾明甫正像历史上所有剥削者一样，都是踏着劳动人民的血泪和尸骨爬上去的。提起鍾家，许多受害农民都是咬牙切齿，愤怒满腔。

搶民女折磨至死 死老賊金銀陪葬

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农民过的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到处流浪的悲惨生活，而地主阶级却靠剥削来的钱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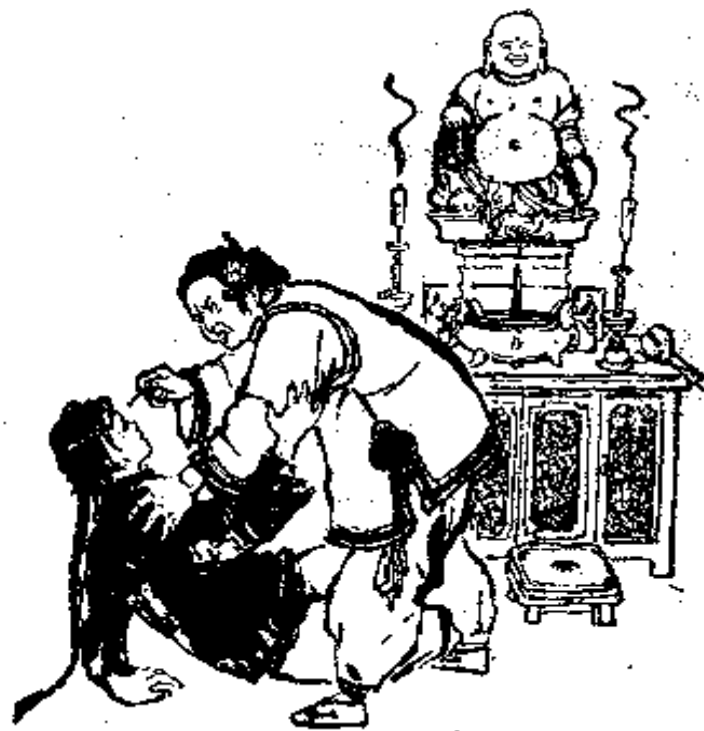
鍾家霸主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綾罗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他們全家老小睡觉、吃饭，甚至走一步路，都有丫环、仆女伺候着。鍾家光丫环、仆女、管家人，就雇用了三十多个。鍾家宅院里設有肉林酒池。吃饭分成特灶、上灶、中灶、大鍋飯四級。吃特灶的鍾明甫，每日山珍海味。就是人參、猴头、燕窩，还嫌不滋补，还专门派人为他到外地选购贵重的营养品。更为无耻的是鍾明甫的三儿媳妇——三寡妇，为了吃母鸡心，一次就杀了二十只老母鸡。这个妖妇吃鸡蛋，光吃鸡蛋青，不吃鸡蛋黄。为满足她的荒淫作乐，鍾家还专为她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长工，表面上說是给她看守内房，实际上是想强迫长工与她同床共枕，满足她的兽欲。純朴善良的长工哪里能够忍受这种侮辱，他坚决反抗三寡妇的无耻淫威。三寡妇恼羞成怒，就大喊大叫，誣蔑这个长工要强奸她。鍾家父子，不容分辯，就叫狗腿子把长工吊在大梁上非刑毒打，直打得长工皮开肉綻、鮮血四溅。长工被打得昏死过去了，狗腿子就用冷水把他浇醒。长工醒过来后，狗腿子又把他架在老虎凳上压。长工的腰被压断了，血流尽了，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

鍾明甫日賭夜嫖，家有三房姨太太，仍不滿足，还經常叫他的狗腿子到四外强拉民女，供他玩乐。

馬里店街西头李老汉老两口，有一个姑娘叫淑兰，长得聪明伶俐，是老两口最疼爱的一棵独苗。

有一次，淑兰正在鍾家寨附近的路旁割草，被路过的鍾明甫看見了。鍾明甫馬上走上前去調戏淑兰。淑兰怎能受得了这帮野兽的侮辱，她拚命地掙扎，逃出了虎爪。淑兰跑回家就吓病了。鍾明甫看到淑兰长得好，回到家就打发狗腿子到李家要淑兰到鍾家当了环。两位老人听说要搶淑兰，气得渾身打顫，苦苦哀求。狗腿子哪会听下去，伸手就去搶拉淑兰。淑兰吓得哭不出声来，紧紧拉住爹爹的衣襟不放。淑兰的母亲也狠狠拖住狗腿子的两腿，死也不松手。刹时间，李家低矮的两間破草房里鬧翻了天。狗腿子把老两口踢倒在地，恶狠狠地把淑兰搶走了。

淑兰被拉进鍾家寨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熬煎。淑兰全身上下都是鍾家霸主的皮鞭、荆条、烟钎的印痕。夏天少奶奶乘凉，她在旁边打扇子；冬天少奶奶睡觉前，淑兰得给她烤被子，假如少奶奶发现被子烤得不热，淑兰的皮肉又要受苦。少奶奶烧香念佛，淑兰得站在門旁听候使喚，一步来迟，不是鞭打，就是針刺。有一次少奶奶打牌到深夜，淑兰为办別的事，夜餐送迟了一步，惹怒



了少奶奶，不容分說，就将淑兰整整吊打了一夜。淑兰所受的一切摧残，长工李大勇都看在眼里，他很同情淑兰的遭遇。一天晚上，他悄悄找到淑兰，安慰了她几句，偏偏这些话被查夜的狗腿子听见了。狗腿子立即报告给了鍾明甫。鍾明甫连夜叫几个狗腿子把李大勇吊起来，打得他遍体鳞伤，然后赶出了寨門。淑兰也遭到了一頓毒打。淑兰悲愤交加，倒下起不来了，几天滴水未进。哪知沒有人性的鍾明甫竟趁机强奸了遍体是伤、奄奄一息的淑兰。淑兰由于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痛苦难忍，愤怒万分，报仇的火焰在心胸中燃烧起来。她趁黑夜无人，使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爬起来，要放火烧掉鍾家寨。但淑兰刚划着火柴，还沒来得及点着，就被查夜的狗腿子发现了。淑兰看事不好，連爬带滾，忍恨投井自尽了。

在鍾家宅院里死个丫环，就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淑兰死后的第二天，鍾明甫就說：“別說死了一个，就是死上十个二十个，也动不了鍾家一根毫毛。”

鍾明甫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不仅表现在他一人身上，連他的妻儿老小都是一样。鍾明甫的女儿出嫁前，光为她做嫁妆，就雇了二十多个木工整整做了二年。他女儿出嫁时，抬送嫁妆的人，拉了三里多长。就这样，他女儿还哭着喊着嫌嫁妆少。当时有人曾估算了一下，这些嫁妆可折合四十万斤粮食。鍾家嫁一个閨女所耗費的粮食，足够上千个农民吃好几年。

鍾明甫的老子鍾老五死时，棺材里成了个金銀世界。鍾老五不但头枕元宝、脚垫元宝、手托元宝、口含珠宝，連棺材四角也放滿了元宝，死尸下也全垫滿了銀元。真是死了还

想当财主。在鍾家就是死条狗，也得拿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陪葬。

鍾明甫拿着劳动人民的血汗錢任意揮霍，揮金如土，而对劳动人民却是尖酸刻薄、一毛不拔。佃戶們摟他一把烂豆叶，搽他一把烂柴禾，鍾明甫也要搶回来。

鍾明甫垂死掙扎 庆解放鏟除恶霸

“宁走乱坟堆，不走鍾家围。”从群众这两句話里，就可以想像到鍾家宅院的阴森可怕。

鍾家霸主为了护卫他的封建巢穴，长年豢养着三十多个护寨的武装寨丁，最多时达到二百多人。鍾明甫家有輕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步枪二十多支，盒子枪八支，还有一个手枪队。这些为鍾明甫守寨的看門狗，白天給主人保家，一到天黑就出外搶劫奸淫，无恶不作。

鍾明甫为了任意宰割农民，还私設公堂，私备各种刑具，如皮鞭、刺条、脚镣、手铐、老虎凳、刑架、埋人坑等；另外还养了十几条吃人的恶狗，并为这十几条恶狗专雇了一个长工負責喂养。这群恶狗一見生人进寨，就会猛扑上来，撕咬进来的生人。所以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鍾家的狗和它的主人一样凶恶。

一九四六年天大旱，庄稼不收。佃戶姚强欠下鍾明甫六斗四升租子交不上，就被安上“抗租不交、私通共党”的罪名，連夜把他拉进了“閻王殿”，吊起来用皮鞭抽、放恶狗撕、用杠子压、香火烤。但严刑拷打，并没有从这位倔强的农民口中掏出什么，得到的只是痛罵。姚强被打昏过去了，扔



进了鍾家的监牢；他苏醒过来后，借着从門縫中射进来的一絲光亮，才知道自己已經身陷鍾家监牢。他看看周围，发现有个老大娘躺在被鮮血浸透的湿地上。姚强爬

到老大娘身旁，刚把老大娘扶起来，老大娘又昏过去了。姚强忘掉了自己身上的疼痛，焦急地等待着大娘醒来。大娘终于慢慢地睜开了双眼，但全身还是不能支撑起来，因为腰早已被鍾明甫压断了。后来，姚强从大娘口中才知道她姓沈，是从項城逃荒来的，到鍾家寨要飯时，被鍾明甫硬說成是八路軍探子給抓了进来。劊子手鍾明甫，把沈大娘拉过来就打，曾把沈大娘打昏过去許多次，最后才把她扔进了监牢。后来听人說，沈大娘被鍾明甫的爪牙鋸成两段，扔到乱坟崗里，尸首都被野狗吃掉了。

姚强被抓进监牢后，急坏了在家的妻子。她托亲求邻，忍受着高利貸的盘剝，借来三十块銀元，請客、托人才把丈夫“贖”了出来。姚强出獄时，只剩下一口气了。但狠心的鍾明甫竟然还向姚强要“房錢”，說他在鍾家住了七天，按“規矩”一天一斗小麦。这样，鍾明甫竟又在姚强身上榨取了七斗小麦。姚强回家后，气憤填胸，不到三天就死去了。丈夫死后，妻子也上吊自杀了。

鍾明甫私設公堂，毒害沈大娘、姚强一家的罪行和淑兰

的惨死，激起了广大农民的更大仇恨。这些血债，人民群众是一定要清算的。

一九四七年，党在鍾家寨一带活动，领导贫苦农民搞土改反霸斗争。鍾明甫为了保住他那摇摇欲坠的封建老窝，就连忙把地方上的恶霸、土匪、豪绅、伪官吏拼凑起来，糾結了一支有一千多名匪徒的土匪游击队，鍾明甫的大儿子鍾大远担任“剿共”司令。这样，把当时的练村、宋崗、馬里店一带方圆几十里，一时鬧得天昏地暗，烏云翻滾。鍾明甫抓住青年人就强迫他們当土匪游击队，抓住老年人就逼着要銀元、要枪，抓住青年妇女，不是强奸就是杀掉，弄得汝河两岸东西几十里没人敢走。练村街上长满了青草，黄豆炸在地里没人敢收。这一带真是叫鍾明甫弄得路断人稀、人烟絕灭。

有一次，有三十多个穷苦农民，被鍾大远抓住了。鍾大远硬說他們私通八路，当天就把他們拉到馬里店东头河滩里杀害了。一时，尸体堵塞了河道，鮮血染紅了河水。

鍾家霸主在垂死掙扎中杀人杀得越厉害，农民的反抗怒潮也越高涨。农会高主席繼續在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年轻力壮的人动员起来了，他們握紧拳头，誓死要和敌人干到底。

鍾大远得悉农会在姚营活动，就領着土匪游击队把姚营团团围住。一时，枪声密如爆竹。匪徒們闖进了姚营。十几个匪徒直扑农会高主席的家門。匪徒們的枪口、刺刀，对着高主席的妻子和儿子的胸膛，威逼她說出她丈夫在什么地方。高主席的妻子怒視着匪徒，一句話也不說。匪徒們发狂了，一枪打死了她的孩子。另一个匪徒随即又杀害了高主席的妻子。

匪徒們在燒！在殺！在搶！鮮血染紅了姚營的每一條街道，每一所房子。鍾大遠這個萬惡的匪徒，使姚營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反動地主的瘋狂迫害，更加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他們紛紛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爭取自己的徹底解放。

啊！這一天終於來到了，共產黨、八路軍終於回來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大軍消滅了鍾明甫的土匪武裝，鍾家寨周圍幾十里的勞動人民終於得到了解放。練村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清算了大惡霸地主鍾明甫，活捉了殺人魔王鍾大遠。在萬人鬥爭大會上，人民政府判處這兩條老少毒蛇的死刑，並當場槍決了。

鍾家寨這座封建巢穴終於被徹底摧毀了，千百萬勞動人民的血海深仇得到了伸雪。勞動人民從此站了起來，當了國家的主人。

（中共新蔡縣委宣傳部供稿、史正學插圖）

剥开画皮現原形

解放前，唐河县太和寨大地主李子炎，是一个奸詐狡猾的劊子手。他残酷地剝削、压榨和杀害了无数的劳动人民，还絞尽脑汁玩弄各种手法，想落个“善人”的名声，在他人老几輩的大門上挂着一块“积善人家”的騙人招牌。現在，讓我們剝开这个李“善人”的画皮，看看他是怎样玩弄騙人把戏，来残酷地剝削、压榨和杀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吧！

“捨飯”的秘密

李子炎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最能迷惑人的一手，就是利用灾年荒春，搭起“捨飯”棚，“捨”饅“捨”飯。当时有些沒有看穿李子炎这一手的农民，虽然也清楚李子炎所“捨”的饅、飯，只不过是从自己身上剝削来的万分之一，但仍不免与別的地主作个比較，认为李子炎能拿出万分之一，哪怕是十万分之一，在这灾荒年景进行“施捨”，“救济”穷人，使饥寒交迫的群众，能得到半口饅、一口湯，也算是不錯的了。因此，不少人忍饥挨餓，吃苦受累，一年四季为李“善人”流血流汗。

李子炎“捨飯”这套鬼把戏，是从他祖辈剥削农民的长期过程中所琢磨出来的。

原来李子炎的祖宗，在一次灾荒年中曾吃过“亏”。那时，他和其他地主一样，趁机大放高利贷，贱价强买农民土地。一个灾年，他家确实增加了不少土地，但在来年开春生产时，大部分农民因为彻底破产外出逃荒了，勉强留下的几个佃户和长工，也因为他的高利贷剥削增加了对立情绪。这一年，他的土地虽然增加了很多，但收获的粮食却大大减少了。于是，李家财主从中悟出了个“道理”：种地靠农民，对农民的剥削当然越多越好，但不能把他们都饿死、饿跑，从长远打算，最好让这些农民不死不活地生活着，长期为自己卖命。因此，他就想了这套“捨飯”的骗人把戏，并作为“传家宝”秘传给子孙。“积善人家”的骗人招牌，从此也就捋了起来。所以李子炎就经常假仁假义地对穷人说：“我家几辈子与民同甘共苦，只要有我李家吃的，还能叫你们饿着吗？”这真是狼念吃人经！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李子炎是怎样“救济”穷人，是怎样“捨飯”的吧。贫农贺老大娘曾控诉说：“听说‘捨飯’，我拉儿抱女跑到太和寨，从早饿到晚，才给了两勺米汤、一块馍。馍上一层白毛，我一咬，硬得像石头。米汤是用放了几十年的烂米煮的，一股刺鼻子的臭霉气。两个小孩哭啼着不吃，其实大人也难下咽。当时我为了保住孩子的命，好不容易在他寨墙外角搭了个破席棚落脚。谁知李子炎知道了，就对他的狗腿子说：‘穷化子真胆大，想叫李家养她一辈子不成！’没过三天，就跑来几个狗腿子，踩坏了要饭篮，摔碎了要饭碗，拆毁了破席棚，用枪托打得我死去活来，把我轰走了。”

那时，周围的农民大都看透了李子炎的鬼心眼，说：“李子炎，笑面虎，抽了我的筋，吃了我的肉，还拿‘捨飯’盖眼目。”“等‘捨飯’，吃‘捨飯’，李家住的高墙院，穷人没处站。”不少血性汉子，受不了李家房檐下的窝囊气，摔了要饭碗，跑到外边谋生去了。

在灾荒年头，李“善人”就用这样的“捨飯”，掩盖着他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剥夺。

一九四二年，李子炎大放高利贷。给李家当了几十年老佃户的王振云，向李子炎借了五石谷，年利是借一石还两石二斗小麦，第二年一合计就是十一石。王振云全家劳累一年，收的麦子交了地租，还不够还高利贷的一半。这笔债本利往上翻，越翻越多。李家硬逼着要债，王振云只得狠狠心，把自己的十二亩地、三头牛、一头驴和车辆、农具一齐

卖光，才算还清。李子炎一看王振云再榨不出油水，就很快退了他的佃。

王振云临走，要讨回八十块银元的租地押金。但李子炎家管账的眼一瞪，把桌子一拍，说：“王振云！你吃的五石谷可没还啊！”王振云一听，浑身打颤，忙分辩说：“我卖地卖牛，都……还……还清了。”管账的把账本一翻：“嘿！这哪有你半个



‘还’字！”王振云就有一千张嘴，也辩不过地主的一个笔尖啊！他回到家，一家人抱头痛哭一场，第二天在大雪纷飞中，全家被赶出了太和寨。

也是这个荒年，给李家当了三辈子佃户的张云龙，向李家借了四斗谷，到第二年，四亩地收的麦子全抵债还不够，又被逼得把全家仅有的四亩地，算给了李子炎。张云龙一家走投无路，只得跑到湖北要饭。第三年他从湖北又饿跑回来，还是没吃的，又吃了李子炎的“羊羔息”。狡猾的李“善人”怕“树大招风”，常打着长工的名义放账。张云龙借了四千元，月息二分，每月八百元。那时钱不值钱，他借了这笔钱后，修理了一下破草棚，剩下的钱买了四斗多谷，满想这回能吃几天半饱的安生饭了，谁知又跳进了另一个火坑。李“善人”的狗腿子月月逼债要息钱，他月月还不清。李子炎看他年青力壮又能干，就狡猾地对张云龙说：“你欠我伙计的账，有我作主，不要害怕，就是你一家大小没吃的叫人可怜。我给你想了个办法，到我烟厂来挣几个钱吧。”张云龙一听，知是圈套，不敢答应，但没几天，张云龙就被狗腿子逼进工厂做苦工了。他日夜下苦力，除顾住他自己一张嘴外，没往家拿过一分钱。一家老小在外讨饭，苦熬了五六年，还是还不清债，直到解放后，这笔害人债才勾销了。

血腥手段榨来的家业

李“善人”的再一个骗人的鬼把戏，是千方百计地编造谎言，来掩盖他那血腥家业的来历，说什么“家业是我李家祖辈积德积下来的”。他家祖辈积了什么“德”呢？让我们

揭开他家罪恶发家的丑盖子吧。

远在几百年前，李“善人”家就发家了。他的祖先曾被封为鲁王，依仗官势，掠夺了大量金银财宝，打下了发家的基础，到李子炎的老太爷时就有土地八百多亩。他爷用钱买了个清朝的主待官，他爹用钱买了蒋介石的中级法官，搜刮来大量的钱财，年年置庄买地。李子炎也用大批金钱买了许多凶官恶职，他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县参议员等反动官职，又是个红帮头子，对群众进行了更加残酷的压榨。李家人老几辈，就是凭仗着这样的官势，敲詐勒索，霸田发家的。

李子炎想要誰家的地，要是哄騙利誘不行，就采取杀害人命的毒辣手段。新集貧农赵广海一家三口人，只有一亩半坟地，正夹在李子炎的地中心。李子炎为了連成大片地，先是强迫收买。广海和弟弟保太及侄子松旺一商量，都说：“就是餓死，也不能卖祖坟。”李子炎听說不卖，找到广海阴险地冷笑着說：“买卖不成人情在，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张张口，我没有不帮助的。”誰知几天后，李子炎就下了毒手，捏造了个“扒墓賊”的罪名，把保太和松旺抓到伪联保处，苦刑吊打。广海明知是为了那一亩半坟地，就写了张卖地文約，送到李子炎家里，想救出他的弟弟和侄儿。誰料李子炎拿下文約后，一声不吭，一文錢不給，当天夜里就把保太、松旺枪杀了。十天以后，李子炎又派狗腿子持枪去杀广海。广海事先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弃家远逃，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家来。

李子炎凭仗官势，强迫佃戶每租一亩地，交一块銀元押金。但佃戶退租时，李子炎却把一元銀元折成一元紙币，只

退紙幣不給銀元，光這樣他一下子就勒索了一萬五千多銀元。

李家敲詐剝削花樣之多、手法之狠是罕見的，有什麼“珠幣折合”呀，“租戶押金”呀，“麥種利”、“保青費”呀等等，鬼名堂多達十七八種。單放高利貸一項，就有什麼“驢打滾”、“羊羔息”、“佣人賬”等花樣。“驢打滾”是一年一計利，“羊羔息”是一月一計利，都是本利往上翻，當地農民說它是剝皮抽筋的殺人利。離李子炎的老窩北邊四里地的芝麻張村，沒有一戶農民不借李家高利貸的。這村原有六十多戶，到解放時，村破戶散，只剩下老弱孤寡三十一戶，連村邊上的地都成李子炎的了。那時全村看不到一間瓦房，盡是三四尺高的爛草棚。村里常看不到一個年輕人，因為家家顧不住吃穿，十二三歲的小孩都出外當雇工了。有一位老大娘說得對：“從我記事起，這一帶就是李家的天下。我們輩輩當佃戶，李家輩輩富貴榮華。他們的哪一根汗毛上不沾着我們佃戶的鮮血啊！”

李家就是靠這樣吸吮農民的血汗而發起家來的。到了李子炎時，他家掠奪的土地就達一萬五千多亩，分布在城鄉的房屋有兩千餘間；方圓百十里內的幾千農民都成了他的佃戶和奴隸，有些村庄差不多都是他的佃戶。另外，從鄉鎮到大城市，很多地方都伸張着李家的魔爪。北京、漢口、南京、唐河縣城和很多集鎮，都有他的錢莊、米棧、雜貨店、京貨行、煙廠等。唐河縣境三十個煙廠都有他的股金。源潭鎮他的“慶茂號”京貨行，明着賣布，暗着是大煙館。有一次，李子炎從陝西馱回了二十多匹驢子的鴉片，凡是看見和聽說的群眾无不恨之入骨。李家在北京的錢莊、商店，就占了一

条巷子的一百多间房子，当时曾号称“李家高院墙”。一九五一年，仅北京一地，被我清算过来的李家剝削来的财产，就合当时的人民币四亿零四百余万元。

这真是：“万户血汗归一仓，民脂民膏李家财。”

撕破“教育家”的假面具

李“善人”还有一个騙人的假面具，叫做“教育家”。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在这块“教育家”金字招牌后边，藏的是些什么货色吧。

一九四一年，这个大恶霸忽然又办起学校来了。說办就办，四年多时间里，就盖起了一座三层大楼和七排平房，共二百三十余间房子，这就是解放前唐河县的蔚文中学。李子炎是校董又是校长。学校办起后，很多中小地主和伪官吏把他吹捧起来，說：“李子炎热心办学，是个教育家。”这时，李子炎也洋洋得意，见人便說：“李某不才，愿为地方父老兄弟办学出一臂之力，何足挂齿！”多好听的君子腔啊！其实这全是一个大騙局。

李子炎是真心办学嗎？完全不是的。原来那时地主办一所中学，可以免除四十顷地的遗产稅和一切粮款杂稅。李“善人”为了保住他的万貫家財，为了扩大他的罪恶势力，为了从办学中发一笔財，为了培养地富子弟，才想出这个点子来。

学校的房屋是他盖起来的嗎？更不是的，它是一百多家佃戶流血流汗盖成的。用的砖瓦，是李子炎强派佃戶修了十几个大窑，日夜辛苦烧出来的；用的木材，是李子炎用剝削

来的地租买来的；用的石灰，是佃戶們到深山荒岭上亲手烧出来的；一切搬运杂工，都是佃戶們出人出車担負下来的。在办学的四年里，百余家佃戶出了三百四十头牛，每家长年出一个劳力，不分严冬酷暑，受尽劳苦辛酸。李子炎怕佃戶不来，先派狗腿子去硬逼，后来又欺騙佃戶說：“上了工管飯吃，吃好的，还另給工錢。”为了騙住佃戶，刚开始，李子炎还給点霉飯剩湯和几个工錢；可是不久，只管飯不給錢；后来飯也不管了，一天只发两个饅；再后来把大饅改成了小饅；最后小饅也不給了，竟让佃戶自帶干粮。李子炎怕佃戶“怠工”，还派了十名狗腿子，拿着鞭子、棍子来回吆喝着、打罵着。多少人被砸伤、摔伤、病倒在床，李“善人”还逼着叫找人替工。

用貧苦农民血汗筑成的学校，进去讀書的却都是地富子弟。貧苦农民的子弟，連飯还吃不上，哪能去念书呢！另外，反动的三青团組織在校內橫行霸道，有些进步的学生、教师，根本无法存身。

有了这所学校，李子炎不但保住了四十頃地不出一切粮款、杂稅，而且又添了一大笔剝削收入。他每年从学校收入小麦三十二万五千斤，錢一万五千五百多元（折人民币，下同）；而一切开支只需小麦十七万九千四百斤，錢六千七百元；李子炎每年淨取利：小麦十四万五千六百斤，錢八千八百余元。李家的倉庫，从此每年又添进一笔很肥的油水。

“穷”相掩飾着的驕奢生活

李“善人”也經常拿这句话来騙人：“李門是勤儉传

家”，并且还装出一副“穷”相，经常身上穿着粗布衣，在大年初一人来人往时，还吃顿黑面糊糊饭，企图遮住人们的眼睛。

那么，就请看看李家是怎样“勤俭”的吧。

寄生虫李子炎一家六口人，却霸占着四个大院、一百一十多间高堂大屋。伺候他家的奴仆有几十个，包括了环、女仆九人、厨师杂工九人、车马伙二十余人。另外他家还有武装家丁七十名，武器六百余件：计有小排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十挺、长枪三百多支、掷弹筒三个，还有很多手榴弹。从寨门口到外院、内院，日夜站着三道岗。李子炎一出门，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马，跟七八个打手，生怕谁敲了他的脑壳。

李家一餐饭，穷人数年粮。他吃面，头遍的不吃，嫌它垫牙；四遍以后的也不吃，说它粗黑；只吃二三遍的，还得用特制细铜丝罗筛过。吃早饭时，李家几口人经常单独吃八宝汤（用糯米、山药、百合、红枣、核桃仁、花生仁、白冰糖等珍品制成）。“李家一席酒，穷人血泪长”。逢年过节或亲朋来访，就顿顿全席，海参、鲑鱼、猴头、熊掌都上了桌。

李子炎和他的老婆、孩子，一钻出被窝，就由仆人送上一大碗嫩荷包鸡蛋。李家每顿吃菜不重样，平时五个碗，冬季加火锅。他专用两三个雇工，到附近集镇上买肉买菜。新集肉架子上的肉，第一刀必须得给李家，不许卖给别人，这是李“善人”给订下的“王法”。

李“善人”生尽鬼办法享乐，哪管穷人死活。他的一个雇工魏聋子，炎热三伏天，给他扛布袋晒麦，跑得浑身汗流似水浇，嘴干得冒火，想去瓜园弄根菜瓜吃，竟被李子炎的

狗腿子五花大綁吊在大樹上，被皮鞭抽打得肉爛血流。而李子炎呢，吃膩了西瓜，就要吃炸西瓜；吃夠了柿子、香梨，就要吃炸柿子、炸梨。李“善人”吃夠了這些，又給仆人出了難題，叫給他做什麼芝麻涼粉。多少廚師和仆人因伺候不住“善人”的這張嘴巴，被打罵後辭退。

李家的婚喪事所用的錢和勞工是很驚人的。李子炎的奶奶死時，李“善人”要造“簸箕陣”墳地，說什麼“深水邊的河土能發家致富，根深葉茂”，立逼着他的一百多家佃戶，每天到西河灘挖河土，三十多輛車沒明沒夜地直拉了一個多月。他家還請了十四班響器，四十多名和尚，大吹大擂，念經祭鬼，直鬧了半个月。當時，李家每天待客一百五十多桌。為待客，他搜羅光了附近各集鎮的干、鮮菜；為散孝布（每人四尺），扎上兩個布庄，收了十多天。他家放鞭炮的紙屑，在太和寨四周的幾條大馬路上到處都是，鋪了很厚一層。李子炎還請來二十多名紙扎匠，把幾個鎮上的各色紙張搶買一空，扎成四五尺高的三層陰宅房院一千多間，紙人、紙馬、馬伕等一百多個，在墳前擺滿了三畝多地。那時他家搜來的燒紙就有五萬餘斤，堆得像個小山，燒了幾天幾夜。萬戶千家的血汗，李家一把火全化為灰燼。

李子炎的爹死時，照樣子大辦喪事，也揮霍了大批錢財，折騰了半个月。“李家尸首值千金，窮人活著餓肚皮。”當時的廣大農民，見此情景，真氣憤到了極點！

血債要用血來還

狠的吃人嘴臉總是掩蓋不住的，李子炎的騙人把戲玩得

再好，也总藏不住他那两只血淋淋的魔爪。周围的农民一旦識破了李“善人”的种种阴谋，就不断地对他进行斗争和反抗。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李子炎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残杀了许多善良的农民。

他曾用大批的金钱，巴结上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两个师长，一个姓李一个姓黄。他从李、黄那里套买了大批枪支和弹药，还用厚礼请来两个特务军官，在太和寨训练他的打手。除训练他豢养的七十多个心腹家丁外，他又强迫百余家佃户，每家出一人一枪，在冬春两季天天操练，企图让他们充当李家的侍卫工具。

李子炎一手委派的伪乡长、伪保长，更是死心塌地地为李家服务。伪乡公所就设在李子炎的太和寨，有一条电话线直通李子炎的屋里，稍大一点的事，都要向他请示。李子炎说抓谁就抓谁，说杀谁就杀谁。李“善人”一点头、一句话，就能传来凄惨的哭叫声。太和寨贫农刘木匠，平时很恼恨李子炎的暴行。李子炎便借刘家兄弟吵嘴的事，把刘木匠抓进伪乡公所，打得满身伤痕。等抬出时，刘木匠已经两眼紧闭了。

一九三八年，李子炎配合伪县保安团司令赵兼恕，以“清乡”为名，在全县大肆屠杀，先后杀死三千多人。仅在太和寨，一次就杀死二十四人。当时有一个农民已经逃脱了，李子炎又派人抓一个顶替杀掉。一九四〇年，刘集贫农刘宏亮，对李家的横行霸道十分愤恨，背地里骂了李家一句。李子炎听到后，就诬赖他“通匪”，抓进伪乡公所用尽各种苦刑折磨。刘宏亮毫不屈服，李子炎一声命令，把刘宏亮杀了；杀后又割下刘宏亮的头，挂在寨门上，威吓群众。这

一年，有个远路卖梨的青年，路过太和寨，乡公所不问黑白，抓进去就苦苦吊打。这个卖梨的哥哥，闻讯赶来后，谁知竟也被拉进去毒打起来，并安上了“匪探”的罪名，将兄弟俩一齐枪杀了。

李子炎豢养了很多土匪、地痞、鸦片鬼，帮他干坏事。有名的土匪头子王振有、王振江、曹香波、乔虎岑等都是李子炎的厚友。他们抢了东西、



杀了人，就窝藏在李家。乔虎岑抢了唐河县城一个商店，受害人告到伪县府，伪县府不得不派人追到太和寨。这时李子炎打了个电话，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他随即又把乔虎岑送到北京，逍遥法外。狗腿子李德志勾结匪首王振江，夜间持枪抢劫：在李台村抢光了五个客商；在云庄一个饭店，杀死两个粮贩，抢走了银款；在谢庵庙一次打死六个小贩，抢光了财物。当匪首王振江被囚以后，李子炎不惜花五百块银元，到处请客送礼，反动政府就很快将王振江这个土匪头子释放了。

一九四七年解放前夕，李子炎的血腥镇压更加残酷，他一次就枪杀了农民积极分子魏子俭等三人。一九四八年解放后，这个大恶霸顽固地与人民为敌到底，临死还作疯狂掙

扎。他逃到南阳后，与伪县长魏香亭等带着还乡团窜扰唐河，四处搶劫，奸淫烧杀。在李店，李子炎一次又杀死我貧农組长、积极分子蔣代山、赵有金等六人。

此时这个“善人”，已經丢掉了他的騙人画皮，現出了杀人成性的惡魔原形。

冤有头，債有主。李子炎这个伪善人、大劊子手，是逃不出人民的法网的，終于一九五一年，被我人民政府在南京逮捕了。人民政府为了滿足群众的要求，又把李子炎押送到太和寨，召开了大会，让广大群众进行了控訴和斗争，并依法判处了死刑。这一带的广大农民，伸雪了血海深仇，成了土地的主人，經過互助組、合作社，踏上了人民公社的光明大道。目前，他們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为支援国家工业化，进行着愉快的劳动。

（中共唐河县委宣传部供稿、靳福順插图）

血海深仇卫河泪

如今安阳城东程太保方圆的大小村鎮，真是气象万千：白天电磨电碾雷鳴，震耳欲聋；夜晚万盞电灯閃閃，灯火輝煌，犹如白昼。特别是每当夜幕降临之际，登高远望，只見一片灯火的海洋，真使你难以分辨出这一带是城市还是乡村。在橫貫这一带村鎮的安（阳）楚（旺）公路上，昼夜不停地奔馳着滿載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汽車、胶輪車，川流不息，与来来往往的人群汇在一起，熱鬧非常，构成一幅欣欣向荣的美好图画。

这样生气蓬勃、繁榮昌盛的景象，在現在的年青人看来，未必感到有什么新奇；但在飽尝旧社会苦难，从万重“刀山”上闖过来的老一輩人看来，却很新鮮，因为他们深知解放前这里的悲惨情景，所以更加热爱美好的今天。他們一談起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說：“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过去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这一带，过去究竟是什么光景呢？当时群众曾这样感慨地說：

“能走南北二京，
不走神庙、豆公。”

神庙、豆公在卫河边上程太保村附近。在旧社会里，南京、北京是有名的充满黑暗、欺詐的罪恶地方，为什么这里的群众会说南北二京尚可走走，而小小的神庙、豆公却不敢去呢？那就請讀一讀下边的这首民謠吧！

“太阳落，
狼下坡，
逮住小孩一嘴一(yuō)，
逮住大人当蒸饅。”

啊！原来这里有吃人的恶狼，所以群众不敢走过。难道在这一带辽阔的平原上，真有恶狼嗎？不，它不是狼，而是披着人皮比狼还要恶毒凶狠的杀人魔王——程道生。由于他心腸毒辣，杀人如麻，群众恨之入骨，才把他比作是“狼”。

现在，让我们打开程道生的家譜，看看他残酷毒害人民的滔天罪行吧！

程家独霸百里 劫得路断人稀

民国初年，程道生只不过是安阳县程太保村一个以贩卖花生为名、混吃混喝的小流氓。他乘軍閥混战之机，混水摸魚，拉攏地方土匪，勾結地主武装，成立反动局所，自封为队长、团长，从而开始劫路、架肉票、行凶杀人、搶夺民財。

“七七”事变〔注〕后不久，他就卖国求荣当了汉奸，投降

〔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炮轰宛平城，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了日本帝国主义，一头扎在日本鬼子的裤裆里，做了皇协军的旅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程道生这个流氓，从干土匪起家，经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特殊培养和扶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成了一个拥有土地十多顷、长工佃户几十名的恶霸地主。他手下豢养有一万多名武装匪徒，到处残害人民，鱼肉黎民百姓。程道生经常大言不惭地自称是“头枕安阳，脚踏内黄，挥动汤（阴）魏（河北魏县）的大司令。”他独霸着程太保村方圆东自楚旺，西至瓦店；南起神庙，北止回隆共两省（河南、河北）四县（安阳、内黄、汤阴、魏县）几百里的地区。他伸出了血腥的魔爪，掠夺残害黎民百姓。

在程道生的血腥统治下，广大群众终日提心吊胆，在刀山火海中过活。程道生不是劫走了东邻，便是枪杀了西舍，再不然就是架走了南院的独生子，或者是拉走了北院的亲人。安阳县南吕村农民宋伏保，有一天担着小货挑路过神庙、豆公时，被程家匪徒劫得簋尽箱空；豆家庄农民李瑞，曾被程道生的匪徒狗腿子三更半夜架到村外，逼粮未从，当场杀害；浚县小槐林、安化城等村，在那时竟被程匪血洗得人死财空。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恐怖世界啊！

假借棉桃霸土地 逼散一家亲骨肉

旧世界的统治者和剥削者，都是食得无厌的东西，程道生自然也是这种货色。程道生在吃喝穷人的血肉得到甜头以后，更是穷凶极恶，为所欲为。他上凭着官府衙门的庇护，

下凭匪徒武装的支撑，大肆敲詐民財，荼毒人民。群众憤恨地說：“天上有个飞不老；地下有个喂不飽。”意思是說，程道生是一条喂不飽的狗、撐不死的狼。

一九三八年，棉花刚要吐絮的时候，程道生带着匪徒，在秦太保村游逛。女狗腿子霍氏（人称“老神”），从家出来在程道生身边嘀咕了几句，只見他眉飞色舞起来。了解主子脾性的匪徒們看到这个情景，就知道霍氏又替程道生想出弄点子来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程道生早就想吞掉农民刘堂只与他邻近的六亩半地，可是咋說刘堂只也不愿意。程道生的女狗腿霍氏，很能体会主子的心意，暗下布置了阴謀，和程道生附耳一說，程道生当然眉飞色舞了。

程道生也不游逛了，馬上回去，就派狗腿子把五十来岁的刘堂只，抓到了区公所，劈头来了一个下馬威：

“姓刘的，你究竟偷了我多少棉花？說！……”野兽般的程道生手掂匣枪，面孔猙獰，杀气騰騰，疯狂地敲打着桌子。

老实的刘堂只，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冒犯了这个黑煞神，遭了霉。刘老汉捺住心头怒火，鎮靜地說：“我沒偷。姓刘的就不是那号爱取不义之財的小人。”

“你敢硬嘴，莫非想尝尝老爷我的厉害！”程道生听到刘堂只話里有話，更加咆哮如雷。

刘堂只見程匪不說来龙去脉，就要动刑，怎么也压不住心底燃烧的怒火，两眼盯着程道生搶白道：“人凭良心，事凭証据，說我偷花，可有人証物在？”



“证据?那好办!”程道生不觉洋洋得意地笑了起来，接着转过脸对他的女狗腿说：“把证据拿出来给他看!”

摇头摆尾的霍氏，马上从衣袋里掏出两颗棉桃捧到程道生的面前。

刘堂只这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两颗棉桃，

是程道生的马车在一天下午在他的棉花地里给撞掉的，刘堂只见到棉桃被撞掉，敢怒而不敢言，只得拾了起来，放在自己的窗台上晒，想晒干后多少也落一点花絮。万想不到，昨天女狗腿霍氏“老神”鬼鬼祟祟到他家去，竟偷了这两颗棉桃，作为栽脏的证据。

刘堂只如实地把以上情况一说，像揭了程道生的疮疤一样，他老羞成怒，吼叫着说：

“好小子，不承认偷盗，还敢说我和霍氏的不是，真是胆大包天！来人呀，给我打，狠狠地打！”匪徒闻命，举起光肚匣子枪，朝着刘老汉劈头盖脸打了下来。血，顺脖子顺脸直朝下淌，刘老汉被打得死去活来。

刘堂只的孩子听说爹爹受尽了折磨和毒打，为了救爹爹一条命，托人求“情”，忍痛把六亩半棉花地送给了程道生，才换回了半死的爹爹。



刘堂只回到家后，忍着屈辱和浑身疼痛，被迫领着全家离开了世代久居的程太保村。他和大儿子文清流落四乡讨饭为生，把二儿子文学托人带到关东去卖洋工。刘文学到了关外，不久就把脚冻坏了，有一次跌进一个坑里，险些丧了性命。关外待不下去了，又偷偷跑回了家；第二年，弟兄俩一块又逃荒到山西。好好的一家人，被程道生害得七零八落、五零四散。

勒逼財糧惡如狼 千村萬戶遭災殃

程太保村附近的群众，誰都知道程道生是块紅“烙鉄”，沾边就燙。事实也的确如此。

有一年九月，程道生硬說他自己放在周太保村、袁太保村、王太保村、蔡太保村等处粮仓里的麦子少了，非逼着这几个村包赔不可。赔多少呢？王太保村小，四十戶人家，一百七十石；周太保村大，赔三百石；其余村子多少不等。要这么多粮食，群众哪里有呢？可是不赔又不行，程道生的匪徒荷枪实弹，到各村坐催，交粮稍有迟慢，就是拳打脚踢。农民被逼得万般无奈，只有卖庄园土地，来交粮食。王太保村貧农王玉美，为赔程家粮食，房子、土地都卖光了。周太保村为赔程家粮食，有六戶傾家蕩产，連双目失明的周金生，也被安了个偷粮的罪名，罰麦十石整。他被迫卖淨了房屋土地，沿村讨飯。这真是“挨近虎狼先受害”呀！

这一年的一个冬夜，朔风呼啸，大雪纷飞，穷困的农民郭金祥，正在七透风八透气的屋里睡觉，忽然被两个披“老虎皮”（指匪徒軍衣）的家伙喊醒了。“喂，快起，司令有

請！”郭金祥睜眼一看，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琢磨：程道生半夜三更找我有什麼事呢？於是試探地問道：“程司令叫我這個沒能耐的人做啥？”“甭發囔怔啦，趕快走！”匪徒們不耐煩地呵斥。

程道生的匪穴約有三十畝大，蓋有三四百間房子，里面住的盡是匪軍。程道生的頭號幫凶程五華，披着虎皮大衣正坐在火爐旁，兩邊站立着十幾名打手，個個掂着兩把匣子槍，極其凶惡地盯着來人。郭金祥剛剛立穩腳，程五華就斜眉楞眼地說：“你大舅子去內黃給程司令催給養，一去沒回頭。你是他妹夫，准藏在你家。願交人就把他交出來，不願交人你就來替他，再不然你就拿十八石糧食米，我替你買一個！何去何從，任你挑選！”

郭金祥過去一直是給人家當長工，後來東湊西借，弄了幾個錢買了頭老驢，靠給人家加工磨面，养活一家老小。他大舅子叫崔秋只，是當壯丁來到程道生匪部里的。平時崔秋只就不上郭家來，這次更沒到郭家去，怎麼能說是藏在郭家了呢？

郭金祥一聽，渾身像觸了電，刷地一下涼了半截。他謹慎地申訴道：“長官，藏東西容易藏人難，這個理誰都明白。活活的一個人誰能藏得住？長官可以派人去我家搜查嘛！”程五華聽了，裝出一副勃然大怒的樣子，吼叫着說：“我知道你把他藏到哪裡去了，總之你是他的妹夫，你要負責。”郭金祥這時才明白，說什麼我藏着崔秋只，分明是來訛我。他繼而想，要我當土匪，我任憑餓成一百段，也不干那傷天害理的勾當。拿糧食嗎？十八石糧食又在哪裡呢？後來，郭金祥在程匪的威逼之下，只得答應去湊十八石糧

食。临走，程五华还加上一句：“限期三天，交不出十八石粮食，就抓你当兵！”

郭金祥回到家中，含泪卖掉了仅有的家产——一头老驴，又借了地主十三石高利贷，共凑了十八石粮交给了程道生。这样郭金祥除了倾家荡产之外，还背了一身债。高利贷年利五分，十三石的债，一年本利合起来就是十九石五斗；当年还不清，第二年便是三十石。债，越积越多，越多越还不起。沉重的债务，逼得郭金祥全家逃荒要饭。他正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幸好一九四七年春天这里解放了，郭金祥全家和千万户穷人才得救了。

寨里烂坏麦万石 寨外饿死人千万

你听说过万石坑吗？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古代的秦始皇，企图坐万世天下，曾不惜劳民伤财，修筑万里长城。可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黑暗社会里，大恶霸程道生不仅榨取民脂民膏修筑了一所大寨子，而且还挖过万石坑存粮万石，企图保他的江山哩！

血债累累的程道生，他也知道自己罪恶深重，群众恨之入骨。为了镇压人民，梦想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于是便到处抓人，围绕他的窝巢——程太保村，赶筑了一道又厚又高的大寨墙，四角造起了四座大炮楼；墙外并挖了两条护村河；河外还筑了一圈枣枝堆成的鹿寨；出进有四门，门外有吊桥。就这样，程道生还怕不保险，担心一旦“兵临城下”，长年累月地围困起来，会把自己活活饿死。因而万恶

的程道生，除了在周、袁、王、蔡、秦等太保村的大小倉庫儲滿糧食外，又不顧人民死活，抓民派伕，大興土木；在寨里挖筑了兩個三四畝地大、一人多深的土坑，並強迫群眾，把自己勞動來的糧食，大車小輛地向坑里倒。運糧的人群黑壓壓的一大片，一眼看不到頭。誰也不知拉了多少日，誰也不知道倒進坑里多少石糧，直到兩個坑都塞滿了，糧食還沒裝完，不得已又在北門里打麥場上露天垛了幾大垛。坑里究竟裝了多少糧食，上年歲的人估了一下說：“足有萬石！”

这么多的糧食，程家每個人長上一百張嘴，一輩子也吃不完呀。夏季一到，雨水灌進坑里，淋在垛上，糧食全霉爛得成了臭不可聞的糞土了。提起這件事，程太保村一帶的農民無不咬牙切齒地說：“坑里場里爛壞的糧食，粒粒都是咱窮人的血汗，都是窮人的眼淚呀！”

那麼，吃人肉喝人血的程道生是怎樣將千百萬農民兄弟的血汗糧榨取來的呢？

程家的勢力越來越大，剝削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手段也更加陰險毒辣。打家劫路、架肉票的盜賊行徑，早已填不滿胃口，敲詐勒索也顯得不解飢渴，所以他就勾通日偽政府和國民黨反動派，以要軍餉為名，在方圓百里內橫征暴斂。苛捐雜稅、軍餉、高利貸一連三重，名目繁多。僅土地稅一項，就有水銀子、旱銀子、空銀子、慌銀子等；此外還有兵餉款、馬料款、燒柴款、催糧款、送禮款、筑寨款、挖壕款、修筑炮樓款、保地款、保薪款、買槍款、壯丁款等等。人民整年交不完的款、納不盡的稅，地里收三斗，捐稅要一石，災年絕收，捐稅不減。這般龐雜的賦稅，不交不行嗎？不交，程道生就以一派二搜三坐催的辦法進行逼榨。派，是由

上而下地派，官府、程家、地保三位一体，一直摊到各户群众家；搜，是对交不出来的穷苦人，派匪徒们进家搜抢，逢啥拿啥；坐催，是对交捐税迟的穷苦村，程道生就派整排整连匪军到村上去坐催。这些人到哪哪遭殃，吃饭、喝酒、吸烟都要上等的，吃了喝了吸了，仍逼着分文不少地拿出捐税。另外程道生还有一种特别狠毒的手法：押人。谁家交不起粮款，程家匪徒就把他们押进监狱，等拿来了粮款，再贖回。不拿来钱粮，男的非刑吊打之后补充匪军；女的受刑后卖掉。

群众被抢光刮光了，他们的日子又是怎样过的呢？

千年万代的历史早得出结论：富人的发家史，就是穷人的血泪史。过去，程太保村周围的人们，完全陷在饥寒交迫的苦难岁月里，到处都是烟囱半月十天不冒烟、孩子面黄肌瘦、成人皮包骨头、老年骨瘦如柴的凄惨景象。程太保村东面十八里地的口上村（内黄县），当时被劫洗一空，家家户户都垒上了大门，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全村没有一个人。吴太保村贫农张风信（现在的党支部书记），全家五口人一亩地。那年收粮四斗，一粒没尝全部交去还不够捐税，又被迫借了地主一石高利贷交了，仍说不足，迫不得已，哥哥张风朝卖了壮丁，又交了七十元，才算交齐了捐税。贫农张冬儿，家里没种一垧地，程道生还叫他拿五亩地的空银子。交不起，匪徒们穷凶极恶地将冬儿和冬儿母亲拾的三斗小麦抢了去，又逼着卖掉了冬儿的弟弟，才交清捐款。而母子二人却流浪街头，沿村讨饭。

提起张家台，人人泪满腮。张家台全村十户人家，就有九户衣食无着，常年讨饭，其中贫农张翠只一家三代人的遭

遇最为悲惨。

由于张家交不起程道生的苛捐杂税，犍只的叔叔被打死，孀子被逼上吊自杀，三岁的孩子活活饿死；叔叔的大孩子张银只，被程道生抓了壮丁，一去没有音信；爷爷被气死，奶奶在家无依无靠投奔了闺女；犍只的父亲死的早，全家只留下母亲、姊姊、犍只和弟弟。可是程道生还来逼款粮，被逼无奈，犍只母亲只得将亲生女儿张梅只卖了五块钱，才算交了捐款。可是事情并没算了呀！有一年冬天，大雪围门，瘦弱饥饿的母亲内气郁结，喉头生疽，一夜身如火炭，欲动不得，无法外出讨饭。雪大路滑，她又舍不得叫十三岁的犍只在这种情况下独自个儿去讨饭，便想拿出秋天和两个孩子一穗一穗拣来的那二斗谷子，磨磨熬过寒冬。“阎王爷不嫌鬼瘦”，谁想到恰在这时，程道生又派狗腿子张斗南来催捐了。狗腿子一进门就直奔柴草堆前，胡乱翻腾了一阵，发现二斗谷子，掂起就走。母亲一见匪徒要抢她母子三人的保命粮，拼命地抓住布袋不放，并苦苦地哀求道：“老总！可怜可怜我们吧！给俺留二升吧，为了这两个孩子！”

“谁稀罕你这三颗粮食！这是公家款项，你敢抗拒吗？”张斗南凶狠地说。

“款项？俺家地没一壠，哪来的款项！”

“你家地卖了，但一亩三分地的银子税还得照常掏！”

犍只娘一听，更加气愤，“哪有地卖了还



要繼續交稅的道理。”便死抓住糧食布袋不放。張斗南這時用腳猛地一踢，把她踢倒在地，扛起布袋就揚長而去。

程太保村方圓几十里的窮人，就是這樣被程道生壓榨得無吃無穿，傾家蕩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

鮮血染紅衛河水 尸骨堆滿楊固集

血債累累、罪惡多端的程道生，在大肆搶劫、掠奪、榨取人民財物，害得方圓百里之內民不聊生的同時，還在內黃等地的農村，犯下滔天罪行，欠下了人民萬筆血債。

一九四一年四月，麥芽剛剛發青，程家匪徒和浚縣漢奸孫步月的偽軍，配合日本鬼子到內黃縣楊固集一帶村鎮（离程太保村七十里），向人民大舉“掃蕩”。程道生一馬當先，充作了殘殺人民的急先鋒。

一天清晨，楊固集和附近的大堤口、土鎮、桑村、南北張保、成鋪、余庄等七八個村庄，突然響起了噼噼啪啪的槍聲，程道生張開了魔爪，把村子包圍得水泄不通了。手無寸鐵的群眾，冷不防遭到這麼多匪徒的圍困，怎能抵得住呢？“瘟神”闖進了村子，匪徒們端着寒光逼人的刺刀，挨門逐戶一家不漏地搜查，逢人不分男女老幼，統統趕到街上；見財物，蜂擁而上，搶奪一光。這些活閻王揮動着血爪，在村里、村外、房頂、街上架上了機槍，幾千名匪徒個個手持沾滿血跡的刺刀，擠滿了大街小巷。群眾呼兒喚女、哭爹喊娘的悲慘聲音充滿全村，楊固集上空籠罩着血腥的恐怖氣氛。七眼水井，除一眼留作匪徒們飲用外，其餘六口井都成了他們殺人的工具。善良的群眾，一個個被匪徒填進井

里，并用石礮往下压砸。村边的打麦场上，一时变成匪徒的杀人场，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皆是。村西头那个几十亩大的水坑边站满了无辜的农民，刽子手举着血淋淋的东洋刀，威胁着群众，要他们说出我八路军行动的方向，但是群众并没有在敌人的威胁面前屈服。敌人的大屠杀开始了，寨外河沟旁，一挺挺机关枪张开血口对着群众。随着凄厉的枪声，几百个老少男女倒在血泊之中。这条绕村三里长的寨河沟里，到处都是被杀害的尸体。七八个村庄的群众，大都被匪徒杀害在这里，所有房屋也被烧光了。

敌人的残暴行为，激起了群众的仇恨，反抗的怒火燃烧起来了，他们拿起扁担、铁锹、斧头和一切能够抵抗的工具，英勇地与匪徒进行拼杀，使几十个匪徒丧失了狗命。

残酷的搜捕和抢劫烧杀整整进行了三天三夜，杨固集等七八个村子，简直成了魔鬼豺狼的世界，白天黑烟冲天，夜晚一片火海。树被砍光了，房子被烧光了，群众几乎被杀光了，就是

老弱妇孺，也无一幸免。匪徒们杀人之多、手段之狠毒，真是不忍听闻。

血洗



后的楊固集，实在是悲慘萬狀，令人目不忍睹。王大安一家七口全遭殺戮，胡驢駒家五口人全被殘害，黃玉堂家六口人有四口被填到井里，黃同喜的三個孩子倒在機槍下，老伴被砍在水坑里。匪徒滾走后，六眼井里的群眾，只有王大路一人尚未斷氣，但渾身上下被打得黑紫爛紅，沒有一點完好的地方。他日夜哭喊，最後也疼痛死去。

程道生伙同日寇在內黃楊固集等處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人民是永遠忘不了的，這筆血債必須清算！

荒淫無恥奪民女 張家橫遭滿門災

程道生不僅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而且也是個極端奢侈荒淫的禽獸。他們弟兄三人，除霸占了十三四個老婆和姨太太外，還找姘頭、嫖暗娼，更可惡的是仗勢強奸民女。他們整天過着花天酒地的淫穢生活。大惡霸程道生在這方面更為卑鄙。為了發泄他的獸欲，什麼人倫大小、血統遠近、風俗民情，他一概不論。他只要看見年輕漂亮的婦女，就非霸占到手不可。有不從者，就要遭到慘殺和暗害，甚至抄家滅門。

程道生奸污霸占他外甥女兒的下流勾當，是他萬端丑事中的一件。當時這一帶群眾廣泛流傳着“程道生，不是貨，強迫外甥女兒當小婆”的民謠。

程道生有個姐姐，跟前一男一女，男的叫張柱只，女的名喚張美珍。有一天，張美珍到程道生家走親戚，這個衣冠禽獸的程道生，一見心動，想霸為己有，但卻遭到他姐姐全家的反對。他感到明霸不行，於是，便演了一場“偷梁換柱”

的丑劇。

大惡霸程道生心生一計，出面當媒人，將美珍說與馬太保村姓馬的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這個馬家實際上早成為他的淫樂之地。馬家三個未出閣的閨女都受着他的欺侮。美珍出嫁那天，程道生這個老賊扮作陪同新郎的伴客親自去迎娶；到了馬家之後，他又扮成了新娘子的送客。晚上，席盡人散，程道生無耻地走進洞房，干出了天底下最醜惡的勾當。

常言說，“好事不出門，坏事傳千里”。美珍娘得知，一氣之下，臥床病死。但程道生却喜氣洋洋，認為少了眼中釘，隨即在姐姐家中蓋了五間高大瓦房，將美珍接來居住。外甥女成了他公開的小老婆。後來，他又不斷領進什麼“十里香”、“白面缸”等娼婦，在這裡作樂。這裡就成了他常來常往的“行宮”、淫蕩玩樂的“烟花院”。

但是，他外甥張柱只心裡不平，憎恨舅舅不該干這種傷風敗俗、荒唐絕倫的丑事。殺人成性的程道生懷恨在心，又把外甥看作是眼中釘，千方百計地折磨他，不許他吃，不許他喝。一天，張柱只飢餓難忍，爬到樹上吃樹葉，一時失腳墜地，昏了過去。當張柱只蘇醒後被抬到家中時，程道生一見，認為這是殺害他外甥的好機會，於是立即命令匪徒將柱只活埋了。

前院嗚乎哀哉，後院淫戲調情，是程道生的另一宗丑事。

那一年，他哥哥程道河死了，他在太保寺里大辦喪事。當時，他東請和尚，西邀道士，南聘石工，北找紙扎匠，還千里迢迢雇請名戲，真是夸不盡的富貴，顯不盡的豪華。僅這一次費用就揮霍了小麥一萬石。程道生表面上為哥哥的死

裝得很悲痛，但當這個衣冠禽獸，見到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演員時，他毫不顧正在進行着的喪事，急忙下令停演，並強迫這個女演員去後寺院陪他玩樂。程道生並趁看戲人多的機會，又搶了許多民間少女，把她們拖到後寺院，進行非人的污辱。由此可見，這傢伙暴虐無恥到了何等程度！

一九四七年春天，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風馳電掣般地包圍了程太保村。經過短時間的戰鬥，血債累累、殺人成性的程道生像瓮中鱉一樣，被逮住了，並全部消滅了他豢養的匪徒，槍決了程道生及其主要幫凶。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為成千上萬的苦難群眾伸雪了深仇大恨。人民當家作了主人，經過十多年來的辛勤勞動，程太保村一帶和全國各地農村一樣，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新氣象，人民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並滿懷信心地建設着社會主義農業，支援日益發展的社會主義工業！

（中共安陽縣委宣傳部供稿、朱鴻年插圖）

烏云山下小“皇城”

从方城县出发，沿着通往南召县的公路西行，轉过烏云山的南脚，便看見南北两座一模一样的石头寨，这就是大地主周炳軒、周甫波的巢穴。

南北石头寨，全是用青石砌牆，白灰扣縫；寨形方方正正，有角有棱；四周有十二座炮楼，至今还可以看見当年的炮眼。寨牆出土三丈八尺高，环寨有一条护寨河，河水黑洞洞的，足有二三人深，河里岸还修起了一丈多高的临河牆。繞寨一周五六里路，只有通过南面的吊桥才能进去。高大的寨門，鑲着鉄板，釘滿扣釘，露出一副凶煞相。寨門右边一座石碑上刻着斗大的“寨規”两个字，下面写着“非經查清盘明不准进寨”、“客人可疑，戶主以通匪論罪”等条文。寨內一片青瓦房有三千多間，几处深宅大院座落在中心。南寨寨主周炳軒，有两座一进三的宅院，房子二百多間，分杂役院、賬房院、客庭院、內客院、住宅院、书房院等，还設有綉花室、梳妝室、熏衣室、織布間等各种作坊的后大院。宅院里的各种房屋，彩梁画栋，布滿雕飾，真算是綺麗异常。

这两座寨，是周家地主强迫周围的千万农民，花費白銀十

万两，施工十二年才修建起来的。在这座寨墙下，不知洒下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泪水，不知埋葬了多少劳动人民的尸骨！而周家地主任在这座封建堡垒里，却过着穷奢极欲、腐朽透顶的糜烂生活。

周炳軒家只有十口人，可是伺候这十口人的，却有奶媽、厨师、绣花工、針綫工、丫环、仆女等一百多人。周炳軒一出門，二三十个腰插手枪的打手前后护卫；在家里，丫环仆女不离左右，連屙屎撒尿也要人替解褲腰帶。他們吃的是山珍海味，一桌肉菜都有几十样；穿的是綾罗綢緞，每人都有几百件衣服。他們吃足穿够，喝着人參湯、抽着鴉片烟，再想办法在穷人身上榨油，在民家良女身上設阴谋。

周家奸污民女不計其数。不少佃戶的閨女不等长大就被糟蹋；新媳妇不出三天就得上周家做活，好让瞧瞧丑俊。他們有时持枪强奸，有时威逼进府奸污。

有一次，周振功看見了一个姓王的长工的妻子，就以叫她洗衣为名，拉进內院百般調戏。这个妇女当即拒絕跑回家里，周振功赶到家里，拔出手枪对准她的胸膛，凶气逼人地罵道：“不識好歹就打死你，叫你男人也休想活命！”周振功不仅持枪奸污了她，而且还奸污了她十六岁的女儿。母女脸上泪痕未干，周炳軒的儿子周耀臣又来摧残。母女的深仇大恨向誰去申訴呢？只有日



夜痛哭！女儿一恨投井自杀，夫妻俩忍辱流落外乡要饭，至今没有音信。

尸骨筑起的石寨

提起周家地主修寨的起因和当时为修寨而迫害农民的惨景，还得从他祖辈发家来谈起。

远在清朝乾隆年间，周家就成了地主。他家是怎样发起来的呢？原来是这样：有一天，一个过路商人得了急病，周治甫见财起恶念，假劝商人住到他家，说他一向是“乐善好施”，可以请医生给他治病。商人不知是计，竟住到他家，后来就被周治甫毒死了。商人所带钱财，全部落到周治甫手里。事成之后，周治甫又把钱财隐瞒起来，闹着分家，赶走了三个弟弟，自己立门独居。从此，他就置田买地，做投机买卖，放高利贷。到他儿子周世辉时，已经剥夺到两千亩土地了。

往后一百年来，方城这一带经常闹灾；几乎每年都是饿殍载道、田园荒蕪。周家抓住这些机会，大搞粮食贩运，大放高利贷，吃一斗还三斗、五斗，农民还不起债，得拿土地抵押。就这样，从周世辉下传三代，到周维青、周汝贤一门两户时，霸占土地竟达二万八千亩。

周家地主如此剥夺农民，兼并土地，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当时，农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河南。方城石寨一带的农民，也燃起了反抗的怒火，他们纷纷结伙聚众。这时候，周维青、周汝贤着慌了。他们仗着家大业大，为了维护自己的万贯家财，永保统治势

力，就勾結四乡土豪劣紳，强迫方圆几十里的农民給他动工修寨。

这两座寨，从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先后动工，直至咸丰七年、九年才分別建成，都是施工十二年。

这两座寨完全是用石头建成的。在当时工具落后的条件下，民工們要从十几里以外的山上刨采和运送石头。一块石头重几千斤，別說体弱的，就是强壮汉子修一年寨，不是残废，也要累得吐血。修寨的农民除受地主的残酷剝削外，中間又遇上三个灾年，因此食不能充饥，衣不能遮体，再加上不分昼夜地干重活，身子已經虛弱到迎风即倒、难以繼續支持的地步了。可是，寨主、狗腿子监工，手执皮鞭，来往巡查，看見哪个农民稍有怠慢，皮鞭下去，鮮血淋漓，打得皮开肉烂；聽見誰說了句不滿的話，馬上就关进私設的牢房，打罰兼施，生命难保。工地上有的暈倒了，爬起来还得再干；有的身染重病，也不能离开工地一步。就在这种情况下，民工們也沒忘記斗争，他們經常以怠工和破坏工具进行反抗。相传，曾有一位名叫高大汉的农民，挨了监工的毒打，吐了一口鮮血，一声气沒吭。一天，他看监工又在打人，趁监工沒有防备，一铁鎚把那个黑心家伙的脑袋砸碎，随即逃跑了。

咸丰五年，有个叫刘大宏的农民，是个給地主种一百亩地的佃戶，三个儿子，五头牲口，全套农具，算是人强馬壮了。可是在修寨的时候，也沒逃过家破人亡的灾难。他为上山拉石头，死了两个儿子，誰知新坟土還沒干，刚修起的寨墙又倒下一批，落在大宏的住房上，小儿子被砸死，八岁的女儿脊椎骨被砸断，仅剩下的一头牛也沒有保住。大宏老夫

妇流尽了眼泪，冤气难消，忍无可忍，吞下泪水，挺起胸膛，背着身受重伤的女儿，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寨主周維青的門前，要与周家拼上一場。这时，早有狗腿子去报告了。小寨主周玉京冲出門来，抬手就想打，可是被紧跟在他后面的周維青拦住了。

周維青看見大宏背后站着一大群民工，他們个个忿忿不平，气愤填胸，平日里民工們反抗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眼前。他想，再鬧起来，便会火上加油，对自己不利，于是就耍了个花招，轉身对儿子說：“不懂事的东西，还不快給刘大宏打坐来！”又輕声对大宏夫妇說：“你家为我修寨功劳不小，我不能亏待你，今后你可以自由离寨，周家决不会赶你出寨，这样你称心如意了吧！”大宏夫妇一听，愤怒万分，眼睛怒視着周維青，气得渾身发抖，哭不出一声，說不出一句話来。民工們見此情景，紛紛举起了鉄拳，怒吼声四起，你一言他一語地为刘大宏夫妇抱不平。周維青一見势头不对，吓得像烏龟头似的，赶紧縮进了大門，把大門关得紧紧的。任凭民工們和大宏夫妇在門外憤怒地喊叫，周維青理也不理。地主老财个个都是鉄石心腸，他們剝削成性，根本不会对劳动人民有絲毫的怜悯。大宏夫妇在民工們的劝說下，暂时压下了怒火，回到了家里。事后，周維青就从各方面逼迫刘大宏，使他家沒法过日子，最后只得带上女儿逃往外乡了。

石头寨工地像一个屠杀場。在修寨过程中，不知有多少年迈老人寻儿不見，哭干了眼泪；也不知有多少青年少妇寻夫不見，痛断肝腸。正是：“周家石寨节节高，穷人新坟天天多；穷人失去千条命，周家修起小‘皇城’。”

騎在人民头上的強盜

当石头寨将近竣工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將領率兵打到了方城，群众揭竿响应，財主們惊慌万状。有的往石寨藏金銀，有的往石寨存珍宝。沾亲带故的大地主，还能在寨內找到两間“避难房”；小地主沒資格进寨，只得在牆外盖两間草房来避难。当时，石寨成了南阳、方城、南召、魯山一带一二百家大地主的“避难所”。在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上，周家地主立了一个“大功”。从此，周家“名声”大揚，身价抬高了十倍。事后，南阳鎮台黃小宋以八百亩地送給南寨，作为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犒賞，并把周玉京的儿子周炳軒认作义子。南阳知府顧嘉衡还亲笔写了“保卫功高”四个大字，刻在石寨門头上，以表彰他的“功勋”。

趁着这个机会，南寨周維青給儿子周玉京买了一个兵部員外郎的官銜；北寨周汝賢为儿子周克琪买了一个都尉的官銜；孙子周錦泰当上了汛官，汛署就設在寨內。于是，周家两戶，由一个吸人血汗的地头蛇，变成了官宦人家。寨內設了“衙門院”，常駐有軍隊。以后，無論是北洋軍閥时期、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日本鬼子侵略时期，他們都搖身一变，当上了大官。周錦泰的儿子周南波，曾当过北洋軍閥豫皖三省巡閱使署副官长，兼任江苏督軍署副官长和南京市軍政督察长；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他又当上了宛北三县（南阳、方城、南召）的民团司令。南寨的周炳軒是清末的县丞；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当过国民党軍隊六十八軍的參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他又当了汉奸，当过日伪軍大

队长。他的弟弟周士卿是国民党军队三十五师团长，后又当了师长。周家家族里当伪区长、镇长和地方民团头目的人就更多了。

周家爬上政治舞台后，与统治阶级中的上层官吏来往更加密切。伪专员和伪县长王佑桥、楚怀礼、李寿亭，伪河南省参议张仲甫等，都同周家紧密勾结，狼狈为奸；镇长、保长更成了周家的孝子贤孙。南寨二寨主周士卿，在杨庄有一千八百亩地，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都由郭营、贾庄、驢驹舖三个村的农民替他负担。一九四三年，三个村的农民忍无可忍，到镇公所去告状，镇长王子彬却把告状的农民抓起来，以此来讨好周士卿。从此，周家成了这一带的霸主。

“荞麦皮也要挤出四两油”

“不怕你皮包骨头没有肉，荞麦皮也要挤出四两油。”这是当地农民对周家地主残酷剥削的揭露。当时谁种了周家的地，大都是“活着进去，死着出来。”

周家的地租是按比例分成的：麦季二八分（地主八成，佃户二成），秋季三七分（地主七成，佃户三成）。但是，单从分成比例上，还不能看出农民的真正收入。佃户分一点粮食，还要负担各种特别款项，如守寨火药钱、寨丁鞋袜钱、押金钱、节礼钱，等等。一遇收获季节，狗腿子四处催租，农民得割肉灌酒，把他们当上宾招待，稍有怠慢，就会遭到退租。到中秋、九月九、十月一等各种节气，佃户还得给地主送彩礼，不然也就要抽回土地。就这样，农民劳动一年，辛辛苦苦换来的一点粮食，三下五去二，差不多就被剝

削完了，只有常年忍饥挨餓。

周家还有一条恶毒的規矩：誰种他的地、住他的房，都得支差做杂役。租地文約上写着：“早喊早到，晚喊晚到，一次不到，鍋碗瓢勺齐摆。”佃戶們除了种地以外，还得兼做一种活：男的做木工活、編織活或当小工、打扫院落；老年妇女紡花，每年規定三至十斤；青壮年妇女除紡花外，还得織布、做針綫、洗浆衣裳。不論农活忙闲，都得无代价地給周家劳动，做出各种手工产品，供地主卖高价賺大利。周家的金銀財宝，单靠这一手剝削来的，也是难以計数的。

財主都是虎狼心。当时只要住在石寨，誰也逃不过周家的压榨。一九四二年是个大灾年，周家为給地主婆庆寿，狗腿子立逼每家佃戶要按数送礼。佃戶謝老五把家里东西卖完，也沒湊够周家規定的一份彩礼。而周炳軒为他媽做一次寿，却捞了五千块銀元的彩礼。就在这年，謝老五因終日劳累成疾，加上生活所逼，吐血而死。大儿子逃荒在外，至今沒有音信；十四岁的女儿被逼卖出去，当了童养媳；只剩下謝老五的妻子，領着两个小孩討飯度日。就是这样，謝老五家只因住着周家两間破草棚，还不能摆脱周家地主的残酷剝削。謝二娃十二岁給周家去放牛，还管点飯吃；他母亲給周家磨面、洗衣裳，連飯也不管，做一晌活累得喘不过气来，还得領着小儿子去要飯。一天，小孩討飯时被狗咬伤，得下重病，正在这时，狗腿子还催逼着叫去磨面。二娃的母亲苦苦哀求，狗腿子硬把她逼走了，回来时不知什么时候孩子已經死在床上，二娃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被气疯了。

当地农民說：“周家的剝削賬，用十个算盘也算不清！”像謝老五家的遭遇，南寨五六十戶中，就有二三十戶是这样的。

吊人楼上冤魂多

周家是地主、官僚、土匪三结合的大霸主。他们上通官府，直接掌管着地方政权，寨内常驻有团队，最少时也有上百多人。周家地主出得门来，总要跟一帮子狗腿子，身带几十支枪，前呼后拥。他们养的那群看门狗，明夺暗抢，无所不干，闹得周围的农民无法生活。

石寨的门楼上，是周家私设的刑场——吊人楼，里面放有踩杠、老虎凳、皮鞭等各种刑具。在那里不知吊打过多少无辜农民，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

周家想霸占谁的东西，是不择手段的。就拿霸占土地来说，他就有“啃地边”、“连窝端”、“拿罚钱”等各种手段；在施展各种手段时，都离不开吊人楼。

那是一九四三年的事。农民周殿三，有八亩“肉脑子”好地，是祖祖辈辈的守业家产。周甫波早看上了眼，就设下阴谋，派狗腿子去逼卖。周殿三不肯卖，于是周甫波便以“贩卖毒品”的罪名，把周殿三抓到吊人楼上，非刑吊打，苦打成招。一群狗腿子拉着周殿三的手，在写好的“受罚无



錢，拿地作抵”的字据上按下指印，八亩命根子地就这样被周甫波夺去了。周殿三走出吊人楼，忍着浑身的伤疼，在深夜一步一挪地爬到他的“肉脑子”地里，抓起一把黄油土，看看手上未干的印色，抱头痛哭起来。他气愤难咽，又加上受刑过重，回家后，不久就死了。临死时，他对儿女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我是咋死的！这个冤仇一定要报！”

在那种年月，如果谁要有一点积存，也难逃过地主的吃人眼。一九四六年，佃户潘老大兄弟二人，给周家种了多年地，省吃俭用积下一点粮食，在弟兄分家时，被周甫波知道了。周甫波把潘老大抓到“衙门院”，张口就是：“你种棉花为啥以多报少？这是有意少交租！”地主婆也破口大骂：“地是周家的，东西只要种到土里就是我的！”没等潘老大开口，周甫波用拐杖一指，狗腿子立即涌上前去，把潘老大绑上了吊人楼。

潘老大开荒种了一片棉花，收下来先拣好的交了一半，还说“以多报少”，真是有理无处说！但是皮鞭落到身上，眼看性命难保，潘大娘只好托人说“情”。这时周甫波才开口说：“看在老佃户面上，放你出去，但要立即滚开！”潘老大万没想到，当他被吊在楼上的时候，一家老少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糊口粮和分家后仅有的一头牛，已经被周甫波派人抢进寨了。潘老大全家忍气受饿，只好逃往他乡。

抢了潘老大，周甫波还没有忘记潘老二的一份家产。不久周甫波听说联防队正逼着潘老二的亲戚买枪，这人躲到了潘老二家，就叫狗腿子拿支步枪来到潘家，假惺惺地说：“朋友托我卖枪，枪好价低。”潘老二和他的亲戚还没有看清楚是啥枪，几个看家狗一齐闯进屋来，把两个人绑到吊人

樓上，不容分說，一陣毒打，罪名是“拐帶槍支”。潘老二叫冤，他的親戚也叫冤，叫聲起，鞭子落，一直毒打到潘老二承認交四萬元（蔣幣）罰款為止。潘老二出來後，知道自己在石頭寨實在難以活下去了，就被迫搬到了觀音堂。

潘老二走後，周甫波還不甘心，不久又派狗腿子持槍帶繩趕到觀音堂，二次捉拿潘老二。天下窮人心連心。觀音堂二十多戶窮兄弟，深知潘家的冤屈，憤怒不平，都出來質問狗腿子：“為什麼又來綁潘老二？”狗腿子氣勢汹汹地說：“昨晚寨主被‘盜’，有人看見是他干的！”幾十個窮弟兄個個握緊拳頭，面帶怒色，當面反駁：“昨天晚上潘老二根本沒出村，怎能說是他盜的？”狗腿子被質問得無話對答，又看勢頭不對，夾起尾巴溜跑了。

陰險的殺人罪犯

周家不僅是剝削、壓榨農民的吸血蟲，更是圖財害命的殺人犯。他欠錢不給還不算，想要誰家的東西，拿起來就走，誰要說出半個“不”字，他歪歪嘴，放出豢養的一群打手，就能叫你有命難活。這裡有一首民謠：“東家歪歪嘴，打手跑斷腿；吊起狠毒打，抬着死尸回。”

周家有個長工名叫李成業，干了幾年活，周家一直沒給工錢。一次，李成業家有了病人，急得沒法，向東家要工錢去抓藥。周經紹立時變了臉，指着李成業的鼻子說：“你干這種壞事情，還有臉來要工錢！”李成業一時不知他要的什麼鬼把戲，當面質問：“你不要血口噴人，我干了什麼壞事？”周經紹仰面哼了一聲，狗腿子擠眉弄眼地馬上接上去

說：“好大的胆子，你敢調戏少奶奶！”李成业一听，气得脖子青筋乱蹦，說不出話来。他知道和这种人讲不出什么理来，停了一会勉强說：“既然你們能說出这种話，就算我使过了工錢！”說罢，捆起行李离开了周家。周經紹做賊心虛，深怕露出真情有伤“名声”，立即派狗腿子追到寨外，把李成业暗害了。

周家勾通官府，上有靠山，下有爪牙，真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南寨有个房阿卿，做小生意手下积了一些錢。周經紹知道以后，就强迫房阿卿去給他买鴉片烟。鴉片烟买来了，周經紹却分文不給。一天晚上，房阿卿去要賬，触恼了周經紹。他假殷勤地拿出酒肉招待房阿卿，直到深夜才放房阿卿离开周家。这时，四面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房阿卿刚刚走到拐弯处，就有一个人从他脊背后猛刺一刀，房阿卿哎呀一声，想不到迎面又来了两个人，对准房阿卿的胸膛和脖子又是几刀，房阿卿立即倒在血泊里。事后，房家到县衙告状，官府虽查清了案情，罪証确凿，但也不去捉拿周經紹問罪，反与周家勾结，找了一个替罪的人，把长工欧阳金玉綁了起来，送到官府。这时欧阳金玉还不知身犯何罪，就被打得死去活来，砸鐵送牢。要不是人民解放軍来到救了他，这个无辜的长工，早就被周家不明不白地害死了！

牢記昔日苦 方知今日甜

周家地主剝削、残害劳动人民达二百五十多年。直到一九四七年，这一带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打倒了周家霸主，得到了解放。土改时，周家剝夺农民的錢財珍

宝，几个村的大車、小車整整拉了半个月。这些錢財珍宝和两万多亩土地，全部回到了农民手里。血債累累的周家地主，一个也沒有逃脫人民的法网。当年受苦的农民，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幸福大道，生活日日向上。現在，北寨“大王爷”的宅院，是人民公社的办公处；周甫波的“衙門院”，是公社的卫生院；两寨之間又新建一所中学。讀書声、唱歌声和丰收喜悅的欢笑声，代替了当年的哭声和惨叫声。人們看見这两座石寨，就会忆起当年的阶级苦难，就会感觉到今天生活的幸福，从而更加提高阶级警惕性，更加勤奋地朝着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前进！

（中共方城县委宣传部供稿、李 智插图）

血 債

“乡丁发脾气，温家必买地。
甲长一张忙，温家必盖房。
温家的斗，不讲理，出九进十一。
温家的秤，要人命，两个秤锤换着用。
住到老君庙，不死也被逼上吊。
住到南垓乡，别想喝碗如意汤。”

这几句民谣，曾广泛流传在十五年前汝南县老君庙附近的乡村。

老君庙是汝南县的一个大集镇。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南垓乡乡公所的所在地。乡长叫温警吾，是个赌棍出身的大流氓。他当乡长，是仗他哥的势力爬上去的。

旧社会有句老话：“要想发大财，必得当大官。”温家的祖辈，并不是什么大富户，当年弟兄俩分家时，每家只有十来亩地。后来温警吾的哥哥温其亮扛着蒋介石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招牌，由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团长、副旅长、少将参谋，到抗日战争后期，竟一跃而为伪河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温其亮这个“刮民党”的忠实走狗，继承了他主子的衣钵，利用副司令的职权，大肆掠夺民财，不到五年时

間，家里就有銀元數萬，買進好地五頃，蓋起了瓦房一大片。這一下，可把個愛財如命的溫警吾眼氣得坐臥不安，於是，接二連三地給溫其亮寫信，要個差事干。時隔不久，溫警吾就接到了汝南縣偽縣長的委任令，當上了南陔鄉鄉長。

溫警吾這條地頭蛇，爬上了南陔鄉鄉長的“寶座”之後，和他哥一樣，懷着“不殺窮人不富”的毒辣心腸，為非作歹，為所欲為，敲骨吸髓，殘害百姓。他當了八年鄉長，就買進好地五百多畝，蓋起新房六百多間，倉庫里常年存糧數百石；家里其他財物不算，僅是銀元就有八大缸。老君廟集上，二百一十畝宅基地中有一百三十五畝是他的；集上凡是能賺錢的生意，樣樣都有他的。不僅如此，八年間，他還殺害人命三百多條，奸污婦女無其數。他罪惡多端，血債累累，群眾恨之入骨。因此，當時這一帶流傳着：

“溫警吾，是只虎，囫圇吃人不吐骨，敲詐勒索逼人死，奸淫凶殺心狠毒，白骨坑上建家業，哪村都有血泪苦。”

這首民謠，不僅揭露了溫警吾的血腥罪惡，而且，還反映出南陔鄉廣大農民痛恨和仇視溫警吾的憤怒激情。

可是，溫警吾這只老狗，却恬不知耻地說他的發財是靠他祖上的“陰德”和溫某的“幸運”。好！現在咱就來看看溫警吾所說的“陰德”“幸運”到底是些啥貨色吧！

一張便條 搶進銀元千萬

三人三槍 害得千戶破產

如狼似虎的溫警吾，當上偽鄉長的第二天，全鄉十六個

保，都收到了这么一张白纸条：“为保国军抗日，奉命征收富捐，每保银元八百，限期五天交完，若有刁民违抗，立即捆绑送官。”这张纸条虽然不大，但却给全乡农民带来了大灾大难。当时，除了有权有势的地富，温警吾不敢惹以外，只要有碗稀饭喝的户，大门上都被温警吾贴上个“富户”标记。接着，手执木棍的乡丁、保勤务、甲长等一帮狗腿子，就登上门来逼交捐款。唐庄村农民袁福三，一家五口人只有六亩地，也被划为“富户”，硬逼着要他交五块银元的“富捐”。袁福三连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交“富户”捐呢？袁福三愤怒之下，直奔伪乡公所找温警吾说理。温警吾理屈词穷，被弄得张口结舌，说不出半句话来。温警吾一看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了脸，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赶忙给狗腿子递个眼色，血口喷人地大叫：“袁福三！你胆大包天，竟敢反对抗日！来，快把他给吊起来！”话音未落，一群狗腿子蜂拥而上，将袁福三吊在大梁上，一阵皮鞭、木棍过后，袁福三被折磨得不成样了。常言说：“儿是娘的连心肉。”福三娘为了搭救儿子，含着满腹悲愤，卖掉了自己用作糊口的几只羊，交上了“富捐”款，救出了儿子。看！温警吾这条毒蛇猛兽多么凶残，就这么一张白纸条，竟将全乡农民坑害得叫苦连天，民不聊生，而他自己却从中吞噬农民的血汗钱达一万二千八百块银元之多。

贪得无厌的温警吾，刚发过“富捐”款的大财，接着又来了个三人三枪的鬼花招。啥叫三人三枪？温警吾说：“为了维护地方治安，每保出三个人，三支枪，组织一个乡保安队。”并规定：“凡是交不出人和枪的，可以实行枪支变价，出钱买人。一支枪的价钱是：一千五百斤小麦，外加四

十块銀元；一个人的变价是：五千斤小麦，三百块銀元。限期一个月全部交清，若逾期或抗拒不交者，即以勾結土匪、扰乱地方治安論处。”温警吾的狐狸嘴巴这么一张，狗腿子就四下出动，逼粮逼枪。丁营村，有个农民叫丁老二，因交不上枪支变价款，被伪保长抓去住了十八天“小黑屋”。丁老二气愤填胸，大骂温警吾是狼心狗肺，只图自己发财不管百姓死活。伪保长把这事向温警吾一回稟，温警吾真像是誰扇他老祖宗头上一样，两只三角眼顿时立楞好高，拍案大叫：“快給我把他抓过来！看他是不是长有三个头六只眼！”

丁老二被捆綁着押到了温警吾的刑房。刑房里阴风森森，冷气逼人，地上横七竖八地堆放着火烙鉄、老虎凳、辣椒壺等数十种刑具。丁老二两脚还没有站定，几个长着滿脸横肉、手执木棍的凶手，扑上前去就劈头盖脑地打了起来。片刻間，丁老二被打得鼻青脸肿，鮮血直流。但倔强的丁老二并不示弱，仍理直气壮地罵不絕口。这时，坐在一旁的温警吾，呼的一声站了起来，冷笑了两声說：“好个丁老二，你还硬？这才只是个見面礼！”話音未落，只見他那两只三角眼又往上一立楞，大叫一声：“給他来个‘凤凰单展翅’。”接着，几个凶手一涌而上，将丁老二的两只脚和一只手从背后捆在一起，吊上了梁头，并用皮鞭抽打，逼他将沒捆住的那只手向前伸，作“单展翅”，进行侮辱。可是有血性的丁老二，任凭凶手怎样毒打，誓不伸手。他忍着剧痛，咬牙切齿，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怒視着温警吾。

这时，得意忘形的温警吾，两手插在腰間，走到梁下对丁老二譁笑說：“怎么样？到这里，我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让你尝尝这个味道，也算姓温的对你不错吧！”

“呸！狗娘养的东西！”丁老二一口鲜血不歪不斜地正吐在这个大恶霸的脸上。

这口鲜血，像一把复仇的利剑刺向温警吾，它表达了丁老二心底里的万丈怒火。

这一下，可气炸了杀人魔王温警吾。他暴跳如雷，像疯狗一样地嘶叫着：“打，打，给我打！……”

我打！……”

又一陣雨点似的皮鞭、木棍落下来，丁老二晕了过去。狗腿子把他从梁上解下来，劈头泼了一盆冷水。丁老二苏醒过来后，又被凶手拖上了老虎凳。他的上身绑在一根木柱子上，两腿被平放在一张长凳上，膝盖被绳紧绑在凳面上，两个凶手使劲往上掀着他的两只脚脖，另两个凶手还使劲地向他腿肚子下面塞青砖。野兽般的温警吾却在一旁嚎叫着：“不给你个厉害，量你也不知道‘馬王爷三只眼’。”

丁老二早已横了心，他想：在这些狗杂种的黑暗统治下，横竖也是一个死。死，也要站着死。如狼似虎的凶手，看到丁老二的硬梆劲，个个双手发颤，不敢靠近丁老二。但在温警吾的驱使下，一连在他腿肚子下，又垫了四块青砖，

丁老二依然罵不絕口。接着，又是一陣毒打，丁老二再一次暈了過去。

丁老二的妻子在家哭得死去活來。好心的鄰居們，紛紛前來勸說。她萬般無奈，只得把全部家產賣得一干二淨，交上了三人三槍款，才把丁老二救了出來。這時的丁老二已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了。

萬惡的溫警吾，不僅使盡一切手段迫害丁老二，他還張開血口幾乎把南陔鄉農民的血都要吸干了。

據調查，被溫警吾三人三槍款逼得傾家蕩產的不下一千戶。溫警吾從中榨取了八萬斤小麥，一萬四千多塊銀元，並組織了一支全副武裝、專門殘害農民的鄉“保安隊”。

巧施詭計 興建深宅大院

重利盤剝 害死人命無數

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溫警吾當上偽鄉長的第二年，他一心要想修建一所固若金湯、富麗堂皇的深宅大院。為此，他就以修建鄉公所為名，大興土木。溫警吾一方面下條子向每保要民夫二百名、大車十輛；另一方面派出八十多名鄉丁、警務員，攜帶槍支到各保催車逼工。溫警吾拆毀了閻寨寨牆，並脅迫群眾連夜將寨牆磚，一塊塊運到了他的宅基地上。工地上，經常不斷地看到為虎作倀的保長、鄉丁、警務員撕打農民，強迫大家給他賣命干活，甚至連上茅房都會被誣為“怠工”而遭到毒打。溫警吾就是這樣，利用農民的血汗，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建起了一所稱心如意的公館——閻王殿。這所閻王殿四周是五米高的青磚圍牆，還

有三座高大而堅固的炮樓，中間是一百多間青磚藍瓦的房舍。

溫警吾自從有了大批的槍支和匪徒，又有了自以為能夠安全藏身的炮樓院以後，他就更加殘酷地盤剝農民了。要捐、派款的條子，一個接一個地傳下去。什麼富戶捐、學糧捐、大包麥軍糧、人頭稅、保安費、鄉丁款、保甲款、慈善捐等等，不下一百種。這些捐、款、稅、費的名目究竟有多少，就連催糧逼款的鄉丁、保甲長也說不清。橫豎他們只要認為哪戶農民有點油水可榨，那就向他們要款逼稅、催糧收捐。寫張白條往你面前一伸，就得交錢，要是說聲交不起，馬上就給加上個“違抗法令”或是勾通“土匪”的罪名，把你繩捆索綁，拉到鄉公所，輕則坐“小黑屋”，重則毒打致死。溫警吾經常對他的爪牙說：“誰家有東西不拿出來，你卡着脖子也得給他擠出來！”就是這樣，每一次派糧派款的結果，不知多少農民被逼得傾家蕩產，而溫警吾的“產契”箱子里，也不知增加了多少買地置宅的“文約”。不到五年光景，他就將老君廟周圍的好地霸占得一干二淨。老君廟集上的二百一十畝宅基地，有一百三十五畝轉到了溫警吾的名下；在老君廟、汝南、駐馬店三地蓋了六百多間房屋，真乃是家藏萬貫的“富豪門第”了。但是，誰都知道，這萬貫家產正是用農民的鮮血和淚水凝成的！

溫警吾為了發家致富，還使用更惡毒的手段。

住在老君廟集上的老戶，誰都知道吳收一家是怎麼死的。

吳收全家九口人，三十二畝地。弟兄三個辛勤勞動，在平常年景還能過得去。一九四二年鬧災荒，加上苛捐雜稅的

盘剥和土匪的搶劫，弄得屋里粮无一粒，面无一撮，全家人哭天呼地。但是温警吾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竟认为这是霸占吴收那三十二亩地的大好时机，于是马上派人将吴收請到家里，以好烟香茶招待，并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对吴收說：“听说你的生活很困难，家里沒啥吃。咱都是自己人，你咋不早吭气？来我仓库里扛个三斗五斗的，那不算啥。将来有了还，沒有，我还能向你耍！去，把谷子扛去两布袋先吃着。”吴收明知这是个坑，但是为了顾命，只好在温家借了四斗半谷子。

第二年，偏偏又是个荒年。秋季，只收了六斗粮食。到第三年春天，吴收一家九口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温警吾带着一群打手逼债来了。温警吾前头走，狗腿子后面跟，有的掂着枪，有的扛着“黑心秤”，瘦猴子似的管賬先生还拿着算盘。一群人面兽心的坏蛋蛮横地闖进了吴收的家門。吴收惊慌地赶忙招呼：“温太爷，坐吧！到我家有事嗎？”温警吾冷酷无情地說：“吴收！你不要装迷，你吃我的四斗半谷子，今天是清賬的时候了！”吴收哭丧着脸恳求地說：“太爷！今年年景不好，往后緩緩吧！”温警吾把脸一沉嚎叫道：“想得怪美，哪有这么多便宜事。我的粮食，喂个猪，一月也攢两車粪，叫你吃了对我有啥好处？”随即轉身向管賬先生瞅了一眼說：“給他算算該多少粮食，叫他一次还清。”

瘦猴子管賬先生立刻伸出他那比杀人刀还厉害的血爪子，稀里嘩拉地扣着黑子算盘說：“借四斗半算五斗，‘出門利’加倍——二五一石，‘利上利’加倍——一二得二；‘打滾利’加倍——二二如四，二四得八，連本带利一共八石。”

“連本帶利一共八石！”犹如悶棍夯头。吳收一家頓時嚎啕大哭起來：“天哪！吃的還沒有，俺哪有那么多糧食還賬呀！溫太爺，你積個德，改年再要吧！”

溫警吾惡狠狠地說：“不行！我要趁這年頭買几畝好地哩。你沒有糧食，有地、有房子都可以頂嘛！”接着，向身邊的打手們一揮手說：“給我搜！”吳收听了這話急忙高喊：

“你們不能不講理呀！”溫警吾照吳收劈臉一個耳光，罵道：“窮鬼，啥叫不講理？”這時吳收肚子都要氣炸了，跳起來高聲大叫：“老子今天不活了，我和你拚了！”順手拉過來一條木凳，他還沒有舉起，就被几个狗腿子捺倒在地，槍搗脚踢一陣毒打，吳收暈了過去。一群豺狼又闖進里屋，翻箱倒櫃，把吳收的一些能賣錢的東西和三十二畝地、十一間房子的“契約”全部搶去。此後，吳收一家大小九口，連氣帶餓，接二連三地相繼死去。

“溫家的斗，不講理，出九進十一。”“溫家的秤，要人命，兩個秤錘換着用。”這說的是溫警吾發家的另一種毒辣手段。

本來，老君廟的斗，一斗灌麥五十斤。溫警吾的斗却不同，他有兩種斗：一種是收租、要賬時用的，一斗灌糧五十五斤；一種是在向外放債時用的，一斗只灌糧四十五斤。就用這種斗，一來一往不知道坑害了多少窮苦人。至于他用的秤，也是大進小出，一杆秤上有大小兩個秤錘換着用：往外出時，秤杆上掛個小秤錘；向里進時，秤杆上就換上了大秤錘。後來，他嫌這樣用着不方便，就專門製了杆“加五秤”。所謂“加五秤”，就是你拿一百五十斤糧，放在他秤上一稱，只有一百斤。溫警吾就是使用這杆“黑心秤”，從

农民手里夺走了上万石粮食，把很多农民逼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

每年夏秋两季，当佃户和四乡农民向温警吾交纳粮食的时候，温警吾为了不叫农民识破“加五秤”的骗局，就在仓库院里设上三道岗：第一道岗设在仓库院的大门口，两个乡丁掂着木棍站在门两旁，当农民抬着粮包走到门口时，这俩



乡丁就叉打叉骂，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心惊肉跳；第二道岗是在过秤的地方，周围的打手更多，打骂得更凶，催逼着你快把粮食抬上秤，特意弄得你顾不着去看秤星子；第三道岗设在仓库门口，又是拳打脚踢地叫骂着：“把粮倒进仓库里，赶快滚开！”就这样，温警吾满以为可以唬着农民不会发现他用的是“加五秤”，其实农民早就看透他要的是啥鬼把戏了。一出温家的门，大家就气愤填胸地大骂：“交一次粮，简直是过一次鬼门关。吃昧心粮，总不得好死！”“狗娘养的，心真狠，真是杀人不用刀！”

利用灾年 发财残害难童
图霸民财 嗜杀更为凶残

一九三八年黄水成灾后，黄泛区大批难民陆续逃到汝南。在一年春荒粮贵的情况下，老君庙集上；到处是骨瘦如柴、

衣衫襤褸的難童和失去爹娘的孤兒。就在這個時候，吃人不吐骨頭的溫警吾，又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於是，他趕忙將流落在老君廟集上的難童和孤兒“收容”起來，辦了個“慈善堂”。他借救濟難童的名義，向全鄉農民派糧，規定每保出兩千斤小麥、五百斤谷子。溫警吾雖然收來了大批糧食，可是“慈善堂”卻像地獄一樣。一百多個難童，被裝在幾間低矮的草棚里，屎尿氣和臭汗氣，把孩子們熏得喘不過氣來。這些孩子，每天除了喝上兩碗霉米稀湯外，其他什麼東西也不給吃。他們餓急了就爬到豬圈里，趴在朽木柱子上啃；渴了，趴在地上喝尿。純潔無辜的孩子，就這樣被溫警吾，被疾病和飢餓，被蒼蠅和蚊蟲折磨着。這裡並不是什麼“慈善堂”，這簡直是人間地獄，是地地道道的吃人堂；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溫警吾所“收容”的一百八十六名難童，竟死去一百八十四個；幸免沒死的兩個孩子，是因為溫警吾賣出去了。他辦“慈善堂”時間雖然不長，但却在殘害無辜兒童的同時，借救濟難童的美名，又在農民身上榨取了四萬多斤糧食。他就用這批糧食，不！是一百多難童的鮮血，換來了三處宅子和二百多亩好地。

溫警吾這個貪得無厭的家伙，他的心比豺狼還狠十分。他經常說：“‘狠富，狠富！’要想富，就得‘狠’，不‘狠’不能富。”因此，他除了派糧派款大肆進行搶奪勒索外，還挖



空心思，想尽一切卑鄙毒辣手段霸占农民财产。

贫农吴炳乾的二亩宅基地和温警吾相邻。温警吾早就红了眼，一心想霸为已有，可是，就找不着借口。一天，他突然对狗腿子说：“吴炳乾偷了我的东西，你赶快把他给抓来！”真是“正在家中坐，大祸陡然来”。

温警吾的狗腿子闯进了吴炳乾家，二话没说，进门就搦。吴炳乾反抗着，并理直气壮地质问：“我犯了啥罪？”狗腿子无言对答，只是瞎喳呼：“走，走！到乡公所去！”

吴炳乾被五花大绑拉进了温家大院。温警吾一见，一言不发，只是向狗腿子努努嘴。这些家伙就像饿狼一样扑向吴炳乾，一阵毒打之后，又把吴炳乾吊到梁头上。刹那间，吴炳乾被打得皮开肉烂，死去活来。温警吾这才开了腔：“哼，你这个穷鬼，竟敢偷我的布袋，限你三天滚出老君庙五十里以外，若说半个‘不’字，我剥了你的皮！”

“你，你……这是什么话！我姓吴的再穷，也不作亏心事，你不要诬赖好人！”

“好啊！是我诬赖了你？不给你个厉害，量你也不会承认。给我狠狠地打！”

一阵棍棒过后，吴炳乾昏了过去。当吴炳乾从梁上卸下被冷水泼醒后，温警吾又恶狠狠地说：“我有一个穷邻居，就多了一个贼。你认也罢，不认也罢，反正你今天得给我滚出老君庙！”几天以后，吴炳乾在温警吾保安队的威逼下，怀着满腹悲愤，忍着全身剧疼，带上全家老小离开了自己的家，流落他乡。温警吾不费吹灰之力，又抢来了一块二亩大的宅基地和七间房子。

旧社会，人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实际上，在旧社会里，穷人只有遭祸，不会得福。老君庙集上的湛大安，因拿四十八串钱到温警吾的粮行去买粮，竟遭到惨杀，以后，他母亲也被逼死，妻子被逼得流落外乡。

湛大安是个小本生意人，在集上开了个小饭铺。在一九四一年的一天将黑的时候，他坐在饭铺门口等客，从北面过来十八辆独轮车，停在饭铺门口。湛大安乐滋滋地把客人安置好以后，却又发起愁来：缸里只剩下不到五斤面，拿啥给客人做饭吃？于是，他急忙走东家、串西邻借了四十八串钱，立即到粮行头郭大柱那里，想杂几斗麦磨磨支应客。

郭大柱是温警吾的大舅子，给温警吾开粮行。这家伙仗着他妹夫的势力，也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大赖渣。

湛大安把钱交给郭大柱后，他一不给粮，二不退钱，硬说湛大安这四十八串钱来路不明。湛大安气得指着郭大柱的鼻子骂道：“你个狗仗人势的东西，不要欺人太甚！我这钱都是借的，有名有姓，你诬赖不了！”郭大柱也一蹦三尺高地说：“这是温乡长的命令，买粮超过四十串钱，一律缴公！”

湛大安是个硬汉子，他哪能在这强权下面低头。听郭大柱这么一说，他更是怒火冲天：“我不管你有什么乡长的命令，狗长的命令，不讲理总算不中！今天你不给我的四十八串钱，我告你到省政府！”

正吵闹间，围上了一大群抱不平的人。人们七言八语地说：“看这算是啥世道！”“明明是大天白日抢人嘛！”“他妈的，活土匪！”“我看非被逼上‘梁山’不可。”……郭大柱见势不妙，就灰溜溜地从一边溜走了。

郭大柱跑到温警吾那里，把四十八串钱的事一说，温警

吾頓時紅了眼，起了殺人心。於是，他當晚就帶上八個刀斧手闖進湛家，將湛大安五花大綁架到集西頭亂葬墳地里。

當時，風聲呼叫，亂葬墳地里一片陰森淒慘景象。湛大安在劊子手的皮鞭下，在刀槍威逼下，仍大罵溫警吾。溫警吾一聽，大聲喊叫說：“天下是我姓溫的，我叫你死，你就活不成。我看你是要錢，还是要命。事到如今，你还敢硬。動刑！”溫警吾一聲令下，只听“嗒”的一聲，湛大安的右臂被砍了下來，鮮血濺了一丈多遠，濺得溫警吾滿臉都是血。溫警吾吓得后退幾步，倒抽了一口冷氣。



這時，湛大安忍着劇痛，怒目切齒地高聲大叫：“溫老賊，你喪盡天良，你作惡多端，你坑害了多少人，你不得好死！”

“住口！”溫警吾胆戰心驚地吼叫着，并轉過臉來對狗腿子說：“砍！給我狠狠地砍！”

湛大安這個善良純厚的硬漢子，就這樣被一幫滅絕人性、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活活地用零刀旋死了。這時，溫警吾還怕湛大安不是真死，怕湛大安將來再來報仇。于是他親手又扒開了湛大安的腦子，剖了湛大安的胸腹。

萬惡的地主階級，就是這樣殘暴地迫害和屠殺勞動人民

的。这是一笔永远也不能忘记的血债，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

拨开乌云见青天。一九四九年春天，汝南县解放了，老君庙一带的乡村解放了。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恶霸，斗倒了地主，建立了人民政权。就在这年的冬季，人民政府在老君庙召开了万人大会，公审了这个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地主温警吾，清算了他的罪恶，根据群众的要求，判了温警吾死刑，并立即执行。广大农民群众，人人扬眉吐气，个个笑逐颜开。

如今，老君庙的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都已成为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老君庙也完全变了样，这里有了拖拉机，有了电灯，有了自己的商店，有了自己的小学和中学。社员们过着幸福愉快的劳动生活。但是，人人都没有忘记过去受的苦和对剥削阶级的恨。大家表示：一定要把过去受的苦记在心头，永生不忘，并把它作为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让子孙后代，永远记着过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中共汝南县委宣传部供稿、米俊峰插图）

官 匪 一 家

平輿县万冢公社孟庄村的官僚地主閻大炮——閻子正，是一个依仗官势、勒索人民、血手起家、恶貫滿盈的反动家伙。

这家伙上通官府，下結匪霸，錢多势大，横行一方。他大儿子閻振东在伪河南省民政厅当过人事科长；二儿子閻振兴当过国民党綏靖公署副主任，又是伪中央考試院院长、大反动头子戴传賢的女婿。他自己在汝南初級师范学校当过校长，在家当过寨长，又是汝南县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县参議員。他大舅子张义香，是伪庙湾区的区长。当时不少伪县长，为巴結他大儿閻振东、二儿閻振兴，保住县太爷的宝座，都认到閻大炮跟前做干儿子；地方上的乡、保、甲长，自然都更是他的孝子賢孙、忠实走卒了。

閻大炮家有长枪六十多支，手枪二十来支，有几十名打手和成群的恶犬，当地二十多个著名的土匪都是他常年豢养的家狗。他霸占土地一千三百多亩，有佃戶六十多家，方圆十几里以內的村庄，像黄庄、閻寨、孟庄、石庄、苗庄、小郭庄、余坡、南刘、玉皇庙集等村，都有他的土地、房子。他在孟庄还修有“宮殿”、“接官厅”和“行宮”。汝南、

开封和南京等地，也都有他和他儿子的“公馆”，总共有二三百间房。这家伙穷奢极恶、荒淫无耻。他用了十几个丫环仆女。一个六十多岁的杂毛老头子，却娶了八个老婆，最小的一个才十七岁，比他的孙女还小一岁。

閻大炮就是仗着这样的反动势力和霸产，在平舆、汝南一带为非作歹、残害劳动人民的。他经常蛮横地说：“我不讲理，任他去告！告到县里，县长是我的干儿子；告到省里、告到中央，也不过给我俩儿去一封信。”閻大炮这个封建地主、反动官僚的代表，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一带农民的头上海。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官僚地主血淋淋的罪恶事实。

千家万户筑寨恨

一九三五年，閻大炮在汝南县勾结了一个军阀冀师长以后，凭他一个仅读过几年私塾的寄生虫，就当上了汝南县初级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任校长期间，结交官僚豪绅，对上司逢迎贿赂，对师生压榨克扣；在干了两年回家时，光搜刮的银元就拉了两马车，从此便打下了他横霸一方的基础。

回家后，他为了进一步搜刮群众，巩固他的封建统治地位，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打着两个儿子的旗号，以“保全乡亲，加强防范”为名，提出修筑寨墙，并自任寨长。他规定方圆二十里以内的群众，每人得缴纳青砖二十块，做两个月的义务工；如没有砖或不能出工，就得花银洋十元相抵。老百姓一听到这个消息，充满了恐怖和不安，纷纷议论：“这回可糟了！活阎王一回来，可该咱们穷人遭殃了！”

筑寨开始了。广大农民群众在閻大炮与当地反动政权逼迫下，怀着满腔怒火，丢下自己的农活，推着自己血汗钱买来的青砖，从四面八方，向閻寨集中。路上，大車小輛，尘土飞扬，終天鬧得烏烟瘴气，一时閻寨的砖堆如山。許多缺乏劳力的农民，出不了义务工，被逼得变卖财产，甚至当押土地才凑够十块銀元，合着两眼热泪，送到閻家。霎時間，閻家就收到了白花花的銀洋万元以上。閻大炮这时暗自欢喜：“好，不怕沒錢，就怕沒权。我父子官大势大，真是要啥有啥！”

筑寨动工了，閻大炮和他的打手們直接监工，工地上只准干活不准休息；若遇到民工稍有迟慢，馬上就是枪托子搗、皮鞭打、木棍夯。工地上經常听到打人声、惨叫聲，有很多群众活活被累死或打死。閻寨村有个六七十岁的貧苦农民閻老成，須发蒼蒼，因拿不出十块銀元，仍得参加筑寨。一天上午，他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刚坐下来休息，恰好碰到閻大炮带着几个打手走了过来。



不容分說，閻大炮开口就罵，接着他轉过头来对狗腿子說：“过来几个人，把这个老家伙給我綁起来打！”几个打手蜂拥而上，立即把閻老汉捆了起来，皮鞭、木棍，一陣毒打。当时

这个老人怒目切齿，毫不屈服。閻大炮齧着牙，穷凶极恶地大叫起来：“穷小子没有一个好的，还装硬，再给我打！”接着又是一阵更残酷的毒打。老乡们看见，人人心疼肉颤，怒气冲天。有几个老乡实在忍受不住，就站出来向閻大炮说：“他胡子这么长了，不要再打了；以后叫他不歇就算了。”閻大炮却狞笑了一声，说：“有胡子怎么样？羊羔子生下来就有胡子，还不是照样啃草！他生就打牛腿的，老了就不干活了？”当时他满脸凶相，面皮铁青，活像閻王殿里的凶神判官。这时，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怒不可遏，握紧了拳头。閻大炮看势头不对，马上转口说：“今天看大众的面子，饶他一次。”说罢，就带着打手扬长而去。乡亲们马上就把閻老成解开，但他已昏迷不醒，抬回家没过两天便死去了。临死时，他还紧握住他那干枯的拳头，告诉他孙子：“一定要记住我是咋死的，长大了要给爷爷报仇……”

这个寨从动工到建成，整整花了两年时间。寨周围有二三里长，寨墙有一丈五尺多高，阴森森的活像閻王殿。寨修好以后，閻大炮又叫周围的农民给他盖了一座烟厂。砖寨、烟厂的每一锹土、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泪。人们看着这个封建堡垒愤怒地说：“寨墙沟里流的不是水，是我们的血；垫在寨墙下的不是砖，是我们穷人的尸骨啊！”

荒年运米夺民田

“年成歉一歉，财主的家业猛一窄。”这句民谣是旧社会广大农民，经过历次歉年的亲身感受而写出来的，它集中揭露了地主阶级灾年所犯下的罪行。请看看閻大炮所干的坏事！

一九四二年是河南历史上有名的大灾年。这一年，夏季数月无雨，庄稼枯焦；秋后又下了早霜，人们抢种的一点荞麦、寒谷等晚秋作物，也颗粒未收。还没到初冬，农民们就家家缺吃断烧、忍饥挨饿了。正当穷人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时候，閻大炮却乘机买田置地，大发横财。

灾荒年景置地，这是閻大炮家世代发家的一把利刀。一九三二年遭灾，他爹閻二紅在世，就用高利放账的办法，由八十多亩地一下子就置到三百多亩。一九四二年大灾，在閻大炮看来，又是一个发家致富的好机会。他苦思多天；想出一条诡计。他叫两个做官的儿子给伪县长写了个信，打着“救济灾民”的旗号，强迫群众出工出船，到安徽省麻埠街运米。老百姓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惊慌起来，明知道閻大炮这一手是囤积粮食，在节骨眼上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但有伪县长的“公文”，谁敢硬抗，只得含着泪水，离开了家，给閻大炮运粮。半个月后，一船一船的大米运回来了。老乡们撑船拉纤，流尽了汗水，到家后，大米往閻大炮家仓库里一倒，钱粮全无，还得饿着肚子回家。到大雪封门、家家断炊的时候，狠毒的閻大炮的告示贴出来了：为救贫济危，开仓放粮。但米是用钱买来的，谁要想吃，一亩地换一升米；没有地，借一升，麦后还一斗；麦后还不上，到秋后还二斗。老乡们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好像刀割一样。吃吧，哪来的那么多地；不吃吧，眼看着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

又过了几天，老乡们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得横一横心到閻家借米。就这样，一家一家借了米，一户一户倾了家。小郭庄十五户人家，因借米把田地、宅基全算给閻大炮的就有十二户；全村二百四十亩土地，被他夺走了二百一十

亩。仅这一年，他在这一带共搜刮了五六百亩地。

这庄有个农民叫楊凤山，是閻大炮的一家老佃戶；自己原有几亩地，又租种了閻大炮十来亩地。这时他家也揭不开鍋盖，几口人张着嘴沒啥吃，但楊凤山知道閻大炮为人凶狠险恶，对穷人从来也沒有发过这样的“慈悲”，忍着飢餓，也不去借粮。閻大炮見楊凤山沒来借粮，就派人去說：“閻老爷念起你种他的地多年了，听說你家沒吃的，很关心你，叫你先到他家弄斗米将就过去，有啥賬以后再算。”楊凤山听了，想着閻大炮一定又要耍什么鬼把戏，心里有些担惊害怕，迟疑起来，不想去借。狗腿子看他迟疑，立即罵道：

“老东西，敬酒不吃吃罰酒。人家閻老爷家中銀錢无数，大少爷二少爷都在外边做着大官，这种年头人家愿意借給你米，你还不想要，我看你真不識抬举！”楊凤山不得已，只好去借了。沒过十天，狗腿子就拿着算盘来了，按一升米一亩地算的結果：除了楊凤山的地和宅子全算給閻大炮以外，还欠他二升米。到来年，楊凤山的老婆和两个小孩沒到开春就餓死了，楊凤山和他大孩子只得逃荒要飯，終年漂流在外。

逼人收麦害人命

心腸狠毒、慘无人道的閻大炮，一九四二年一下霸占了农民五六百亩土地，这些地里都种有麦子。到一九四三年麦熟的时候，他却发愁了。他想：“这么多的麦子叫誰来收打呢？依靠佃戶吧，他們自己租的都有地；雇工收吧，还多少得給点工錢。”他那肥大的圓脑袋一搖，眉头一皺，鬼主意又来了。于是，他先派人到伪汝南县政府，叫来了个什么秘

书坐鎮，然后命狗腿子們到附近各村挨家搜查，看誰家吃青大麦面，就把人繩捆索綁地拉走，硬說是偷了他家的大麥。請想，在那樣大災年之後，青黃不接的時候，麥熟前哪有幾家窮人不吃青呢？就這樣，閻大炮一下抓來了七八十個農民，用一條繩子拴在他家拴牲口的一排木桩上。這時，閻大炮為了顯示他的厲害，胁迫群眾為他無償勞動，首先將余坡的一個農民余麻廷，拉出來當場綁在老虎凳上用刑，後來又用皮鞭打，用辣椒水灌，強逼承認偷了他的麥。余麻廷憤怒地說道：“我沒有偷，吃的全是自己的！”閻大炮在一旁捧笑說：“好小子，死不招認，給我狠打！”打手們又是一陣毒打。最後，一直把他打得渾身烏爛，口吐鮮血，當即死去。這時閻大炮對大家說：“看見了沒有？這就是偷麥的下場！以後你們還偷不偷？”老鄉們個個怒目切齒，一言不發。閻大炮大怒，就立即命令狗腿子將其餘的人戴上紅綠高帽子，畫上花臉，到各村游街，吓唬群眾。老鄉們看到，個個心里暗暗詛咒：“窮人餓了一冬一春，麥熟前連自己的青麥也不讓吃，這到底是個啥世道啊！”游街侮辱後，閻大炮又叫這些農民拿錢贖“罪”，沒錢就以工抵“罪”。農民們連吃的都沒有，哪有錢給他呢？最後只得以工抵“罪”。就這樣，七八十個農民除慘遭毒打、侮辱外，又給閻大炮收了一季麥。這一年閻大炮收打五六百畝麥子，連吹灰之力也沒費。這個狠毒的大官僚地主，真是凶殘透頂了！

強霸土地兩手血

閻大炮依仗官勢，想盡一切辦法來奪取農民的土地。他

平常买地不让地邻参加，常常是买一亩，文契上就写几亩，还用大弓丈量。这样，閻大炮不知夺去了农民多少土地！

一九三八年秋天，小彭庄彭哑吧死了，撇下一个六十多岁的孤寡老婆。因为没啥吃，她打算忍疼卖掉自己仅有的二亩地。这事被閻大炮知道了，心想：“小彭庄地势平坦，土质肥沃，都是好地，孤寡老婆这块地一定要先下手弄来。”于是，他就先叫自己的狗腿子去骗这个老人说：“听说你想卖地，还是卖给閻大爷家吧。閻大爷家大业大，人又慈善，你老了也不用怕，他保险养活你一辈子。”閻大炮也不管彭老大娘答应不答应，第二天便带着打手、坐着轿车子来到了小彭庄。车到村里，閻大炮硬把彭老大娘拉到车上。走到地里，閻大炮就威逼她说：“哪是你的地，用手情指啦！”这个老人吓得用颤抖的手一指，閻大炮立即令人丈量，一下子量了三十多亩。当时跟着看热闹的人见有些土地无故被量去，就跑来说明一下情况。閻大炮竟破口大骂，反咬一口：

“他妈的，你们这些穷小子真不讲理！哪是人家的地，人家自己难道不知道？你们想欺负一个孤寡老婆子，霸占人家的地是不是？今天在老爷面前还敢如此，再说我就把你们送到城里坐监牢！”说罢，又命令打手砰砰打了两枪，就扬长而去。光这一次，他就霸占了四五家农民的地。至于那位彭老大娘，也没得到几个卖地钱，到冬天就饿死了。

閻大炮为了霸占土地，不但对一般农民施行毒辣手段，就是对他的亲族也不放过。一九四三年，閻大炮看中了他近门伯母閻曹氏的一份家业。閻曹氏家中有二三十亩地，两年多连续死了丈夫、儿子和女儿，媳妇也改嫁了。这时，閻大炮趁曹氏有病，就编圈说她是“旱魔”，把曹氏用铁链子锁

在一間磨房里，到处揚言說曹氏渾身白毛，长了巨齒獠牙，吞吃小孩，不准她接見任何人。后来，他指使一个神汉，借口“捉妖”，用繩子活活地把曹氏勒死。曹氏被害不久，她娘家两个侄子曹蛮、曹煥来看望他姑母，閻大炮为了灭絕后患，竟派人把曹蛮兄弟俩也暗杀了。閻大炮这个劊子手为夺得这份家产，这一次就杀害了三条人命。

竊匪搶劫惡貫滿盈

閻大炮这个大官僚地主豢养了一批土匪，他們白天吃喝淫乐，夜晚綁票牵牛，搶劫財物，閻大炮坐地分贓。平时他們听說誰家有錢就要搶，遇到路过的商人更要搶劫一空，鬧得路断人稀、民不聊生。

一九四七年解放前夕，閻大炮的末日將到，他豢养的那班土匪鬧得更加猖獗，老百姓不到太阳落就牵着牲口到处躲避，日头不出来还不敢牵着牲口进家。孟庄附近的农民，大多是閻家的佃戶，他們虽然明知道这些事都是閻大炮与土匪勾結着干的，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想到鬼子还不吃窝边草，何况閻大炮又是自己的东家，所以就冒着危险把牲口牵到孟庄去避难。初开始，閻大炮規定每头牲口收三元銀洋，說是“保护費”。后来，閻大炮眼看解放大軍勢不可挡，蔣家王朝將被人民推翻，心想：既然这样，晚下手不如早下手，趁現在共产党还没来，手下还有点力量，干脆把这些穷小子的牛赶走，卖掉換些錢，一走了事。主意一定，就指使他外甥石学勤，領着打手，趁一天夜里，一下把黄庄、南刘、余坡、小郭庄、霍庄等十几个村庄的一二百头牲口全部



搶光，并且还打死了三个农民。这家伙临死前还作垂死掙扎，又欠下人民一大笔血債！

一九四八年这里解放了，孟庄一带的农民紛紛参加了剿匪反霸的斗争。革命的风暴吓得閻大炮丧魂落魄，夹着尾巴连夜逃往汝南。就在这个时候，这家伙还无孔不入地祸害人民。他跑到汝南后，又强奸一个妇女，结果脊背上被扎个窟窿，不久就一命完蛋了。

孟庄一带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清算了这个大恶霸，斗争了他的二老婆“母老虎”；土地改革后，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他们永远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

像閻大炮这样杀害劳动人民的劊子手，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能甘心自己的灭亡嗎？不会的，他们时刻都想着恢复那种吃人的生活。我们要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血海深仇，永远要提高阶级警惕！

（中共平舆县委宣传部供稿、史正学插图）

“女閻王”

提起“女閻王”，杞县东南袁东村一带的乡亲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她以阴险毒辣的手段霸占了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只因长工说了一句反抗的话，她就害死了八条人命。她是一个心似豺狼、嗜杀成性的女恶霸地主。

“女閻王”的娘家姓许，是睢县长岗许庄村的大恶霸地主。她的四个哥哥全是土匪。她在家里娇惯成性，吃得又肥又胖。一九一六年她嫁给袁东村的地主李性一，除了陪送嫁礼以外，光用她带来的体己钱，就置地八十亩。视财如命的李性一，把她敬为活财神，指望靠她娘家的势力发家称霸。所以，“女閻王”到李家不久，就成了一家之主。

她霸占了五百五十亩耕地，村里四十六户贫苦农民只有五十来亩沙碱地，所以，差不多都成了她的佃户。她还仗着儿子、女婿当汉奸的势力，百般欺压农民。她放青麦用小斗推平借出，大斗冒尖收回；借一斗还二斗，麦前借，麦后还；还不上，本利番加番，每天外加一升利。农民被这种“驴打滚”的高利贷剥削逼得走投无路，逃荒要饭，饿死在外的不计其数。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女閻王”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罪行吧！

一件破衣 霸来地十亩

几穗高粱 逼死李吉征

一九三一年春季，“女閻王”的佃戶李尙征的老婆病倒了。一家六口人全靠她縫縫补补，三个小孩全凭她照应。她臥病不起，全家沒人照顾。想治病，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去哪里弄錢呢？只得人托人、脸托脸，好話說了千千万，去李家药鋪除了几剂药。誰知刚吃了药，李家一天三遍跑上門要賬，不給就按天加利，本利加番。“女閻王”也在这个时候派人一天几次催逼租子。这一家人穷得掀不开鍋盖，大人小孩連飯都吃不上，哪有錢还賬呢？李尙征的父亲李性得和儿子商量說：“把咱那几亩地卖了吧，給媳妇治治病，也好把那些王八蛋的賬还清。”儿子伤心地說：“爹！咱那地咋能卖呢？这是咱几輩子的血汗呀！”父亲含着眼泪說：

“我咋不知道呢！地是咱种地人的命根子，你老爷和你爷都为它累死累活，几輩人挨餓受冻才置了几亩地，有一点办法，誰能忍心卖呢！現在給媳妇治病要紧。孩子，卖吧，爹不怪你。”躺在床上的媳妇，听見父子俩商量卖地，心想，为了自己的病，把全家的命根子断送了，以后可依靠什么过活？就接上来說：“不能卖！我就是死了，也得保住这几亩地！”她說着說着，紧紧地樓住了身边的两个孩子，眼泪夺眶而出。这天下午，李尙征按照父亲的主意，出外找买主商量卖地的时候，想不到他老婆就悬梁自尽了。

李尙征沒有找到买主，愁眉苦脸地往家走，走到門口忽然听見家里传出了小孩的哭叫声，他急急忙忙跑进屋里一

看，老婆已上吊死了，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李尚征想，老婆来到自己家里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这次活活给逼死，就是没钱买棺材，也得想法弄件囫圇衣服穿在身上，可是手里又没有钱，上哪儿弄一件囫圇衣服呢？

这事被“女阎王”知道了，她假慈悲假悲地把自己出嫁时穿破的一件衣服拿了出来，亲自送到李尚征家说：“哎哟，多好的媳妇呀，咋想不开吊死了呢！真可惜，她不是没送老衣吗？这是我出嫁时的衣服，给她穿上吧。”李尚征想，“女阎王”的东西不是好要的，她能白给吗？他正在迟疑不决，“女阎王”一眼看出来，赶忙说：“怕还不起吗？不要紧，咱都是本家，还是先埋人要紧，这衣服我又穿不着。”说罢扔下衣服就走了。

“女阎王”送衣服完全没安好心肠。原来李尚征家那几亩地和“女阎王”的大块地搭界，她早就想弄过来，和自己那块地连成一片，可是李尚征家说啥也没答应。这次她看机会来了，就想，不怕你不爽，这一回用了我的衣服，叫你有口难言。果然，人埋不久，“女阎王”就逼李尚征归还原衣，李尚征只好登门哀告，说以后买件好衣服还她。“女阎王”把眼一瞪说：“你这穷鬼到啥时候能有钱买好衣服！我那件衣服值几十块银元，把你那十亩地折给我也不够。”李尚征想，上哪儿弄原衣服呢？能扒老婆的坟墓吗？这不是打死和尚要和尚，明明讹人吗？和“女阎王”打官司吧，他知道“女阎王”上通官府，有钱有势，哪有穷人的路呢？弄不好生命还难保。想来想去只好托人求“情”，把仅有的十亩地折给了“女阎王”。从此李尚征扶老携幼，拉着要饭棍四处流浪。

一九三四年秋收后，贫农李吉征在“女阎王”地里拾了

几穗高粱，“女閻王”知道了，立即叫大儿子李九征把李吉征吊打了一頓，然后又逼李吉征請一桌客，賠二百斤高粱。她向李吉征說：“不賠高粱不請客，井里的水你不能吃，关到黑屋子里餓死你！”李吉征天天拉棍要飯，拿啥請客和賠二百斤高粱呢？一間破草房里，只有三个半截砖支着个破鍋，一把碎草上放着几輩人盖过的补釘落补釘的被子。把这間破房子卖了吧，有誰要呢？想来想去，只好把埋着祖先的坟地卖了。当天晚上李吉征水米沒沾牙，跑到老坟地里，一头



栽倒在爹爹坟头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陣，他抓了一把土带回到自己的破屋里，撕下一块破衣服，小心地包好，收藏好，把仇恨牢牢地記在心里。

办酒席那天，“女閻王”的大儿子李九征和几个保丁，歪戴着帽子、趿拉着鞋，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吆五喝六，大吃大喝，活像一群爭食吃的野狗。李吉征站在一旁怒視着他們。他想，这盘子里的菜是用祖先的遺骨换来的，盅里的酒是他几輩人的血汗酿成的啊！这帮吸血鬼，狼吞虎咽，直到酒足飯飽才滾蛋。临走时，李九征还指着李吉征說：“限你三天交出二百斤高粱，如交不上，我……”李吉征一听，气得两眼发黑，蹲在地上半天說不出話来。这二百斤高粱又上哪儿去弄呢？一时旧仇新恨涌上心头，他猛地站了起来憤憤地說：“‘女閻王’你这个害人精，我死也忘不了这个仇！”一气之下，吐了两口鮮血，就这样活活地被逼死了。

地主崽子 吸尽农妇血

穷人母子 骨肉两分离

“女閻王”生过几个孩子，却是只生不养，家里常年雇着奶媽，让穷人們割去連心肉，养育着她的儿女。

这庄有个七十多岁的李大娘，她虽生过六个孩子，但都因为“女閻王”夺了她孩子的奶一个也沒有活。老大娘一提起这段血泪斑斑的往事，总是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她和李軒結婚后，家里穷得地无一壠、房无半間，全凭一根打狗棍度日。一九一七年后，她生第一个孩子，就被“女閻王”看上了。这时“女閻王”也生了第一个孩子，就假仁假义地让给她一間破屋，又雇她丈夫当长工。男的给她种地，女的给她奶孩子，“女閻王”算是雇了个不拿錢的奶媽。李軒夫妇一踏进李家大門，男的就像牛馬一样，给她累死累活地干，还不得温飽，女的整天抱着地主的儿子，亲生的婴儿再也吃不到自己的奶。她听到自己的儿子餓得哇哇地哭叫，心如刀攪一样疼痛。就这样，地主的儿子吸她的奶，喝她的血，一天天长肥了；自己的儿子呢，却活活地餓死了。在“女閻王”的房檐下，眼泪只有往肚里流。后来，李大娘生下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同样因得不到奶吃，都餓死了。“女閻王”的孩子却一个一个长大起来。李軒夫妇看着死去的儿子，真如万箭穿心。李軒想，“女閻王”是个黑心狼，不如拉棍要飯去，逃出这个狼窝。

当李軒含着悲憤的眼泪提出辞工时，“女閻王”却恼羞成怒地說：“你說得倒容易！要走，拿出房租錢来，交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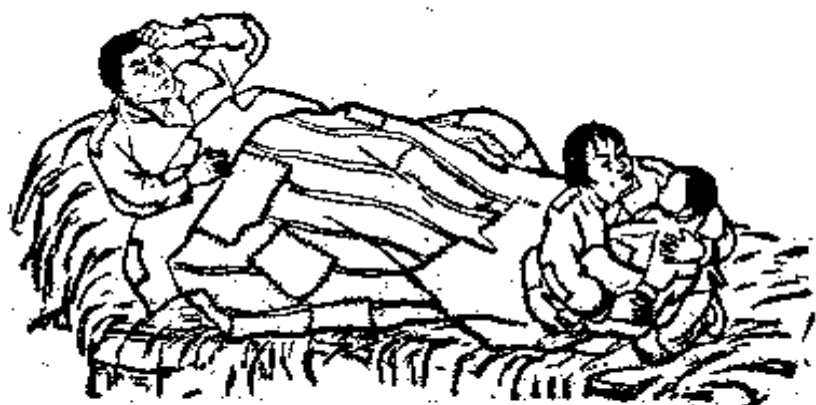
几年的飯錢来！不然，把你的腿打断！”“天哪！这是什么理呀！我的三个孩子都餓死了，这个人命賬又找誰算呢！”李軒明知“女閻王”想逼他两口給她当一輩子牛馬，可又怎敢和“女閻王”爭辯呢？只得忍屈含冤，年复一年地給“女閻王”出死力干活，李軒的老婆生了六个孩子，也就死了六个孩子。后来李軒由于过分伤心和劳累，也忧憤成疾死了。

还有一个穷苦农民李兴功的老婆张兴兰，生孩子刚滿月，丈夫病倒在床，一家人全靠她娶飯糊口养病，但“女閻王”却逼她当奶媽。她知道“女閻王”的饅不是好吃的，在李家做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就婉言拒絕了。“女閻王”哪里肯答应，便恶狠狠地說：“你这个臭娘們，人穷骨头倒硬。答应也得去，不答应也得去！”张兴兰知道“女閻王”恶强霸道，什么孬事都做得出来，为了病在床上的丈夫和刚滿月的嬰兒，只得含着泪水，忍受着內心的痛苦，走进了这座人間地獄——李家宅院，从早到晚哺育着“女閻王”的孩子。

孩子是娘的連心肉，作母亲的誰不心疼呢？一天，张兴兰的嬰兒得了病，她回去看看，回来晚了一点，“女閻王”便破口大罵：“看你把少爷餓成啥样啦！”这个小畜生娇养慣了，一吮住奶头吃不飽，便哇哇地哭起来。这一下可惹恼了“女閻王”，伸手抱过去孩子，怒气冲冲地說：“你的奶水弄哪去啦？你那臭妮子值得吃奶？把我的孩子餓坏了，你全家人的性命賠上也不中！”还没等张兴兰分辯，“女閻王”

的棍子已重重地落在她的身上。

张兴兰忍气吞声地給“女閻王”



奶孩子，沒到半年時間，地主的孩子一天天肥大起來，張興蘭的孩子却活活餓死了。她像瘋了一樣，抱起死去的女兒，哭了又看，看了又哭。病中的丈夫也熱淚縱橫，呻吟不已。從此，張興蘭因思念女兒，過於悲傷，整天昏昏迷迷，奶水也沒有了，“女閻王”便把她痛打了一頓，一脚踢出門外。

長工反抗 惹惱“女閻王”

殺人滅口 八個人遭殃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一位面黃肌瘦、衣不遮體的年輕人，扶着一個雙目失明的老媽媽，顛顛抖抖地走進袁東村。“天下窮人是一家，窮人見了窮人親。”長工李性本看見這兩個人太可憐，就上前問長問短，才知道這個年輕人叫胡喚，是和他母親一道從東南來逃荒要飯的。他便領母子二人到家中烤火取暖，隨後又將他們安置在村南頭的破廟里。“女閻王”知道這件事以後，便大罵：“哪來的窮光蛋，快給我攆走！”李性本想，天下窮人都是受苦受壓迫的，叫胡喚上哪兒去呢？所以他沒听“女閻王”的話，照舊給胡喚母子弄吃弄喝。這一下，“女閻王”內心不安起來了。她想：近年來共產黨、新四軍在板水和付集一帶活動得很厲害，听風聲那裏窮人又組織起來啦。胡喚這兩個窮鬼來路不明，是不是來這里串動窮人找我的事呢？為啥李性本這些窮人對他恁好？要真是那樣……她越想越害怕，也越加坐立不安。最後她拿定主意，不管怎樣，一定得設法把他倆攆走，免留後患。

次年春天，“女閻王”硬賴胡喚偷了她栽的柳樹，把他吊在樹上，苦打了一頓。胡喚被打得昏迷不醒，拉到村外。

他那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趴在儿子身上哭得死去活来。

长工李性本看到“女閻王”这样为非作歹，义愤填胸地说：“人不要把路走得太绝了，穷人总不能光过阴天，一定会有见太阳的时候。”“女閻王”听说后，便大骂李性本。李性本是个有血性的硬汉子，遭到这样的辱骂，无论怎样也咽不下这口气。当晚，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女閻王”呀，你想永世把穷哥们儿都踩在脚底下，我算看透了你的黑心肠。他越想越恼，便起来找长工李玉征、李伙头商量说：“我不给她干了，准备找新四军去。那是咱穷人的队伍，将来把队伍领来，也替咱穷人出出这口冤气。”

第二天，李性本就沒去地里干活。“女閻王”见李性本沒来上工，很生气。别的长工就为李性本圆场，说他病了。过几天，“女閻王”见李性本还不上工，便恼羞成怒，恶狠狠地找着李性本说：“好呀！你想怠工，和我作对，不给你个‘小鞋’穿穿，就不知道老娘的厉害。”“女閻王”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有更恶毒的打算：她想，如果新四军来了，李性本一定是我的对头，不如先下手为强，拿他做个样子给众人看看，不然穷人就要反了。她想到这里就咬牙切齿地说：“走不掉你！”

一九三九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晚，阴云密布，月亮和星星都躲起来了，天上地下一片漆黑。从死气沉沉的村庄里，时而传出几声狗叫。“女閻王”堂屋的桌上，放了一大瓶酒和几盘菜。她让大儿子李九征把侄儿李朋征叫来，对他们说：

“今晚你弟兄俩去把李性本给我杀了！”她见李朋征有些犹豫，便接着说：“咱与他几辈有仇，咱富他穷，咱不收拾

他，他要收拾咱。你弟兄俩喝罢酒去騙李玉征和李海寬，让他俩去叫李性本的門。”

劳累了一天的长工李玉征和李海寬，正躺在麦場上睡觉，猛被李九征叫醒。他俩还摸不着头脑，李九征就說：“走，走，跟我到李性本家，看他这几天为啥沒上工，明天叫他給我干活。”李海寬边走边想，这家伙黑天半夜一身酒气去找李性本干啥呢？找他上工，啥时候不能去，为啥偏偏要在这深更半夜里呢？他心里觉得有点怀疑，但又不敢不去。快到李性本門口时，李海寬問李九征道：“到底有啥事？人都睡啦，明天再說吧。”“不要問！”李九征压低了声音急促地說。这天晚上天气悶热，李性本偏偏睡在門外边，被說話声和脚步声惊醒了，忙站起来，問一声“誰？”李九征上前一步，举刀向李性本的脖子劈下去，接着又連打三枪，老长工李性本便气絕倒在血泊中了。

李性本的儿子李子征，当天要飯未回。第二天听說父亲被害，嚎啕大哭，想立即回家报仇。朋友都来劝阻：“不能回去呀，現在恐怕那个坏家伙正找你，你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嗎？”李子征只好咽下悲憤的眼泪，永記杀父之仇，躲避在外祖母家里，等待报仇的机会。“女閻王”怕李子征报仇，察訪出他的下落以后，便叫她的外甥、土匪头子曹树修連夜去杀李子征，并編瞎話逼着长工李伙头带路。临走前，“女閻王”又俯在曹树修耳旁說：“要全干掉，以絕口供。”曹树修等匪徒，連夜赶到了睢县程楼村李子征的外祖母家。曹树修用枪威逼李伙头叫門，李子征刚开了門，就被綁住拉到村外。这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将李伙头他俩一齐用乱刀砍死在荒郊。

李性本父子遭害后，李海寬悲痛不已。到哪里去給他們报这血海深仇呢？他想，这个狠毒的“女閻王”决不会就这样罢休。自己在村里待下去，也难免不受她的暗算。他决心找个机会，替李性本一家报仇。于是李海寬在夜里偷偷地祭奠李性本，便往东南乡逃走了。“女閻王”自从杀了李性本之后，終日心神不宁，怕露出馬脚。又見李海寬跑了，更是焦虑不安。她想，杀李性本就这两个穷人知道，新四軍、共产党来了，这两个家伙，一定会去告发。不能叫李玉征再跑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斬尽杀絕，以絕后患。

为尽快地杀掉李玉征，“女閻王”拿着銀元、鈔票，掂着酒肉，去付集颯堡找当汉奸的儿子李九征。用这些錢財、酒肉买通汉奸头目，誣告李玉征私通新四軍。当晚，李九征便領着七八个汉奸，到李玉征家，通的一声将破門砸开。李玉征惊醒，急跳下床来，被李九征一枪打倒在地。酣睡的嬰兒被震醒，三岁的女孩子媽呀、媽呀地哭叫着，李玉征的老婆紧紧摟住两个孩子，大声呼救。这伙汉奸哪能容她們母女呼救，一陣乱枪將她們打死在床上。李九征掂起未滿月的嬰兒，撕成两半，摔在地上。唯恐他們不死，他又用刀乱砍乱剝了一陣，頓時血水流了一地。杀死李玉征一家四口人以后，“女閻王”还不甘心，又叫这伙匪徒，到村南边的破庙里，枪杀了李玉征那饥饿有病、不能动弹的老父亲。

“女閻王”想用这种办法巩固她的統治地位，让穷人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正像长工李性本所說的：“穷人总不能光过阴天，一定会有見太阳的时候。”一九四七年秋季，杞县解放了，人民斗倒了“女閻王”，翻身作了时代的主人。

（中共杞县县委宣传部供稿、林紹先插图）

彭“善人”恶而不善

南召县皇路店核桃园彭家，是清朝以来方圆几百里闻名的“地主世家”。这家地主曾经挂过“千顷牌”。彭家的土地、庄园，横跨方城、南召、南阳三县，占有百多个村庄。夏、秋收获季节，佃户们大车小辆地往他家运送粮食，每年都有四万多石。他家楼房瓦舍千余间，“家郎”、“院公”二百多名。京（北京）、府（南阳府）、两镇（石桥和皇路店镇），都设有彭家开的当铺、作坊、粮行和钱庄……当时彭家曾自夸是：“走京串府不住别人店，卖粮不用挑子担，元宝闹河用不尽，百里走不出彭家田。”

这家大地主为什么占有这样多的土地和店铺？原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发财致富的传家宝：“兴家立业要心狠，对人处世装慈善。”因此，在解放前，有不少劳动人民被彭家的伪装所迷惑，看不清彭家的真正嘴脸，人云亦云地称这罪恶之家为彭“善人”家。

彭“善人”这个名字，是彭家利用一些小恩小惠，长年苦心经营得来的。他们通过年节请佃户吃酒席，饥荒年间“捨”飯“捨”粮，“捨”药“捨”衣，处处以“慈善家”

的面目出現，借以緩和階級矛盾，麻痹與蒙蔽勞動人民。

就在彭家玩弄這些假仁假義的鬼把戲的時候，也無不怀揣着惡毒的用心。這裡僅舉年節請佃戶吃酒席一宗來說。每年的正月初二，彭家總要大擺宴席，把佃戶請到他家吃喝一頓。這頓酒席並不是好吃的。彭家為了使佃戶種好地，多交租子，多為他家支差服雜役，把酒席分為三等：上等席是兩葷兩素的四個盤菜、四個碗菜，外加一壺酒；中等席是四個菜、一壺酒；下等席是兩個菜、一壺白水。佃戶們坐席，是由彭家根據對他家“貢獻”的大小予以安排的。佃戶趙全有，家裡人口多，勞力少，地未種好，彭家就在下等酒席的桌位上、筷子上寫上趙全有的名字。入席後，彭家的人在宴會上大聲喊叫：“趙全有喝水，趙全有喝水……”大肆進行諷刺與奚落，旁邊的狗腿們，則捧笑不已。接着，彭家當眾宣布：“趙全有種地不下勁，掐了地，限期遷走。”趙全有央人托友，最後送上四只大肥鴨作為禮物，彭家才收回“成命”。像這樣“殺一儆百”的宴會，佃戶們無不提心吊膽！

在凶年飢歲，彭家通過有限的“捨”飯“捨”糧，“捨”藥“捨”衣，以博取“濟世活人”的美名。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災，彭家拿出高粱面和花生粳子炒面九百多斤施“捨”。面帶飢色、瘦骨嶙嶙的難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一湯匙稀飯，飢民們還是難免凍死餓死。就在這哀鴻遍野，餓殍載道的時候，彭家數以萬石的糧食，在市場上高價出售，乘勞動人民之危，大量置買田地。不僅如此，還借着荒年飢歲，向佃戶催地租，討“頂手”（即押金），逼要高利貸，有不少人為此傾家蕩產，亡命他鄉。佃戶劉長聚，以積累多年的錢財，租種彭家十來畝地，這年年成較好，彭家逼劉長聚多交

租谷，长聚只好卖了一头耕牛抵上。誰知彭家还不满足，又依仗伪民团团长的权势，抓长聚家的壮丁，长聚夹亲托友，又把另一头牛卖了一百二十元全部送上，誰防这个狼心狗肺的彭家，夜里又派人把长聚弟兄俩抓走，押入獄內四年，长聚被折磨致死，其弟出獄后不久也就死了。人被陷害，长聚家被封門閉戶，财产被彭家沒收，长聚的女人气得死去活来，領着几岁的孩子到方城县逃命去了。又如，佃戶郭光太因为灾荒，借彭家一千元高利貸，半年未过，彭家逼着还債，头一天郭光太卖掉一头耕牛还債，第二天彭家就把地捐了，全家七口人，只有扶老携幼，出外乞討度日。类似事件，不胜枚举。据粗略統計，至少有二百多家佃戶受到彭家之害，其中有三十多戶弄得傾家蕩产，妻离子散。

因此，在彭家大摆宴席和“施”飯“捨”粮的同时，就有些农民識破了他的阴谋，用下边一首民謠，揭露了彭家的真面目：

“彭家面善口甜，做事心如刀剑，
压迫剝削穷人，抓兵迫害招田。”

血海尸山上的“千頃牌”

彭家为了掩飾其剝削发家的真相，編造与散布出許許多多騙人的鬼話。說什么“彭家占着活龙活凤的好坟地，风水好”啦，說什么“彭家有一根神扁担，两头有两个蝴蝶，越挑越輕”啦，又說什么“彭家从山西迁到石桥，夜里神仙托梦，扒出活銀子窖”啦等等。这些凭空捏造的流言，在旧社会封建迷信思想的愚弄下，曾經迷惑过人，起过麻痹劳动人

民斗志的作用。現在，讓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來看看彭家到底是怎麼發家的吧！

清朝乾隆年間，彭家的老祖輩彭太，從山西曲沃縣經商而來，寄居在石橋的一家招商店裏。時值白蓮教起義，農民衣食無着，彭太就在人們的生活上打主意，做起了白布買賣。由於彭太善於投機倒把，招搖撞騙，小生意日益興隆起來，由肩挑、車推，一直發展到大車拉。彭太通過賣白布剝削起家，有了雄厚的資本以後，又想了很多發財之道。他到處開設當舖、糧行、作坊與錢莊等等，不僅在石橋變成了個“彭半街”的大東家，而且在北京、開封、成都、南陽等地，都設有彭家的店鋪和錢莊。據傳說，當時彭家的店鋪、錢莊有幾百處，每年的商業剝削約有幾十萬兩銀子收入。

在彭家擁有大量的金銀財寶後，就開始兼併土地。第一次買南陽棗莊二十四頃地；第二次買尹店李家十六頃地。在田地發展到五十多頃時，貪得無厭的彭太，為了“大振家聲”，大置莊園，不惜花費數十車元寶，給自己的孫子彭令捐了一個四川省的道台官銜，這個“官”管轄三州二十五個縣。“朝裏有人掌了權，置田買地不費難”。彭令上任以後，依仗職權，貪贓賣法，到處索賄賂、刮地皮。據當地群眾說，他一次即從四川拉回來金銀財寶數十車，大肆購田買地。在彭令當道台後短短幾年時間內，彭家的土地由五十多頃，猛增到六百多頃，在清朝末年掛上了“千頃牌”。

國民黨反動派當權以來，彭家搖身一變，成了反動政客。彭家長門七代孫彭東川，先後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團長、團總和偽鄉長；二門的彭五卿、彭和卿通過金銀、美女等升官之道，爬上了國民黨軍隊師部軍法處長、南陽縣司法科

长、中学校长和区长、乡长、保长等职位。彭家这些孝子贤孙，在爬上政治舞台后，不仅依仗权势保护他们祖先剥削来的家业，而且还继续穷凶极恶地兼并与霸占土地。彭家的土地面积空前地发展到八百六十顷。至此，彭家的土地西至花子岭，东至方城境，南至蒲山店，北至鸭河口，方圆三百多里，都成了彭家天下。

八百六十顷，就是八万六千亩土地。这个数目，占山多地少的南召县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

八百六十顷，是彭家从一家一户、一村一庄剥夺来的。

八百六十顷土地中，不知饱含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泪、尸骨和财产。有人说：彭“善人”家的“千顷牌”，挂在无数劳动人民的血海尸山之上，看来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彭家除了通过商业剥削、捐官刮地皮之外，还通过极其残酷的封建土地剥削，惨绝人寰的灭门霸产等等骇人听闻的手段，吞并土地。请看核桃园附近农民的血泪控诉：

农民租种彭家的土地，首先得交出数量巨大的“顶手”。一般租种一犍牛的土地（八十至一百亩），即得交“顶手”一百八十至二百两银子，价值小麦四千多斤。据李村、核桃园七十多家佃户的统计，仅在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左右，一次即交纳“顶手”一万多两银子。佃户冯金志，为给彭家交“顶手”，卖掉耕牛，卖掉仅有的财产，结果三冬没穿棉衣，五夏光着脊背。佃户刘志宽，因交不上彭家的“顶手”，逼得一家人逃荒在外，至今杳无音信。

彭家对佃户的封建土地剥削，比一般地主更要残酷。佃种彭家的土地，有所谓内批与外批。所谓内批，就是佃户使用彭家的耕畜农具，收获后倒一九、倒二八分粮，彭家分百

分之九十或八十，佃戶只分百分之十或二十；所謂外批，就是佃戶使用自己的耕畜農具，收穫後倒四六分糧。彭家通過這種殘酷的土地剝削，每年都要收入糧食達四萬多石，近二千萬斤，這些糧食，在舊社會，可供幾萬人吃好幾年。遇有荒春飢歲，彭家即運糧上市，高價出售。每年春荒，彭家就要賣糧萬石左右（每石三百八十斤至四百斤）。而廣大佃戶，辛勤一年，所得無幾，甚至只落下“一把谷糠兩行眼淚”！佃戶李雲德給彭家種了一百畝地，平均每年收入糧食二萬餘斤，按“倒二八”分糧後，彭家得一萬六千多斤，他只落三四千斤，不夠全家食用，若遇荒年，就只得逃荒要飯！

即使如此，“閻王爺還不嫌鬼瘦”。彭家在收地租、放高利貸的時候，還大斗進，小斗出，出九進十一。每年只此一項，就可剝削二三十石糧食。佃戶楊來方，在一個荒春年借彭家五斗糧食糊口，拿回家用斗一量，只有四斗五升，到歸還的時候，彭家改用大斗量，說的還五斗，實際還了五斗七升。

彭家在置田買地當中，還通過“對號頭”的方法，投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之機，騙取別人的財產。參加“對號頭”的，上至官吏和大小地主，下至佃戶和外人，每個“號頭”的銀兩，多則千兩，少至六七十兩。當時，在彭家的出面撮合下，許多人雖然明知是崖，但也不敢不跳。有一年，彭玉恆為了想買楸樹底村的二百二十多畝地，就唆使其爪牙徐定武（民團隊長），逼迫農民周來奇、孫連忠二人，各兌現洋一千二百元成立一個“號”，彭玉恆利用這批錢買了那片地。三年過後，紙幣流行，而且大大貶值，彭玉恆乘此機會，以二千四百元紙幣歸還周來奇和孫連忠，原來的一千二百元現

洋，可买七十多石粮食，这时的一千二百元纸币只能买二斗粮食。周、孙二人接到钞票后，痛哭一场，敢怒而不敢言！佃户李洪宽，在彭家的威逼下，“兑号”一百两银子，被彭家骗走土地十八亩。彭家此项剥削，现在有账可查的，仅李村和杨树岗两地就有四十多户，被彭家剥削走银子九千六百两，其中有十二户，竟被弄得倾家荡产。

彭家还有一个置田买地的“门路”，就是依仗权势，通过抓兵派款，大饱私囊。楼上村乔老七有个儿子，彭五卿借着抓壮丁的名义，数次敲诈了几千元，得了钱还不罢休，又将人抓走。为此，乔老七活活被气死，他的老伴哭瞎了双眼。仅据李村、尹店、楼上等村的统计，伪保长彭五卿每年拉壮丁收入现洋一千二百元，折合小麦六十多石；每年派枪六十支，计四千八百元，折合小麦二百四十石。这些银元，绝大部分被彭家霸为己有。

彭家置买田地，实际是不顾“天理国法”的强争豪夺，甚至灭门霸产。为了霸占姚寨姚家五十亩好地，彭家兴词架讼，打起官司，用金银买通官府，终于霸占了姚家的土地。为了买李家的几亩地，彭家口出大言，要用五十两重的银子摆于地面，摆多大地方，买多少土地。李家威武不屈，执意不卖。为此，彭家恼羞成怒，抓李家壮丁，派枪款，多方迫害。彭家在兼并土地中，连贫困农民的小片土地，也不轻易放过。农民严二娃，只有祖辈遗下的四亩土地，彭东川强硬的要买，严二娃贵贱不卖。为此，彭东川给严二娃戴上“通匪窝匪”的帽子，将严二娃打得皮开肉烂，最后，只得把土地无偿地送给彭家。

看，彭家的“千顷牌”就是这样挂起来的！

血肉筑成的“天井院”

为了让自己的子孙坐享清福，彭家在赤地千里、哀鴻遍野的清朝嘉庆年間，大兴土木，兴建宮殿式的“天井院”。

这座“天井院”，从破土动工到落成，前后历时四十年。动工时，彭家請来的技工中，有一个是年輕的小伙子，到房子落成，这个技工已經成了年逾花甲憔悴的老人了！

四十年間，彭家动用千多名佃戶，不分昼夜地从事笨重的劳动，而不給分文报酬。四十年間，因劳累致死的木工、土工、技工、小工……数以千百計。在近年来的水利建設中，从李村西坡上挖出許多劳动人民的尸骨，就是彭家修建“天井院”的铁的罪証。

彭家对“天井院”的要求极为严格，既要华丽壮观，又要經久耐用。为修筑大門外的牌楼，不仅提出了质量要求，还必須在百口內完成，錯前錯后都不行。头一次以七十天時間建成了，彭家吹毛求疵，迫令毀掉重新建筑。就这样，連續返工三次。“天井院”的房子建成后，彭家逐座驗收，方法是用石礮从房頂滾下，如若瓦烂了，必須重新修补。

“天井院”是用劳动人民的血肉建成的。整个“天井院”共有二百多間房，里边分客厅、堂厅、接官厅、戏厅、书房、綉房、臥房、倉庫、花园等。这些厅房无不是五脊六兽，龙舞凤翔，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儼然像一座朝廷的宮殿。在后花园里，还有从各地移植来的奇花异草和用万斤玉石雕刻的魚池。当彭家花天酒地在庆幸“天井院”落成的时候，劳动人民在啜泣控訴道：

“提起天井院，令人痛断腸，
尸骨作根基，血肉砌成牆。
天井院呀天井院，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悲伤！”

臭不可聞的寄生虫生活

解放前，核桃园方圆几百里的劳动人民，經年累月掙扎在饥饿綫上，而彭家大地主，却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寄生虫生活。

彭家的吃喝，不說逢年过节，就是平常日子也是山珍海味，頓飯成席。比如吃饅，用鸡蛋黃炸饅絲，美其名曰“金包銀”；用蛋白炸饅絲，又叫什么“銀包金”；喝湯，要喝什么“鯉魚钻金豆”（糯米湯丟山药）、“元宝湯”（糯米湯丟紅棗）等等。就此犹嫌不足，还經常喝冰糖燉白木耳、喝燉金柴湯，来滋补他們那胖得发昏的身体。一九四二年大旱灾，劳动人民連树皮、草根都吃不上，而彭家竟把几缸变蛋用来喂猪！这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彭家的穿戴，不論大人小孩，每人都有二三十套用綾罗綢緞制成的衣服。彭和卿春秋四季的衣服竟达三四百套。彭家的人們，不穿洗浆过的衣服，就連嬰兒的尿布，也用香皂洗，用几次后就扔掉了！

彭家共有三十多口人，而丫环、仆人和看家的打手，就有二三百人。姑娘有丫环，少奶奶有仆女，少爷跟前有保鏢的。一个少奶奶使用有专职洗衣服的、做杂活的、喂养公子小姐的嫫姆等六七人，扫地、倒尿、送茶、端飯等一切劳动，都由仆人去干，丫环仆女甚至还得冬暖床、夏打扇。彭

家十五輛轎車，五十匹驃馬，終日忙個不停。彭家豢養的打手們，也跟着車馬忙得團團轉。偽團長彭東川外出，總是前簇後擁地跟隨着二十多個打手。

每逢婚喪嫁娶，他們更是揮金如土，大顯排場。彭海生的母親死時，彭家行禮奠主，宴客五百多桌，送殯的絡繹不絕，收到殯禮五萬餘元。盛殮的棺材，是紅心柏木，黃香燐，緞子糊，并用銅錢粘一層，油漆得黑明照影；死者頭枕金磚，腳蹬元寶，手拿銀元，口含寶珠，頭戴鳳冠霞帔，身穿綢緞；棺材之重，二三十人抬不動，大車拉不動。同時，彭家還請來幾十個紙扎匠，用五色紙做了一個多月，做出成堆的亭台樓閣，驃馬車轎，童男童女等等。埋葬那天，送殯的人馬長達二十餘里。據當地群眾估計，僅埋葬這個地主婆，彭家起碼得花費四十多萬斤糧食。

“富貴生淫欲”。在“天井院”里，那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公子小姐們，過着駭人聽聞的荒淫無耻的生活。

吸食鴉片，這是彭家的“傳家經”。老的吸，少的吸，男的吸，女的也吸。“天井院”大約擁有十多杆烟槍，從早到晚，都有人在吸食鴉片。彭家年年用肥沃的土地種鴉片，多者二百餘畝，最少不下三五十畝。

被彭家奸污的婦女，就不知道有多少了。人稱野獸的彭五卿，就奸污婦女五十多人。有個姑娘是彭家佃戶的女兒，彭五卿奸污了她，弄得這家家破人亡。

在“天井院”內，彭家家族內部的丑事百出，臭不可聞，這裡就不加以敘述了。

從以上事實，我們可以看看，彭“善人”家究竟都是一些什麼樣的“善人”啊！

彭“善人”的阴魂未散

一九四七年南召解放后，彭家这座封建堡垒就被劳动人民摧毁了。但是，敌人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贫农孙长法，原是彭家佃户，翻身后当上农会的干部，在土改中，他带领群众没收、分配了彭家的财产。彭彦氏怀恨在心，雇了三个歹徒，企图暗杀孙长法，幸由贫农彭善林透信躲避，才未遭杀害。彭东川在解放后，跟随伪二八团来南召“扫荡”，吓唬农民说：“谁敢分我家的土地和家业，我回来算账时，别说我心狠。”彭家还雇人暗杀民兵队长贾文庆，连杀三次未遂，并将农会组长冯金志的女人拉到南阳，扣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非法刑讯，打得死去活来。南阳解放后，她才逃出魔窟。

但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并没有被彭家的垂死挣扎所吓



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通過剿匪反霸，先後將彭五卿、彭先舟、彭東川等吃人的野獸，捉拿歸案，並在萬人大會上，經過群眾的控訴和鬥爭，當場處決了。廣大農民的血海深仇得以昭雪，無不拍手稱快。

接着，通過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運動，彭家霸占農民的田地、糧食和各種家具什物，全部分給貧苦農民。農民分得田地房屋後，更是心花怒放，笑逐顏開。在舊社會討飯十幾年的王山母子倆，分得了兩間房屋、四畝地，高興地說：

“共產黨、毛主席叫咱翻了身，再不過乞討生活了！”過去窮人不敢進的“天井院”，現在農民辦起了幼兒園。

我們要牢記：勞動人民翻了身，地主階級是永遠不會甘心的，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夢想反革命復辟。彭壁如為了想實現自己在背後掌權的陰謀詭計，就曾經施用美人計腐蝕與拉攏地方幹部。彭道昆曾冒充黨員，進行破壞活動。彭少白的女人彭彥氏，在土改後領着兒子看地邊，指地塊，背地寫了變天賬。這一切事實表明，彭家的“陰魂”未散，隨時隨地都在幻想死灰復燃，重新騎在人民的頭上。

要警惕呵，人們，災難深重的階級壓迫千萬不能忘記！

（中共南召縣委宣傳部供稿、史正學插圖）

責任編輯：王芳麗
呂進 責任校對：李樹慶 封面設計：邊合真